

列传一百九

窦光鼐 李漱芳 范宜宾 曹锡宝 谢振定 钱沅 尹壮图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四等，罚俸。高宗夙知光鼐，居数月，擢左中允。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上南巡，临海县训导章知鄴将献诗，光鼐以诗拙阻之。知鄴欲诟光鼐，光鼐以闻。上召知鄴试以诗，诗甚拙，且言原从军。上斥其妄，命夺职戍辟展。后数年，上欲赦知鄴还，而知鄴妄为悖逆语，欲以陷光鼐，上乃诛之。

光鼐学政任满，还京师。秋谏，光鼐以广西囚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语忿激。刑部遽以闻，上命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覆覈，请如刑部议，且言光鼐先已画题，何得又请改拟。上诘光鼐，光鼐言：“两案异议，本属签商，并非固执。因会议时言词过激，刑部遽将签出未定之稿先行密奏。臣未能降心抑气，与刑部婉言，咎实难辞，请交部严加议处。”上以“会谏大典，光鼐意气自用，甚至纷呶谩骂而不自知。设将来预议者尤而效之，於国宪朝章不可为训”。命下部严议，当左迁，仍命留任。光鼐疏言：“事主杀窃盗，律止杖徒。近来各省多以窃盗拒捕而被杀，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皆以斗论，宽窃盗而严事主，非禁暴之意。应请遵本律。”议行。

二十七年，上以光鼐迂拙，不胜副都御史，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坐属县蝗不以时捕，左迁四品京堂，仍留任。旋赴三河、怀柔督捕蝗，疏言：“近京州县多旗地，嗣后捕蝗，民为旗地佃，当一体拨夫应用。”上从所请，以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廷璋言自方观承始设护田夫，旗、民均役。上复以诘光鼐，召还京师，令从军机大臣入见。问：“民为旗地佃，不肯拨夫应用，属何人庄业？”光鼐不能对，请徵东北二路同知及三河、顺义知县质证。退又疏请罢护田夫，别定派夫捕蝗事例。上以光鼐所见迂鄙纒繆，下部议，夺职。

居数月，谕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左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浙江州县仓库多亏缺，上命察覈。光鼐疏言：“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亶望贪墨败露，总督富勒浑未严察。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当察覈分别定拟。”上嘉其持正，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往会巡抚伊龄阿及光鼐察覈。

旋疏劾永嘉知县席世维借诸生穀输仓；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於母死日演剧；仙居知县徐延翰毙临海诸生马真於狱；并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诣京师，携贐过丰，召物议；总督富勒浑经嘉兴，供应浩烦，餽閤役数至千百。上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按治。阿桂疏言盛住诣京师，附携应解参价银三万九千馀，非私贐；平阳知县黄梅母九十生日演剧，即以其夕死；仙居诸生马真诬寺僧博，复与斗殴，因下狱死。光鼐语皆不仇。光鼐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伊龄阿再疏劾光鼐赴平阳刑迫求佐证诸状，上责光鼐乖张瞽乱，命夺职，逮下刑部。光鼐寻奏：“亲赴平阳，士民呈梅派捐单票，田一亩捐大钱五十；又勒捐富户数至千百贯；每岁采买仓穀不予值。梅在县八年，所侵穀值及捐钱不下二十万。

母死不欲发表，特令演剧。”上以光霁呈单票有据，时阿桂已还京师，令复如浙江秉公按治，并命江苏巡抚闵鹗元会讞，以光霁质证。阿桂、鹗元疏言梅婪索事实，论如律。上以光霁所奏非妄，命署光禄寺卿，阿桂、文埴、晟、伊龄阿皆下部议。旋擢光霁宗人府府丞。迁礼部侍郎。复督浙江学政。再迁左都御史。

六十年，充会试正考官，榜发，首归安王以铨，次王以衔，兄弟联名高第。大学士和珅素嫉光霁，言於上，谓光霁迭为浙江学政，事有私。上命解任听部议，及廷试，和珅为读卷官，以衔复以第一人及第，事乃解。命予四品衔休致。卒。

李漱芳，字艺圃，四川渠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三年，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寻擢工科给事中。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漱芳疏陈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给事中范宜宾亦以为言，请增设粥厂。上命侍郎高朴、袁守侗率宜宾、漱芳往卢沟桥及近畿诸城镇省视，初无流民。伦乱定，俘其徒槛致京师廷鞫，命漱芳旁视，无言为饥寒迫者。问岁事，对秋收尚及半。上责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宥罪，降礼部主事。四十三年，礼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故事，郎中、员外郎员缺，选应升授者，拟正、陪上请。至是，独以漱芳请。上不悻，责尚书永贵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夺其职。漱芳久之乃迁员外郎。卒。

范宜宾，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文程后也。以廕生官户部郎中，历御史给事中，累迁太常寺少卿。出为安徽布政使，与

巡抚胡文伯不相能，两江总督高晋以闻。上召宜宾还，授左副都御史。宜宾奏言属县蝗见，屡请捕治，文伯执不可。上为黜文伯，而宜宾亦以捕蝗不力下吏议，当左迁。上以宜宾旧为御史尚黽勉，命仍为御史。宜宾疏言藩臬有所陈奏，辄呈稿督抚，当禁饬。上以整饬吏治，要在朝廷纲纪肃清，自无扶同蒙蔽之事，不在设法峻防，置其议不行。及与漱芳同被谴，上以宜宾汉军世仆，乃敢妄言干誉，特重其罚，夺职，戍新疆。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江南上海人。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资深当擢侍读，锡宝辞。大学士傅恆知其欲以甲科进，乃不为请迁。二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母忧归，病疡，数年乃愈。三十一年，散馆，改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粮道。卫千总宁廷言子惠以索逋杀千总张继渠，锡宝下部议。上巡山东，召见，命来京以部属用。以大学士阿桂奏，令入四库全书馆自效。书成，以国子监司业升用。

居三年，上以锡宝补司业无期，特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锡宝疏至，上诘和珅。和珅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珅“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覆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

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仁宗亲政，诛和珅，并籍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於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家产至二十馀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视赠官予廕。”锡宝，一士从子，再世居台省，敢言名。家有甕，焚谏草，江尝乞诸能文者为诗歌，传一时云。

谢振定，字一斋，一字芑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漕，漕艘阻瓜洲，振定祷於神，风转顺漕艘，人称“谢公风”。六十年，迁兵科给事中。巡视东城，有乘违制车骋於衢者，执而讯之，则和珅妾弟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堪宰相坐耶？”居数日，给事中王锺健希和珅意，假他事劾振定，夺职。和珅败，嘉庆五年，起授礼部主事。迁员外郎，充坐粮，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兑运肃然。十四年，卒。

道光中，振定子兴峣，官河南裕州知州。以卓荐引见，循例奏姓名、里贯。宣宗问：“尔湖南人，乃能为京师语，何也？”兴峣对言：“臣父振定官御史，臣生长京师。”上曰：“尔乃烧车御史子耶？”因褒勉甚至。明日，语军机大臣：“朕少闻烧车御史事，昨乃见其子。”命擢兴峣叙州知府。

钱沚，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事发，主其事者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时已迁浙江巡抚，

坐诛，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吏死者数十人，事具亶望传。陕西巡抚毕沅尝两署陕甘总督，独置不问。沅疏言：“冒赈折捐，固由亶望執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上为诘责沅，降秩视三品，事具沅传。

四十七年，沅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餍，各州县库皆亏缺，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率沅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沅，沅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故事，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铤，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沅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缺如沅言。国泰、易简罪至死，和珅不能护也。上旌沅直言，擢通政司参议。四十八年，迁太常寺少卿。再迁通政司副使。出督湖南学政，沅持正，得士为盛。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上责沅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沅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沅，坐夺职。上命左授六部主事。

五十八年，沅服除，诣京师，授户部主事。引见，即擢员外郎。复除湖广道监察御史。时和珅愈专政，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董诰、福长安与同为军机大臣，不相能，入直恆异处。沅疏言：“我朝设立军机处，大臣与其职者，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亦有定所。近日惟阿桂每日入止军机处；和珅或止内右门内直庐，或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直庐；王杰、董诰则止於南书房；福长安则止於造办处。每日召对，联行而入，

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各司咨事画，趋步多歧。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浹於肌髓，决不至因此遂启朋党角立之渐。然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由前律后，不应听其轻更。内右门内切近禁寝，向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於未辨色之前，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相狎。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渐宜早。至南书房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毕，入直未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觐听於外，大臣於中治事，亦属过褻。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治事，和珅、福长安止於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直庐，王杰、董诰止於南书房直庐，并请敕更正。“上为申诫诸大臣，并命沆稽察军机处。

和珅素恶沆，至是尤深嫌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沆贫，衣裘薄，宵兴晡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沆将劾和珅，和珅实酖之。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协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

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上谕曰：“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壮图覆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上复谕曰：“壮图覆奏，并未指实。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於何处，仍令指实覆奏。”壮图再覆奏，自承措词过当，请治罪。上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壮图赴山西察仓库，始大同府库，次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壮图请还京治罪。上命庆成偕壮图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覈，历直隶布政使及正定、兰山、山阳诸府县，皆无亏。上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上又令庆成传旨，令其指实二三人，毋更含糊支饰。壮图自承虚诬，奏请治罪。寻复察苏州布政使库，亦无亏。还京，下刑部治罪，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上谓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

壮图以母老乞归。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召诣京师。壮图仍以母老乞归，上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壮图给事中衔，赐奏事摺匣，命得上章言事。壮图未行，复上疏请清覈各省陋规，明定科条，上以为不可行。既归，疏请拔真才，储实用，大要谓：“保举未定处分，当下吏部严立科条；科场或通关节，当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其尤要者，谓六部满洲司员案，文义多未晓畅，当严督令习经书通文理；乡会试加广名额，司员先

俛科甲挑补。”下军机大臣议，奏谓惟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事近可行，补入科场条例。

云南巡抚初彭龄乞养归，壮图疏请留，上不允。别疏复申前议，谓满洲子弟十五六岁前专责习经书通文理，再习骑射繙译。上谓：“壮图以前尝驳饬之事复行读陈，更张本朝成法。下云南巡抚伊桑阿传旨申饬。”八年，疏言：“天下万几，皆皇上独理。内外诸臣不过浮沉旅进旅退之中，无能匡扶弼亮。请於内之卿贰、翰詹、科道，外之藩、臬、道、府，慎选二十人，轮直内廷。每日奏章谕旨，尽心检校，有疏忽偏倚之处，许就近详辨可否。”上责：“壮图言皆迂阔纰谬，断不可行。若如所奏，直於军机大臣外复设内军机，成何政体？”因及云南布政使陈孝升、道员萨荣安方以冒销军需被罪，令巡抚那彦宝诘壮图，何无一言奏及。壮图言以不得孝升等确据，未敢入告，仍请议处，上命宽之。十三年，卒。

论曰：高宗中年后，遇有言事者，遣大臣按治，辄命其参与。光霁既将坐谴，卒得自白，阿桂之贤也。沆劾国泰发库藏掩覆，论者谓刘墉密与沆商榷，盖亦有力焉。漱芳、锡宝、壮图皆不能实其言，大臣怙宠乱政，民迫於饥寒，卒成祸乱。呜呼，古昔圣王兢兢，重畏民彝，良有以也！

列传一百十

黄廷桂 鄂弥达 杨廷璋 庄有恭 李侍尧 弟奉尧
伍弥泰 官保

黄廷桂，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抚。廷桂，初袭曾祖宪章拖沙喇哈番世职。康熙五十二年，授三等侍卫，迁参领。圣祖幸热河，屡扈从。世宗在潜邸，知其才，雍正三年，授直隶宣化总兵。五年，擢四川提督。疏言：“四川三面环夷。军械多敝缺，现饬修补。川马本不高大，又日系槽，多羸毙。令在丰乐场后荒山督牧。士卒骄奢，饬服用毋僭官制。岁十月，番入内地佣工，名曰‘下坝’，次年夏初始归，以禁携妇女，致成群肆恶，饬携家属方许就雇。成都属德阳、仁寿二县，南北距数百里，驻一把总；永宁协驻贵州永宁城，中隔河，东隶黔，西隶蜀，兵民歧视，应更定汛守。”命会总督岳锺琪议行。又奏请严捕窃贼及博奕之具，上谕曰：“禁令弗行，咎在不公不明，不在不严。法犹药也，取攻疾而已。过峻厉则伤元气，徒猛不足贵也。”又奏严治建昌降番劫掠，又奏省城设防火堆棚，营置救火兵二十，上并嘉之。六年，请於提标及城守等营各设义塾，上谕曰：“文武不可偏重。少年聪颖，稍通文墨，势必流为怯懦，不原为兵。则营伍所馀，皆鲁钝一流。是非兴文，实乃废武。邀虚名而无实益，将焉用之？”

乌蒙米贴苗妇陆氏为乱，发永宁、遵义兵援剿。四川雷波士司杨明义阴助陆氏，诱附近结党、阿路、阿照、平底诸苗劫

粮。陆氏既擒，请剿明义，令廷桂率总兵张耀祖率兵往。军至拉密，擒明义，并获造谋人卑租及结党酋双尺、阿路酋鲁佩及阿不罗酋觉逼，斩馘近万。上谕曰：“览奏，斩馘何啻猎人弋兽！傥兵退仍复如故，岂有尽行杀戮之理？当详思善於措置之道。”师复进攻确里密、阿都、阿驴诸苗，砲殪确里密酋利耶。阿都苗擒其酋阿必以献，阿驴苗降。七年，奏军事竟，上以效忠奋勇嘉之。寻疏陈苗疆地方诸事，上命筹善后。复奏湖北容美土司田雯如在四川界徵花丝银，咨湖北察究。上谕曰：“楚、蜀诸土司容美最富强，越分僭礼。应晓以大义，渐令革除。”又奏筹剿瞻对土司，上谕曰：“瞻对虽微，亦不可轻视。凡事概以敬慎出之。”奏请开采黄螂等处铜铅，以资鼓铸。上谕曰：“黄螂、雷波与新抚凉山诸夷错壤，第宜示以静镇，胡可兴起利端？若听民开采，流亡无籍之徒必群相趋赴，酿生事故。速会同巡抚宪德将金竹坪、白蜡山诸地铜铅矿厂概行封禁。脱至纷纭，黄廷桂、宪德之身家性命不足赎其辜也！”廷桂奏引罪，复以详慎申戒之。

寻奏捕得妖言罪人杨大铭等，言其渠杨七匿酉阳土司所，已檄令擒献。上谕曰：“此事尤宜详慎！朕料酉阳土司未必为此事。”八年，奏於杨隘嘴获杨七，非酉阳境内。上谕曰：“朕非有过人技，但较汝等克诚克公耳。人有利害是非之心，遇事接物，非过即不及。惟公与诚为对证之药。”十二月，奏保乱，发兵攻克金锁关、黑铁关、黄草坪诸地，恢复永善。得旨奖许。上尝谕宪德，令密陈廷桂为人，奏称“多疑偏听，好胜矜人，是其病痛”。上终以实心任事嘉之。

九年，师讨噶尔丹策零，分设四川总督，即以命廷桂，仍兼领提督。奏请将四川常平仓捐穀改银，上谕曰：“四川本产米地，积贮尚易。遽请开捐，误矣。且欲改穀作银，又将银买

穀，更转展滋弊，当另议增贮。”十年六月，奏建昌镇辖竹核，当凉山之中，为苗疆腹心要地，请於附近各险隘增兵设镇，上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寻议兵力宜合不宜分，蛮巢宜远不宜近，但使我势联络，不必随处设防。请於竹核设兵三千，分驻咩姑、格落、鱼红、大赤口、阿都、沙马、普雄诸地。敕下廷桂行之。

八月，兒斯番为乱，奏遣总兵赵儒剿捕，上责廷桂从前未料理妥协。十月，廷桂奏言：“雍正五年兒斯番为乱，臣檄副将王刚按治。时臣甫到川，地利夷情尚未谙习。今凶锋既肆，由臣抚驭无方，已遵旨密谕赵儒凛遵料理。”十二月，擒兒斯酋，并剿定河东各寨勾结诸番。复奏言：“王刚前所惩创，不过兒斯一堡。今仰蒙指示，赵儒督励将士，一切险巢重地，深林石穴，悉行荡平。”上深奖之。

十三年，奏：“贵州古州苗乱，四川建昌、永宁俱与连界，已饬将吏加意抚辑。”上谕以“不动声色，静镇慎密”。乾隆元年，裁总督缺，廷桂仍为提督。十二月，召诣京师。二年，授銮仪使。寻授天津总兵。五年，迁古北口提督。六年，上幸热河，道古北口，阅兵，营伍整肃，赐廷桂马，并上用缎。寻授甘肃巡抚。十二年，署陕甘总督。

十三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江西俗悍，有司因循姑息，动辄喧鬪，饬严捕究治。”又言：“南方晴少雨多，各营操练閒旷，令於阴雨时择公所或宽敞寺宇操练。”上谕曰：“汝至江南，整饬振作，但不可欲速，要之以久可也。”十五年，太子少保。疏劾“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以奏销钱粮，奉旨训饬；知县许惟枚等经徵未完，不及一分，例止罚俸。忽奏请夺官。人必以为出自上意，居心巧诈”。雅尔哈善下吏议。

十六年，调陕甘总督。时四川复分设总督，十八年，仍以

命廷桂。奏四川岁丰穀贱，上命转输二十万石赈淮、扬被水州县，御制诗纪其事。进吏部尚书，留总督任。四川滨江诸县引江水溉田。馀多山田，每苦旱。廷桂奏饬通省勘修塘堰，新都、芦山等十州县及青神莲花坝、乐山平江乡、三台南明镇次第修举，悉成腴壤。二十年，奏请增炉铸钱，为通省修城。上谕曰：“有益地方之事，详妥为之。”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事。打箭炉徼外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袒麻书，革布什咱、德尔格忒袒孔撒，互攻杀。廷桂偕提督岳锺琪饬谕解散。

六月，复调陕甘总督。师讨阿睦尔撒纳，陕、甘当转输孔道。廷桂途次以军中调取营马，并令州县采买马驼，即饬各驿马十调五六，得马数千匹佐军。寻奏军中文报，责成沿边提镇料理，诏如所请。二十一年四月，命驻肃州督办军需。奏言：“各处调解军马，口外严寒，自安西至哈密，经戈壁十馀站，饲饮不时，每致疲毙。现派专官分站料理，将积贮草豆、经过匹数、住歇时刻、行走臆分，按日呈报。”又奏：“山西解驼，先留安西牧放。陕西解马，亦先调甘肃饲养。陆续前运，以济实用。”先后送军前驼马七万馀。又言：“西北两路军营向通商贩，后因撤兵禁止。巴里坤军营应用牛羊诸物，专自肃州贩往，路远价昂，难资接济，请照旧通商。”上命筹济库车、阿克苏粮运。廷桂奏：“夹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趋辟展、吐鲁番，其间骡驼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为近。拟即运粮贮吐鲁番，转运军营，往返更加迅速。”又发银二十万，解阿克苏买回城米，运粮十万储巴里坤。凡所经画，屡合上指。十二月，上谕曰：“廷桂於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积功自太

子太保进少保，自骑都尉进三等忠勤伯，先后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白金二万。二十四年正月，驻凉州，以病剧闻。命额驸福隆安率御医诊视，甫行，廷桂卒。上即命福隆安奠醑，御制诗輓之，赐祭葬，谥文襄。丧还，上复亲临奠醑。二十五年，凯宴成功将士，追念廷桂，复赋诗惜之。寻命图形紫光阁，御制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

孙检，官副都统。乾隆四十九年，以刻廷桂奏疏，载两朝批答，被严旨申饬。曾孙文煜，自侍卫累擢副都统，调马兰镇总兵。

鄂弥达，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五年，命同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如福建察仓库。六年，擢贵州布政使。八年，迁广东巡抚。疏言：“鸟枪例有禁，琼州民恃枪御盗，请户得藏一，多者罪之。”梧州民陈美伦等谋乱，捕治如法。十年，署广东总督。疏言：“总督旧驻肇庆，所以控制两粤。今专督广东，应请移驻广州。”饶平武举余猊等谋乱，捕治如法。寻实授总督。安南民邓文武等遇风入铜鼓角海面，鄂弥达畀以资，送归国，国王以伽南、沉香诸物为谢，却之，疏闻，上奖其得体。先后疏请移设将吏。又疏请於三水西南镇建仓贮穀，并以米贵，会城设局平糶。又请升程乡县为直隶州，名曰嘉应。皆报可。十三年，命兼辖广西，仍驻肇庆。贵州台拱苗乱，鄂弥达发兵令左江总兵王无党率以赴援，复发兵驻黔、粤界，上谕奖之。

乾隆元年，高宗命近盐场贫民贩盐毋禁。鄂弥达疏言：“广东按察使白映棠未遵旨分别，老幼男妇发票，称四十斤以下不许缉捕，致奸徒借口，成群贩私。”上奖鄂弥达洞悉政体，解映棠任。寻奏：“广东盐由場配运省河及潮州广济桥转兑各埠，请令到埠先完饷银，开仓后缴盐价。”下部议行。御史薛

馮条奏广西团练乡勇，并设瑶童义学，下鄂弥达议。二年，奏言：“团练乡勇，不若训练土司兵，於边疆有益。瑶童义学，韶、连等属已有成效，应如馮所奏。”寻又疏言：“惠、潮、嘉应三府州民多请州县给票，移家入川。臣饬州县不得滥给，并遣吏於界上察验。”又疏言：“贵州新辟苗疆，总督张广泗奏设屯军垦田。臣以今苗畏威安贴，将来生齿渐繁，地少人多，必致生怨。又恐屯军虐苗激变，请撤屯军於附近防守，其田仍给苗民。”上谕曰：“所见甚正。广泗首尾承办此事，持之甚力，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

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具、籽种、日用皆贷於鄂尔多斯。秋收馀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於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又请发司库银十万买穀分贮沿边，又请修宁夏渠道，并加筑沿河长堤。又奏：“安西镇远兵驻防哈密，承种屯田，在城兵仅数百。年来商民日增，请视凉州柳林湖例，募流民及营兵子弟垦田，撤兵回城差操。”均如议行。

五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劾知府袁安煜放债病民，并及鄂弥达纵仆占煤山事。上解鄂弥达任，召诣京师。寻授兵部侍郎。六年，授宁古塔将军，调荆州。九年，授湖广总督。疏言：“武汉滨江城郭民田，赖有堤以障。请於武昌荞麦湾增筑大堤，安陆沙洋大堤增筑月堤，襄阳老龙石堤加备岁修银。”十一年，上以鄂弥达不称封疆，召诣京师。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六年，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年，授刑部尚书，署直隶总督。二十一年，兼管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卒，予白金二千治丧，赐祭葬，谥文恭。

杨廷璋，字奉峨，汉军镶黄旗人。世袭佐领。雍正七年，

自笔帖式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广西桂林知府。乾隆二年，擢左江道。十五年，擢按察使。二十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浙江巡抚。上南巡，谕曰：“西湖水民间藉以溉田。今闻沿湖多占垦，湖身渐壅，田亩虞涸竭。已开垦成熟者，免其清出，不许再侵占。”廷璋因奏：“此类田地多碍水道，请概令开濬归湖。沿岸栽柳，俾根株盘结，亦可固堤。”又请帑疏濬湖州七十二漕，泄水入太湖，免田地被淹。又奏：“仁和、钱塘、萧山三县江塘视海塘例，以二十丈为准，按段编号立石。仁、钱二县江塘民房，堤岸外馀二十馀里，视海塘例，每里设堡夫一，建堡分防。”均从之。又请开台州黄岩场沿海地，近场归灶，近县归民。户以百亩为率，分限起科，得腴产十万亩。奏入，嘉许。

二十四年，授闽浙总督。请改设螺洲、大头崎、乌龙江诸地塘汛。又奏内地商舶出洋，覈给船照。又奏台湾穀贱，内地歉收，民每偷渡就食。请酌宽米禁，往来台、厦横洋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台湾与生番接壤，前总督杨应琚饬属勘界，挑沟筑土牛以杜私垦。至是，廷璋议彰化、淡水与生番接壤，依山傍溪，挑沟筑土牛为界；并於沿边设隘寮，分兵驻守。二十六年，同福建巡抚吴士功奏劾提督马龙图借用公使钱，并以龙图已归款，请用自首例减等。上责其错谬，下吏议夺官，士功戍巴里坤，廷璋留任。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旋授体仁阁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上命尚书舒赫德、侍郎裘曰修往按。具得廷璋令历任厦门同知代市人葭、珊瑚、珍珠未发价状，命解任。下吏议夺官，上以廷璋平时尚能任事，授散秩大臣。未几，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

三十年，命署两广总督。三十一年，安南捕盗，窜入小镇安土司怕怀隘，官兵捕得。廷璋照会安南遣头人视行诛。安南复报其国隘口盗发，请遣兵堵截。廷璋遣兵守隘。事上闻，具言防边宜镇静。上戒以“边地夷情，当审度事理，因时制宜。若专务持重，养痍贻害，弊不可胜言也。”夏，崖州安岐黎为乱，扰客民，廷璋檄镇道捕治。并奏：“客民编保甲，禁放债。黎民市易设墟场，熟黎令糶发。民出入黎峒必讯，以杜后患。“上从之。又奏：“小镇安改设通判。南界接安南，於那波、者赖、者欣三村，建卡设兵。怕怀隘为小镇安门户，设兵巡缉。打面梁与云南接界，建卡防守。”下部议行。师征缅甸，云贵总督杨应琚以疾闻，上令廷璋赴永昌佐应琚治军。三十二年，疏报应琚病愈，仍回广东任。寻召授刑部尚书。

三十三年，授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秋，滹沱水盛涨。廷璋请於正定西南筑堤，藁城西北筑埽，并以护城。又奏勘任丘滨淀诸地，以杨各庄诸地最低，请改种稻田；文安洼修筑堤埝，并於龙潭湾诸地开堤泄水，并从之。三十四年，请拨通仓米十二万运各灾区平糶。又奏：“乾隆二十四年滹沱南徙，旧河淤垫。上年大涨，河行故道。束鹿木丘、倾井诸村遂成巨浸。请裁湾取直，并修筑护城堤埝。”报闻。三十六年，复召授刑部尚书。预香山九老会。十二月，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勤憲。

庄有恭，字容可，广东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直上书房。后三年，弟有信成进士，引见，有恭以起居注侍直，上问及之，有信选庶吉士。兄弟同请告省亲。有恭累迁侍讲学士，擢光禄寺卿。以父忧归，服除，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充江南乡试考官，复督江苏学政。十六年，授江苏巡抚。十七年，署两江总督。疏言：“太仓、

镇洋沿海田庐，赖海塘保障。前巡抚高其倬议自宝山湖口港至昭文福山港筑土塘三万四千七百馀丈，仅筑湖口港至刘河南岸土、石塘。今年秋令风潮，刘河南赖以无恙。其北颇致损伤，士民自请挑筑。惟恐一时难集，工不速竟。应筑土塘九千丈有奇，请借库银一万六千两，令自募夫役，於伏汛前毕工。每亩扣输，二年清款。”如所请行。有恭督学政时，浙人丁文彬献所著文武记、太公望传等。有恭以为病狂，置不问。至是，文彬以书上衍圣公孔昭焕，昭焕告巡抚杨应琚以闻。有恭疏请罪，坐罚学政养廉银十倍。

十九年，御史杨开鼎条奏江南收漕诸弊，敕有恭覆奏。寻疏言：“江南收漕诸弊，以苏、常、松、镇、太五属为尤甚。已酌定条例，勒石漕仓，遇收漕，飭粮道以下官周巡察访。开鼎言需索不遂，借词米不如式，勒令曝晾筛颺。漕粮上供天庾，自应乾圆洁净。倘不如式，不堪久贮，必致贻误仓储。粮户良顽不等，每次青腰、白脐、潮嫩、杂碎诸米强交；如令更易，即造作浮言挟制。自应分别察究，不得但责官吏，取悦刁民。“上奖其言公正。

二十一年，丁母忧，命予假百日回籍治丧，於伏汛前至淮安，署江南河道总督。泰兴县有硃 者，坐主使杀人罪至绞，乞赎罪，有恭许之，临行疏闻。上责其专擅，令家居待罪。总督尹继善又言有恭监临乡试，察出有贿谋联号者，复有以斗蟋蟀致讼者，皆令罚醵，未奏闻。上命夺有恭官，逮诣京师，下大学士九卿论罪，当绞。上以赃不入己，贲之，令护母丧回籍后赴军台效力。方诣谪所，命戴罪署湖北巡抚。

二十四年，调浙江。二十五年，劾杭州将军伊领阿、副都统刘扬达违例乘轿。上夺伊领阿等官，奖有恭，命议叙。三月，疏言：“绍兴南塘、嘉兴乍浦塘并属要工。臣赴山阴勘得宋家

楼为三江、曹娥二水交会，又适当潮汐之冲，为南塘首险，已改建石塘巩固。复至萧山龛、长等山，越南大壑至海宁中小壑、登文堂、葛岙诸山，勘海宁南门外，西过戴家石桥，东至陈文港，工长五千丈有奇，根址坚实，不须重建。其必当修筑者千六百馀丈，内七百七十馀丈残缺过甚，作为要工，馀次第兴修。自陈文港东至尖山，下有韩家池柴塘四百丈有奇，亦应重筑。复循海而北，自海盐至平湖，遍历乍浦塘。海盐东临大海，南有台驻，北有乍浦诸山，山趾角张。县城以一面当潮汐，城外石塘，最为险要，间有冲损，已令随时修补。”六月，又疏言：“西塘、胡家兜至海宁南门外，潮退沙涨，长十八里。前请办戴家石桥要工，既有新沙外护，应先就迤东工段趲办。再审查沙势，分别缓急。”九月，又疏言：“缓修各工，陈文港十丈，令用鱼鳞式逐层整砌。圆通菴前十丈，仍如式坚筑。廿里亭西二十五丈，修整坦面，加用排椿，令紧贴塘身。”二十六年十二月，又奏言：“海宁西塘、老盐仓诸地，经霉、伏两汛，老沙汕刷，宜先事预防，先后拆镶二百丈。自霜降后，臣往来察勘，见柴、石两塘交接处水已临塘，自此迤西，老沙仍多坍塌。请将接连前工七十丈，从速镶办。”均从之。

二十七年，上南巡，临视老盐仓、尖山诸地，令修筑柴塘，并设竹篓、坦水诸工。九月，疏报海宁塘工竟，上嘉有恭能尽心，命议叙。是秋多雨水涨，有恭以嘉、湖两府水归太湖，河道多淤，下流尤壅阏；因请浚乌程、长兴境内七十二漕，并遣吏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十月，调江苏巡抚。上命浙江海塘工程仍责成有恭专司其事，并免学政任内应罚银。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

有恭疏请大修三江水利，略言：“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为吴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以三江为要。

三江者，吴淞江、娄江、东江也。东江自宋已湮，明永乐间，别开黄浦，宽广足当三江之一，今亦谓之东江。三江分流，经吴江、震泽、吴、元和、昆山、新阳、青浦、华亭、上海、太仓、镇洋、嘉定十二州县境，其间港浦纵横，湖荡参错。大概观之，无处不可分泄。然百节之通，不敌一节之塞。太湖出水口，不特宝带桥一处，如吴江十八港、十七桥，吴县鲇鱼口、大缺口，为湖水穿运河入江要道，今不无浅阻。又如入吴淞之庞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淀山湖、淑浦，向来宽深，近以小民贪利，遍植茭芦，圈筑鱼荡，亦多侵占。刘河，古娄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来往，必舫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州娄门外江面仅宽四五丈，偶遇秋霖，众水汇集。江身浅窄，先为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后湖水得出，为之传送，而上游已漫淹矣。东南财赋重地，水利民生大计，若及早为之，事半功倍。今筹治法，当於运河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为清釐占塞，俾分流无阻。其运河东三江故道，惟黄浦现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涨芦墩，足资宣泄。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凡有浅狭阻滞之处，宜濬治宽深，令上流所泄之数，足相容纳。其江身所有植芦插籬及冒占之区，尽数剷除，嗣后仍严为之禁。则水之停蓄有所，传送以时，并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现在傍座去海太近，难於启闭者，酌量改移，庶浑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将不挑而自去。总计所需虽觉浩繁，然散在十二州县，通力合作，实亦无多。民间闻有此举，咸乐趋事，原以民力为之。但分段督修，仍须官董其成；且工费繁多，若待鸠财而后兴工，稍稍时日。恳发帑兴工，仍於各州县分年按亩徵还，则民力既纾，工可速集。”奏入，报可。於是选绅耆，赋工役，先疏桥港，次及河身。茭芦鱼荡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毁者，别开月

河以导之。工始於二十八年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告竟，用公帑二十二万有奇。

三十年正月，命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南巡，复赐诗褒勉。八月，召诣京师。有恭劾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役累民，夺官，讞未定。巡抚明德察成功实受赇，诈称病；按察使硃奎扬、知府孔传鹤皆知之，不以言。上命夺奎扬等官，逮讯。三十一年正月，罢有恭协办大学士。又遣侍郎四达按治，得有恭授意奎扬等有意从宽状，并夺有恭官，下刑部狱。军机大臣会鞫，并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二月，军机大臣等讞上，有恭罪应斩，谕改监候。八月，命原之。授福建巡抚。三十二年，卒。仍免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也。父元亮，官户部尚书，谥勤恪。侍尧，乾隆初以廪生授印务章京，见知高宗。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调热河副都统。二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劾前将军锡特库废弛马政，锡特库下吏议。奏定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制兵额。二十一年，署两广总督。奏：“广东各属买补仓穀，兼杂上、中、下三等，而报以上价。应碾米，用上穀；应借菜，用中、下穀。”上谕以所言洞悉情弊，谕各省督抚严饬州县买补当碾试，务得上穀。又请禁广东制钱攬和古钱，并吴三桂伪号钱事。上谕以“前代钱仍听行用。吴三桂利用伪号钱，令民间检出，官为收换，供鼓铸之用”。又奏广州驻防出旗汉军官兵旷米，平糶便民，上从之。二十三年，守备张彬佐禁村民演剧被殴，奏请饬讞。上谓：“未得惩创恶习之意。应先治刁民，后议劣弁，庶刁悍之徒知畏惧。”

二十四年，实授总督。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

行商贖本；毋许雇内地厮役。”二十五年，又奏：“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於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於此覈销。”并下部议行。广西巡抚鄂宝以贵县僮民韦志刚不法，知县石崇光察报，避重就轻，请夺官。上以事由崇光察报，命毋夺官；侍尧奏先经面谕崇光体勘，始行察报，上令逮崇光按鞫。又奏志刚实无不法事，崇光猜疑妄报，仍夺崇光官。上以侍尧与鄂宝各怀意见，飭以“秉虚公，除习气”。

二十六年，召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奏：“湖广行销淮盐，抬价病民，请酌中定价。”命两淮盐政高恆赴湖广会议，奏请按淮商成本，酌加馀息，明定限制，从之。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调两广总督。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坐婪贿得罪，命侍尧按鞫，拟绞。上以侍尧尝荐星垣，今拟罪轻纵，责侍尧回护，坐降调。以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三十一年，调署刑部。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四年，师征缅甸，命侍尧传檄暹罗。时暹罗方为甘恩敕所据，侍尧以为不宣传檄；以己意宣谕暹罗各夷目，密侦缅甸，苟入境，令擒以献，上黷之。丰顺民硃阿姜谋为乱，督吏捕治。

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安南内乱，令广西镇、道严防。入觐，赐黑狐端罩。四十年，兵部以广东民纠党结盟，不数月至五起，当追论武职弛纵罪。侍尧奏言：“武职既协缉，复追论弛纵罪，则规免处分，必致暗为消弭，凶徒转得漏网，请宽之。”上从其请，并谕曰：“侍尧此奏，意在挽回积习。然亦惟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始可为此言。若他人，未可轻为仿效也。”

四十二年，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缅甸投诚，籥请纳贡。上命

大学士阿桂往莅其事，并调侍尧云贵总督。缅甸头人孟幹谒侍尧，请缓贡。侍尧偕阿桂奏：“孟幹等语反覆，遵旨断接济，绝侦探，示以威德，不予迁就。”上召阿桂还。缅甸归所留守备苏尔相，侍尧遣诣京师。缅甸乞遣孟幹等还，侍尧谕令归所留按察使衔杨重英，上嘉其合机宜。四十三年，奏获缅甸遣腾越州民入关为谍，送京师。寻奏：“永昌、普洱界连缅甸，拟每岁派兵五千五百，在张凤街、三台山、九龙口诸地防守。”上谕以“揆度边情，不值如此办理”。侍尧复请於杉木陇设大汛，拨腾越兵五百；千崖设小汛，拨南甸兵二百，轮驻巡防；并分守虎踞、铜壁等关。从之。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诉侍尧贪纵营私状，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治。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餽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夺官，逮诣京师。和珅等奏拟斩监候，夺爵以授其弟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议，改斩决，上心欲宽之，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独江苏巡抚闵鹗元迎上意，奏：“侍尧历任封疆，幹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上乃下诏，谓：“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上遣大学士阿桂视师。特旨予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赴甘肃治军事。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谨得罪，命侍尧领总督事，会阿桂按治。勒尔谨及前布政使王亶望、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皆坐斩。上命诸州县侵冒二万以上拟斩决，一万以下斩候，於是皋兰知县程栋等二十人皆坐斩。四十七年，奏：“皋兰等三十四州、县亏库帑八十八万有奇、仓粮七十四万有奇，请於现任总督以下各官养廉扣抵归补。”上命宽免。又请豁免节年民欠三十万两。旋命予现任品级顶带，加太子太保。四十九年，

广东盐商谭达元诉侍尧任两广时，总商沈冀州敛派公费餽送，上命尚书福康安按鞫，请罪侍尧。上责侍尧偿缴公费，免其罪。

苏四十三乱既定，上屡谕侍尧密察新教回民。至是，盐茶回田五等复为乱，侍尧会固原提督刚塔捕田五。田五自戕，得其孥诛之。无何，田五之徒复攻靖远。侍尧驻靖远，令刚塔督兵往，乱久未定。上命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视师。渭城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贼据石峰堡。上责侍尧玩延怯懦，夺官，仍在军效力督饷。侍尧旋督兵赴伏羌。福康安至军，发侍尧玩愒贻误诸罪状。逮热河行在，王大臣按鞫，拟斩决。上仍令从宽改监候。五十年，谕释之。署正黄旗汉军都统。署户部尚书。

湖北江陵民诉知县孔毓檀侵赈，命侍尧往按。奏言毓檀未侵赈，但治赈迟缓，坐夺官。命署湖广总督。奏上年孝感被灾饥民刘金立等掠穀，生员梅调元纠众殴杀金立，并生瘞二十三人。上逮前总督特成额及知县秦朴等治其罪。未几，实授。

五十二年，入觐。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侍尧闽浙总督，驻蚶江。时前总督常青督兵渡台湾，侍尧以兵力不足，调广东、浙江兵济师。又虑贼据笨港劫粮械，拨绘船分防鹿耳门、鹿仔港。上奖以筹济有方。乱久未定，上以常青非将才，命福康安为将军督师；并寄谕常青全师以归，待福康安至，再筹进取。侍尧恐常青宣露上旨，人心惶惑，节录发寄，并具疏请罪。上大悦，奖以“深合机宜，得大臣体”。赐双眼孔雀翎。福康安劾提督柴大纪，上责侍尧徇隐。五十三年，侍尧亦奏大纪贪劣诸状，自请治罪，上宽之。台湾平，命仍袭伯爵。建福康安等生祠於台湾，命侍尧居福康安、海兰察之次。复命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

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屡以贪黷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十月，疾闻，命其子侍卫毓秀往省。旋卒，谥恭毅。

弟奉尧，自官学生袭勋旧佐领，授蓝翎侍卫。累迁江南提督。四十五年，袭伯爵。四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以漳、泉累有械斗，左授马兰镇总兵。五十二年，署直隶提督。山东学政刘权之移家，舟经静海被盗，下吏议。上以署事未久，且随扈热河，宽之。五十三年，侍尧还袭伯爵，加奉尧提督衔。五十四年，卒，谥慎简。子毓文，乾隆六十年，侍尧督云、贵与局员通同偷减钱法事发，夺毓秀伯爵，命毓文承袭。

伍弥泰，伍弥氏，蒙古正黄旗人，副将军三等伯阿喇纳子。伍弥泰以雍正二年袭爵。授公中佐领，擢散秩大臣，迁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赐伯号曰诚毅。二十年，授凉州将军。旋命以将军衔驻西藏办事，二十四年，代还，授正蓝旗蒙古都统。出为江宁将军。二十七年，上以伍弥泰不胜任，召还，仍为散秩大臣。命协办伊犁事务。哈萨克越境游牧，师逐之出塞。上以伍弥泰不谙军务，令随行学习。二十八年，命往乌鲁木齐办事。筑精河屯堡，上赐名曰绥来。三十一年，代还，署镶黄蒙古、正白汉军两旗都统。授内大臣。三十五年，命往西宁办事。郭罗克土番劫洞库尔种人行李，伍弥泰遣兵逐捕，得行李以还。奏闻，上以未痛剿，责伍弥泰怠忽。三十八年，改驻西藏办事。四十一年，代还，擢理藩院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出为绥远城将军，调西安。四十三年，伊犁将军伊勒图请以屯田无眷属之兵次第撤回，下伍弥泰议。选陕、甘绿营兵三千携眷属以往。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诣京师，命伍弥泰护行，仍还西安。

四十六年，撒拉尔回苏四十三等为乱，陷河州。上命伍弥

泰选兵千人备徵发。伍弥泰奏提督马彪已率兵赴河州，拟选满洲兵千继往。上以所奏与谕旨合，深嘉之。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督军攻华林山梁，命伍弥泰驻龙尾山为声援。回乱旋定，捕得阿浑五。有海潮宗者，尝出降，彪遣往开谕，遂留从乱。上责伍弥泰等不先奏闻，下吏议夺官，上宽之。

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谕达。四十九年，上巡江、浙，命留京办事，授东阁大学士。上以伍弥泰年逾七十，命与大学士嵇璜、蔡新俱日出后入朝，风雪沍寒，免其入直。五十年，预千叟宴。五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端。

伍弥泰治事知大体。班禅额尔德尼至京师，王大臣多和南称弟子。伍弥泰护行，与抗礼。

官保，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刑部笔帖式，擢堂主事。累迁郎中。乾隆七年，授江南江宁知府。十一年，总督尹继善奏官保不宜外任，复授刑部员外郎。转郎中，改御史。擢刑科给事中，巡视台湾。二十二年，擢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往西藏办事。二十六年，授刑部侍郎。三十年，调工部。三十二年，复往西藏办事，察知粮务通判吴元澄以库银贸易。上以官保初至藏即察奏，嘉其急公，谏实，论斩。历正红旗蒙古、满洲都统，理藩院，刑、礼、户诸部尚书。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三十八年，调吏部。四十一年，以年逾八十乞休，命致仕。卒，赐祭葬，谥文勤。

论曰：廷桂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其言深中高宗之隐，被眷遇宜矣。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阿弥达、廷璋皆以不谨闻，亦未竟其罪。有恭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於民。其被谴尚非有所私，

视侍尧辈故当胜。伍弥泰虽未尝领疆寄，久於边徼，恩被延登，在当时亦劳臣也，因附著之。

列传一百十一

方观承 富明安 周元理 李湖 李瀚 李世杰
袁守侗 郑大进 刘峨 陆燿 管幹贞 蒋兆奎 胡季堂

方观承，字遐穀，安徽桐城人。祖登峰，官工部主事。父式济，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岁与兄观永徒步至塞外营，往来南北，枵腹重趼。数年，祖与父皆没，益困。然因是具知南北 厄塞及民情土俗所宜，厉志勤学，为平郡王福彭所知。雍正十年，福彭以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噶尔，奏为记室。世宗召入对，赐中书衔。师还，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上谕之曰：“方观承不穿凿而有条理，可与详酌。”八年，迁按察使。九年，命大学士讷亲勘浙江海塘及山东、江南河道，以观承从。寻擢布政使。十一年，署山东巡抚。十二年，回布政使任。十三年，迁浙江巡抚。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回直隶任。

观承抚山东时，议以安山湖畀民承垦升科，奏言：“湖中尚有积水，但二麦布种於水已涸之后，收穫於水未发之先。故虽有水患，民原承垦升科。升科后，官徵民纳，例重秋收。秋禾被水，请蠲、请赈、请豁，徒致纷繁。即如南旺湖，亦经台臣条奏畀民承垦。臣从讷亲履勘，见卑处水涸，高处如屋如岩，

意谓水不能及。臣至山东，方知夏秋间运河及汶水暴涨，赖以分减，运道得保无虞。凡大川所经，众水所注，其宣泄潴蓄之区，恆阅数年、数十年，有若閒置，一旦实得其用，未可以目前忘久远。安山湖亦运河泄水地，应视南旺湖例，夏麦秋禾，分季收租。除去升科名目，应徵、应免，悉从其宜。国利而民亦不病。”又奏：“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贮，但社仓例惟借种，义仓则借与賑兼行，而尤重在賑。设仓宜在乡不宜在城，积穀宜在民不宜在官。秋穫告丰，劝导输纳，岁终将穀数奏明，不必开具管收除在。则其数不在官，法可行久。”

抚浙江，海塘引河出中小鹽安流，北大鹽沙涨成陆。观承履勘，丈出地三十五万馀亩，畀民承垦。又以引河既出中小鹽，民间失地，以附近村地二万馀亩拨补。复察各地咸气未除，民不能即耕，令灶户以未种地交民承佃，使灶户得租，贫民得地。分疏以闻，上嘉之。

督直隶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勩。直隶五大河，永定河浑流最难治。观承初上官，即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行地中，暢下无阻。”上谕以“改移下口不可轻言”。明年春，上临视永定河堤，御制诗示观承，大指谓河堤但可培厚，不可加高；略移下口，取易於趋下，亦补偏救弊之策。是夏，永定河南岸三工汙沟夺溜。上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豆瓣集漫口图示观承，观承奏：“豆瓣集为中河馀水漫溢，故可於水缓处施工。永定河若但堵月堤，溢水无归路。仍塞漫口，偪溜入引河，复故道。”上韪之。又明年春，疏言：“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窖坝口。请即於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入叶淀，自凤河转入大清河。”廷议以时初过凌汛，虑盛涨挟沙淤淀，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坝口掣溜，在上七工尾，低於正河丈二

三尺。南距南坦坡，北距北大堤，有漫衍而无冲溢，此地势之顺也。水由坝出，非冲决亦非开放，民情不怨，此人事之顺也。凌汛改移，经理有暇，此天时之顺也。今日必应改移，不复稍存歧见。至虑盛涨挟沙淤淀，浑水至三十里外，水涣沙停，当无此虑。且臣亦尝计及，故不使东循龙尾直入凤河，而引入叶淀，迂其途而广其地，更可经久无患。”上命尚书舒赫德、河东总督顾琮会勘，如观承议。自是永定河下口出冰窖。

居二年，复疏言：“永定河下口渐淤。请於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至五道口，导归沙家淀，仍自凤河入大清河。”廷议以甫改冰窖下口，何以又请於北岸六工开堤放水，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改口后，水势畅顺。上年盛涨，下口十里内淤阻。今请於北岸六工放水，循南埝而行，仍以凤河为尾闾，实於现在情形为便。”自是永定河下口又改自北岸六工入凤河。旋请以凤河东堤及韩家埝隶永定河道，又请於下口北埝外更作遥埝，为匀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是，与遥埝相接。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机，从之辄利。

河决长垣、东明，命观承往勘。疏言：“二县以太行堤为卫，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阳武诸县水北注，赖此堤捍之。康熙六十年后，屡被冲决。请於堤西开新引河，导水入旧引河东注，即以所起土别筑新堤。”命如所议。观承疏请治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兒庄，改支河为正河。复於阎兒庄北循堤濬新引河接黑港旧引河，俱於子牙桥北入正河。疏请治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山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当顺新道。疏请治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当於河口筑坝，断水南流。疏淤濬河，引水归故道。皆如议行。又疏濬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上以河南巡抚胡宝瑑督民间缮治道路沟洫，令观承仿行。观承方令诸州县以工代赈，

修堤埝，濬减河，筑叠道，凡三十二州县。既奉命，奏言：“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民力易集，近年漳、漆、滏、洛诸水疏通。他处亦先后开工。要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逾年，疏报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复循运河自武清至吴桥，凡二十二州县，筑叠道，开沟渠，诸工皆竟。

直隶北境东自热河，西至宣化，皆接蒙古界，流民出塞耕蒙古地。永定河改道冰窖之岁，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斯呼郎图议驱民收地。观承疏言：“贫民无家可归，即甘受驱逐，而数万男妇，内地亦难于安置，请简大臣按治。”上遣侍郎刘纶等往勘，议仍用原定年限，语详纶传。是岁，理藩院尚书纳延泰议撤多伦诺尔铺司，毋占蒙古游牧。观承奏：“多伦诺尔自设铺司，文移资送邮，解饷得栖止，行旅亦堪投宿，并无碍於游牧。今於南茶棚、上渡、转山子、水泉子诸地量留屋宇，如或藏匿匪类，责所司究治。”

观承复请热河编立烟户，令有司稽察。附近敖汉、柰曼、翁牛特、土默特诸部，副都统岁周巡。理藩院议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贸易，不得往喀尔喀各旗私与为市，并禁张家口设肆。观承疏言：“禁张家口设肆，商人赴恰克图、库伦者日少。内地资蒙古马羊皮革，蒙古亦需内地茶布，有无不能相通，未见其益。请令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仍许经过喀尔喀各旗相为交易，但不得久居放债，碍蒙古生计。”御史七十五请於多伦诺尔收税，观承奏：“内地茶布自张家口往，毋庸重徵。惟恰克图、库伦等地互市，及克什克腾木植，当於多伦诺尔徵税。”

右卫兵移驻张家口，观承疏言：“岁支米粟不敷一万四千馀石。请以宣化、怀来、怀安、蔚、西宁五州县徵豆改粟米出

余，至张家口余米，可得八千馀石。又以领催、前锋、马兵岁米五之一改折加给，俾兵食有资，而转输可省。”兵部议以张家口副将隶察哈尔都统，观承疏请将边外七汛隶都统，左卫、怀安仍隶宣化镇。

漕船自清江至通州，天津为南北运河枢键。二十二年，漕船迟至，上命观承督民船起剥。观承於北仓设席囤贮米，令交兑船泊北仓南，起剥船泊北仓北，皆傍东岸。一帮限二里，同时起米不相妨。西岸行空船，计日毕事。疏请发库帑给脚价，明岁新漕归款。二十四年，上以北运河水浅，截先到漕艘留米四十万石贮北仓。观承疏言：“前帮截留，后帮继进，为日无多。请以剥为截，令先到各帮每船剥若干，使得轻便，馀米仍抵通州交兑。应截五六百船全米，匀为千船半米。俟河水涨发，继进之船，浮送无阻。”谕奖其妥协。上以各省钱贵，用山东布政使李渭议，禁富民积钱，家限五十串。观承奏：“富民积钱，势不能按户而察之。与其限所积不能稽所入，请令交易在三十两以下者许用钱，过是即用银，违者收以官价。富民积钱，谕令易银，违者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应各从其便。”上问：“成效若何？”观承言：“富户钱渐出，市值亦平减。”“廷议各省柴米，商人往往藉口昂值，下观承覈议。观承疏：“请需米省分具款交产米省分，令有司代购。则牙侩不敢抗地方官教令，操纵自如。”疏并下部议行。

观承督陕、甘，董理储糶，送驼马，运粮茶，上敕以妥速为要。方冬，疏言哈密至巴里坤大坂积雪，遣兵剷除，请日加面四两。在陕、甘四阅月，即返直隶。观承莅政精密，畿辅事繁重，乘舆岁临幸，往来供张。值西征师行，具营幕刍粮，未尝少乏，军兴而於民无扰。尤勤於民事，尝请以永定河淤滩，堤内外留十丈，备栽柳取土，馀畀守堤贫民领耕输租。又请以

永定河苇地改艺秋禾，又以麦田牧羊，奏请申禁。又举木棉事十六则，为图说以进，上为题诗。沟渠叠道工竟，又请将栾城、柏乡、内丘、定兴、安肃、望都诸县改筑砖城。涿州拒马河桥圯，令改建石桥。又重建衡水县西桥，请赐名安济。政无钜细，皆殚心力赴之。

二十八年，上命勘天津等处积水，责观承玩误，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御史吉梦熊、硃续经交章劾观承，上谕曰：“观承在直久，存息事宁人之见。前以天津等处积水未消，予以惩儆，而言者动以为归过之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观承之勉力支持也。”三十年，上南巡，赐诗。三十三年，病疾，遣医诊视。八月，卒，赐祭葬，谥恪敏。御制怀旧诗，入五督臣中。子维甸，自有传。

富明安，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户部郎中。乾隆十一年，授广东惠潮嘉道，历广东高廉、粮驿，广西苍梧诸道，福建、广西按察使。二十六年，迁江西布政使。请以南昌同知、通判二员定一员为满缺，专司繙译清文。上以江西无驻防满洲兵，不允。二十八年，命往巴里坤办事。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明山劾富明安官粮驿道浮收仓米，夺官，逮京师鞠治。事白，复官，命署山西布政使。三十三年，护巡抚。劾雁平道时廷霭纵仆扰民，坐夺官。

擢山东巡抚。疏言：“高密百脉湖受五龙河、胶河诸水，夏秋常苦泛滥。请濬引河，引胶河北入胶、莱运河，涸出新地得四百馀顷。”上嘉之。太仆寺少卿范宜宾奏请裁减东省闭坝后驿夫工食，富明安疏言：“水驿夫役终岁在驿，闭坝多在十一月，开坝有早至正月者，中间相距两月馀，而铜、铅诸船守冻，尚须守护。节省无多，窒碍转甚，非政体所宜。”从之。

三十五年，疏言：“小清河行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七县六百馀里。源出章丘，东至新城、高苑间分支，北为支脉沟；又东至博兴分支，南为预备河。至乐安入淄水归海。比年湖泊淤塞，春夏水涨，民田常被其害。现就乐安境内挑淤培堤，并疏濬南、北支渠，使支幹通流，建瓴而下。博兴、乐安可复膏腴。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诸县附近湖泊涸出，有益於民。民咸原出力兴工，毋庸动帑。”谕曰：“有利於民，事在应为，但不可滋弊耳。”

三十六年，又奏：“济宁西北当运河西岸，受上游曹州境内诸水。以运河势高，不能泄水入运，遂至间段停积。饬濬旧有五渠，使南汇昭阳湖，并同时修治沂水、涑水、墨河、响水诸渠二十馀处，及运河东岸徒骇、马颊诸河，泄涨水入海。”上以“知勤民之本”嘉之。三十八年，授闽浙总督，调湖广。三十九年，京山民严金龙父子为乱，捕得置诸法。卒，赠太子太保，谥恭恪。

周元理，字秉中，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年举人。十一年，以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调清苑。以总督方观承荐，擢广东万州知州，改霸州。以修城未竣，留清苑。会有部胥持伪劄驰传者，察其奸，诘问具服，事上闻，上才之。调易州，擢宣化知府。母忧归。上屡出巡幸，畿辅当其冲，宫馆、驿传、车马、刍牧诸役，主办非其人，往往为民厉，奏起元理董其事。服阕，补广平，调天津，又调保定。擢清河道，迁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三十六年，命从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勘青县、沧州减河。用元理议，请撤闸改用滚水坝，并定每岁测量疏濬，从之。旋授山东巡抚。奏：“小清河发源章丘长白山，至乐安溜河门入海。章丘至博兴，有浒山、清河诸泊为纳水之区。请先将二泊濬深开广，遇水发时，有所停蓄，然后听其入河分注归海。

并於每年农隙，疏濬下游各河。”未半载，擢直隶总督。

三十七年，疏言：“直隶雨多河涨，行潦无归，行旅多滞。民间堤埝冲决，田庐受害。请用以工作赈例，勘修冲途诸州县叠道，并濬良乡茨尾雅河，新城、雄县卢僧河；修新城、清河、雄、任丘、献诸县堤埝。”上遣尚书裘曰修按行直隶河工，元理与合疏言：“直隶诸水，千支万派。总由三汊河为入海之道，全资西岸叠道，置桥穿运，而东汇入海河。出口西岸旧有桥十一，今拟添建桥九，俾无壅遏，上游不至受害。格淀堤自当城以下改为叠道，酌添涵洞，使行水畅顺。子牙河下游澄清，不使清河受淤。”诏如所请。雄县民诉知县胡锡瑛私鬻仓穀，上遣曰修及侍郎英廉按治得实，论罪。上谕曰：“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料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在？”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三十八年，加太子少保。

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民王伦为乱，破寿张、堂邑、阳穀，犯东昌及临清，夺粮艘为浮桥，欲渡运河。上以畿南地相接，敕守要害。元理驰至故城，令布政使杨景素、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清阿以兵千二百驻临清西岸遏其冲。大学士舒赫德率禁旅讨贼，贼渡西岸犯我师，玛尔清阿击败之。贼溃复合，又为我师所败，进夺浮桥。贼退保临清旧城，元理令朝兴督兵助攻，伦自焚死，乱旋定。寻与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八旗在官荒地，请招佃承垦，八年后起租；沮洳庠下之区，并为开沟泄水；下部议行。四十年，元理年七十，召至京，御书榜赐之。四十一年，与学政罗源汉请热河增建学校。四十三年，上命改热河为承德府，令元理寿画。疏请改设州一县五，增置官吏如制。并请开附近潘家口汛煤窑。四十四年，坐井陘知县周尚亲勒派累民，民上诉，元理请罪民。上命尚书福隆安按治，责元理袒护，夺官，予三品衔，令修正定隆兴寺自赎。寻授左副都

御史，仍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迁兵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引疾归。四十七年，卒。令江苏布政使致祭。

元理为治举大体，泛爱兼容。时以有长者行重之，为方观承所识拔。时同入荐劾者曰李湖，亦有名。

湖，字又川，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进士。初授山东武城知县，调郟城。累迁直隶通永道，调清河道。迁直隶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三十六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七年，调云南。四十年，总督彭宝以贪婪得罪，责湖隐忍缄默不先劾奏，夺官，予布政使衔，往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四十三年，授湖南巡抚，四十五年，调广东。湖敏於当官，在贵州规画铅运，在云南釐剔铜政，均如议行。所至以清严为政。其莅广东，以广东夙多盗，番禺沙湾、菱塘近海为盗藪，密问姓名、居址及出入径途，知群盗以七月望归设祀，飭文武吏围捕。旬日间诛为首者二百有奇，而释其胁从，盗风以息。旋条奏申明员弁，责成编船移汛，设施甚备，令行法立，民咸颂之。卒，赠尚书衔，谥恭毅，祀贤良祠。

李瀚，字文澜，汉军镶黄旗人。少孤，母苦节食贫，抚以成立。瀚选入咸安宫肄业。雍正十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乾隆十三年，授山东荣城知县。二十三年，迁胶州知州。在官八年，民颂其惠，筑堤曰李堤，立石纪焉。三十一年，擢武定知府。大水，乘小舟勘赈，几溺，卒竟其事。徒骇河久塞，请发帑濬治，自是连岁无水患。三十四年，擢衮沂曹道。覈防河诸费，岁节以万计，而是益坚。三十六年，擢江西布政使。奏请停编审，上谕曰：“丁银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遵康熙五十二年圣祖恩旨，永不加赋。各省民穀细数，督抚年终奏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应永行停止。”护巡抚。户部用湖南布政使吴虎炳议，禁小钱，并及古钱。瀚奏：“收买小钱二

千四百馀斤，古钱仅四十馀斤，前代流传，销磨殆尽。应援两江总督高晋奏准例，听民间行使。如有私铸古钱，仍与小钱一例查禁。”从之。又奏言：“时宪书按省刊载太阳出入、昼夜、节气时刻。今江南分江苏、安徽，湖广分湖北、湖南，陕西分甘肃，请添註省名，分晰开载。”如所请行。四十年，授云南巡抚。行至贵州，道卒。

李世杰，字汉三，贵州黔西人。少倜傥，喜骑射。年二十馀，折节改行。乾隆九年，入赀为江苏常熟黄泗浦巡检。知县李永书引与同堂听讼，县人称其平。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荐卓异，迁金匱主簿。有恭檄充巡捕官，为入赀以知县留江苏。二十二年，除泰州知州。始至，讼未结者四百馀案，昼夜据案视事，不五月报结。巡抚陈宏谋荐堪胜知府。二十七年，擢镇江知府。上命裁京口驻防汉军，世杰捐廉集赀，人予饷三月、衣一袭，裁者三千人，皆分畀职役。三十年，擢安徽宁池太广道。丁父忧，服阕，三十六年，授四川盐驿道。未几，擢按察使。

师征金川，总督桂林檄世杰驻打箭炉，督约咱路军需。木果木之败，副将军阿桂全师暂退，军中饷银数万巨锭，募运还，无应者。世杰令曰：“委于贼，宁散于民！”从军贸易者数万人，争取立尽。世杰督队护其后，密檄关吏，见持饷银入口者皆令还官，锭酬以给银五两，帑获全。师复进，铸砲缺炭，檄世杰营办。世杰令伐树剉木城卡卫，掘地为大窑数十，复伐树而薪焉。不旬月，炭足供铸。守御僧格宗发敌伏，俘十六人以还。阿桂以闻，赐孔雀翎。四十年，擢湖北布政使，乃留军督饷。四十二年，金川平，乃上官。四十四年，擢广西巡抚。丁母忧。四十六年，命署湖南巡抚，服阕真除。四十七年，调河南。大学士阿桂督塞青龙冈决口，疏引河，上命占用民田当安

顿调济。世杰寻奏请以北岸涸出地亩，划给南岸占用民田。四十八年，奏引河新筑南堤，捐廉种柳，别疏釐定防护新河将吏官制。

迁四川总督。四川自军兴后，徵调赋敛无艺，仓库如洗。世杰洁己率属，休养生息，俾渐复旧观，上尝举世杰功风厉诸省。世杰疏劾酉阳知州吴申，州民入湖广界为盗，不即捕治。上谕曰：“四川盗匪，前此大加惩创，地方安静，乃复有焚杀抢劫之事，皆世杰因循玩愒所酿成。”传旨申饬。甘肃回复乱，世杰奏遣川北总兵富禄率兵赴援，建昌总兵魁麟防昭化、广元。上以回乱渐定，谕世杰镇静。

五十年，世杰年七十，入觐，与千叟宴。州县捕金川逃兵不力，例夺官，仍留任，准调不准升。世杰奏请准令捐复，上严斥之，下吏议。旋又允陕西巡抚何裕城请，命世杰免议。湖广饥，告余於四川，世杰请以近水次诸州县常平仓穀碾米三十万石。既，浙江亦告灾，世杰以浙江视湖广远，运米济赈，缓且不及；又请以备应湖广余米，拨十万石先济浙江。上嘉世杰得封疆大臣体，命议叙。

五十一年，调江南总督。世杰遘疾，乞解任，上不许。秋大雨，河决司家庄。偕安徽巡抚书麟、河道总督李奉翰筹工费，请开捐例。上谕之曰：“户部库银尚存七千馀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杰何必为此鳃鳃言利之举？捐纳未尝无人才，而庸流因之并进博膺仕。一二年后，得廉俸过於所出，国家并无实际，铨政官方，两无裨益。此奏不可行。”寻复命大学士阿桂莅工，及冬，工乃竟。五十二年，狼山镇陈杰疏言各营火药短少，上命察覈。世杰奏：“镇属盐城等五营硝磺缺额，磺产山西，例二年一次采运。近因运使岁需烟盒，磺银催解不前，不能如例，以致支绌。”上谕曰：“硝磺军火要需，向俱采办

足额。以两江而论，安徽据奏足额，何独江苏短缺？两淮年例，岁不过烟盒七架、大小爆竹一万，所需能几？有司采运迟延，以此卸罪。世杰以此率涉支饰，令两淮盐政徵瑞会同料理。”世杰寻劾江宁布政使袁鉴於各属磺价尚未解齐，误将运使烟盒价牵叙，下吏议。又以河督题报苇荡营新淤滩地产柴数与案不符，责世杰未察覈；世杰复偕徵瑞奏言硝磺缺额，由采运稽迟，请将历任布政使议处。上谕曰：“世杰等本当治罪，但以事涉上供，从宽降鉴江宁知府，停世杰养廉三年。”并罢两淮例进烟盒、爆竹。

复调四川总督。五十三年，巴勒布夷为乱，据西藏属聂拉木、济咙。上命世杰拨驻防绿营及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赴西藏；而世杰得驻藏大臣庆林牒，已发驻防绿营兵及屯练降番合三千人，令提督成德等率以行。奏入，上命毋发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世杰奏：“奏谕已令诸土司发兵，诸土司近尚安静。既调复停，恐番性生疑，仍令备调。”上嘉世杰相机妥办，不拘泥遵旨，解御佩大小荷包赐之。世杰又奏发米万三千三百石运西藏，足敷兵食。上褒世杰尽心，命移驻打箭炉。迭疏报成都将军鄂辉率兵千二百入藏，副将那苏图率屯练五百驻打箭炉。寻以巴勒布夷远遁，谕世杰还成都。五十四年，秋审，四川原定缓决、刑部改情实者凡七案。上责世杰宽纵，以其老，且平日治事覈实，免议。世杰荐川北道明安，引见，上以其年衰，改主事，世杰下吏议。世杰以病请解任，上令侍卫庆成偕医诊视，赐人葭，并令自审病轻则来京，重则回籍。五十五年三月，入觐，授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江苏句容吏侵蚀钱粮漕米，上责世杰在两江未觉察，命以原品休致回籍。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赐祭葬，谥恭勤。

世杰仕而后学，摘发钩距，必得要领。上每言其不通文理，然屡褒其能事，礼遇优厚。世杰长子漳州知府华国早卒，上降诏慰勉。其孙举人再瀛，会试未中式，令一体殿试，授礼部主事。及世杰入为尚书，再瀛病卒，召其次子知州华封授员外郎，俾奉侍。华封官至两广盐运使。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人。乾隆九年举人，入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迁侍读。再迁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授浙江盐驿道。二十八年，迁广西按察使。奏言：“烟瘴充军人皆凶悍，请分拨泗城、镇安、宁明、东兰诸地；解役疏脱斩绞重囚，短解问徒，长解问流；各署书役贴写帮差，滥收滋弊，请量定多寡，分别汰留。”又言：“卓异官，藩、臬、道、府甫到任未三月，停止出结。”部议均从之。三十四年，丁父忧，服阕，命以三品京堂仍充军机章京，补太仆寺卿。迁吏部侍郎，调刑部。命如云南按布政使钱度贪婪状，论如律。三十八年，兼署礼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管顺天府尹。复命如云南按保山知县王锡供给总督彭宝亏空兵粮，论如律。调吏部。又命如贵州按总督图思德劾镇远知府苏墉贪婪状，罪至死。暂署贵州巡抚。又如四川按松冈站员冀谷勋侵蚀军米，论如律。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复命如四川按富德滥用犒军银，即监诣京师，赐黑狐端罩。

四十二年，调刑部。命如甘肃勘验捐收监粮。复命偕两江总督高晋筹堵仪封漫口。四十四年，奏言遵兜袖法筑两坝，以期回溜分入引河。又与高晋会奏引河头去口门稍远，开引沟三百馀丈，直达引河，绘图奏闻。上以所拟引河向南，恐迂回不能得势，於图内硃笔标识，令向北改直。寻奏坝工蛰陷，两坝镶筑兜收。遵谕将引河头西首淤滩切去，俾沟口向西北，开宽，引溜下注。是年四月，授河东河道总督。调直隶总督。四十五

年，疏请修筑北运河筐兒港减水石坝。四十六年，甘肃监粮舞弊成大狱，上以守伺勘验不实，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丁母忧，去官。

四十七年，谕勘浚伊家河，疏山东积水。守伺诣勘，奏请自善桥以北抵杨家楼，长七千馀丈，展宽浚深，堵筑缺口，拆碍水桥座，谕速行办理。寻复授直隶总督。四十八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清惠。

郑大进，字退谷，广东揭阳人。乾隆元年进士。授直隶肥乡知县。累迁山东济东道。二十九年，山东淫雨，高唐、茌平诸县水涨阻道。大进相度宣泄，水不为患。巡抚崔应阶荐其能，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除，上召至热河，命署浙江按察使。寻授湖南按察使。四十年，迁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授河南巡抚。四十四年，调湖北。旋署湖广总督。奏：“安陆、荆州二府滨临江、汉，以堤为卫。今夏涨发，锺祥、潜江、荆门、江陵堤决，已一律修复，惟潜江长一垸地洼沙积，筑堤难固，应择地势较高处筑月堤。锺祥、永兴、保安诸垸地当冲，亦应筑月堤，俾水发江宽，不致出险。又有刘家巷是应并修筑。”四十五年，奏：“武昌滨江上游，诸水汇流，绕城而东。江涨冲刷，堤根虚悬。现修武昌城毕，请并修堤，毋使水齧城。”均从之。又奏言：“湖广邪教为害，总督班第奏请枷责发落，俾免株连。牧令遂视为自理词讼，率不通详。请自今以后，据实呈院司覈办，讳匿徇纵者劾之。”上韪其言。

四十六年，授直隶总督。命勘永定河工。奏言：“六工以下河身内旧有民居，乾隆十五年给价迁移。又以下口改流，奏令暂回缴原给房价，减粮田亩，依旧徵收。今勘南、北两岸，自头工至六工，村落已尽迁移。六工以下，水势迁徙靡常，累

将北埝改筑展宽。南、北两堤遥隔五十馀里，其中居民五十馀村，水涨以船为家，应令迁移。永清柳坨诸村、东安孙家坨诸村旗、民二百八户，已勘定地址，令陆续移居。河身较远之村，仍准暂住。禁筑坝修房，以杜占居。”报闻。四十七年二月，赐孔雀翎、黄马褂。五月，奏保定九龙河经清苑、安州至任丘入淀，年久积淤。请旧有望都乡闸、殷家营、高岭村三闸外，於望都樊村建石闸一，清苑冉村、邓村、营头建石闸三。并修整诸旧闸，开濬安州、新安、任丘诸县河。皆称旨，加太子少傅。卒，赐祭葬，谥勤恪。

刘峨，字先资，山东单县人。入赀授知县。乾隆二十三年，选直隶曲阳知县。调宛平。卢沟桥有逆旅，多阴戕过客没其财，峨发其奸。西山煤矿多藏匿亡命，峨散其党与，先后捕治置诸法。三迁通永道，以母忧归。起天津道，仍调通永道，以父忧归。未一年，上命署清河道，服阕真除。四十五年，迁湖北按察使。石首有寡妇，兄公谋其产，诬之，死於狱。峨治官书发其枉，逮其兄公至，亲鞫，论如律。四十六年，迁安徽布政使，调山西。四十八年，擢广西巡抚。甫两月，迁直隶总督。辅国公弘晷遣仆至静海冒占入官地，事闻，上谕峨：“遇王公以下私遣人干有司，无问是非曲直，即据实奏闻。”长芦盐政徵瑞奏漕艘至杨村，以民船剥运，盐运迟误。上谓非特盐运迟误，且恐商货壅滞，令峨赴天津与徵瑞议民船编号轮雇，照例发价，并定赴通回空限期，下部议行。分疏劾中仓监督赵元搢噉毆民至死，三河知县王治岐挪用旗租，并论如律。谒避暑山庄祝嘏，赐孔雀翎、黄马褂。南宮民魏玉凯诉县人李存仁习邪教，上遣侍郎姜晟会鞫。存仁坐诛，玉凯妄及无辜，论戍。四十九年，上遣尚书金简会勘卢沟桥下游沙淤，请於中泓五孔抽沟三道。上以抽沟水缓，命中泓五孔全行疏濬。徵瑞请捐银三十万造剥

船济运，上以直隶木材少，命湖广、江西二省分造。峨奏言：“北仓存漕四十馀万，俟新造剥船刑齐，先行运通。”上许之。

五十一年七月，广平民段文经、元城民徐克展为乱，夜入大名，戕大名道熊恩绂。峨奏闻，即督兵驰往捕治，得从乱者王国桂等，自列向习八卦教，及文经、克展蓄谋为乱状。上令峨捕文经、克展，久之未获，累降旨诘责。十月，河南巡抚毕沅奏於亳州获克展，槛送京师，而文经终未能得。五十二年，命停峨本年廉俸。山东学政刘权之迎眷属赴官，途遇盗，峨坐夺官，命留任。

五十三年，命偕山东巡抚长麟等勘议粮艘在德州剥运。五十五年，巡城御史穆克登额等获建昌盗，自列尝劫建昌钱铺，有同为盗者，系清苑狱二年未决。上责峨废弛，遣侍卫庆成逮清苑知县米复松诣京师，下刑部论罪；夺峨孔雀翎、黄马褂，降调兵部侍郎。未几，擢尚书。五十六年，命如河南按虞城民诉县役事，又如江西按广丰武弁包漕、崇义民发冢弃骸事，并讯明，论如律。峨至崇义，入深山中勘冢地，江西民称之。五十七年，从上幸热河，赐还孔雀翎、黄马褂。六十年，以疾乞解任，加太子少保，原品休致。卒，赐祭葬，谥恪简。

陆耀，字青来，江南吴江人。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奉职勤慎，有急务立办，大学士傅恆深器之。上出巡幸，俱令扈从。累迁户部郎中。三十五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以亲老请改补近省，调山东登州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上书巡抚徐绩，请留南漕广积贮。三十七年，授甘肃西宁道。耀乞绩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师，上命改授运河道。上书河道总督姚立德，言：“兗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当濬渠导泉，俾由高趋下，其流不绝。”又言：“运河例岁冬闭坝，春挑濬，天寒暑短，民役俱惫。宜修复南旺、

济宁、临清月河，并於彭口南岸亦开月河。岁九、十月漕艘商舶皆从此行，以其时疏濬运河。”皆用其议。又请修河渠志，成运河备考。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去济宁二百里，有欲闭城者，燿不可，曰：“寇未至闭城，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贼害且胁诱耶？”乃募乡兵助守，坐城闔任稽察，事旋定。四十年，擢按察使，燿议以流犯罪轻，请免其解司；四十三年，擢布政使，燿议流外壅积，请停分发：皆从之。燿母老，病狂疾，奏乞解任终养，上许之。四十六年，丁母忧。运河筑堤，上以燿习河务，命往山东会运河道沈启震董其役。四十八年，命署布政使，服阕真除。

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抚。湖南盐商例有餽，峻卻之，命平盐价如其数。疏请增岳麓、城南二书院膏火，又疏请申亲老告养例，请敕各督抚不论现任、试用，通飭呈明终养。又奏：“湖南社仓前巡抚刘墉令湘阴等四十五州县劝捐，得穀十二万；勒限严催，仅耒阳等十五州县交齐，馀未足数者十七县，全未交者十三县。如湘阴、巴陵、武陵诸县滨临江湖，地多磽瘠；桂阳、泸溪、辰谿诸县介在山僻，民鲜盖藏；若执前捐数目，责令全完，民间未霑借贷之益，转受追呼之扰。请凡现在未收者停止催缴。”上允其奏。燿以病请解任。旋卒。

燿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学兼体用。居官廉俭。入覲，门吏留装物索贖；燿乃置衣被城外而假於友，覲已还之。初至长沙，总督特升额以阅兵至，见 翟方午食，惟菽乳蔬藜，讶之。燿曰：“天不雨，方斋，故所食止此。”特升额怒其奴曰：“吾馆舍酒肉臭，何不以祈雨告？”还馆舍，命悉撤去。

管幹贞，字松崖，江南阳湖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贵州道御史。巡视西城，讼牒皆亲判；周

行郊内外，捕治诸不法者。先后命巡漕天津、瓜、仪，凡十二年。累迁至光禄寺卿。幹贞以漕船回空，多守冻打冰，令先通下游，免上游冰下注，益增坚厚，后遂守其法。疏言：“运河以诸湖为水櫃，诚使节节疏通，虽遇旱涝，可以节宣。否则雨少无筹济之方，雨多无容水之地。至引黄入运，系一时权宜。苟疏濬得宜，黄河全力下注，运河自不致停沙。”又奏请治骆马湖，使运河水有所蓄泄，并得旨议行。迁内阁学士。五十三年，擢工部侍郎。

五十四年，授漕运总督。粮艘至天津杨村，每以水浅须起拨，运丁不能给舟值，例由长芦盐运使以鬻盐钱贷运丁，借直隶藩库银归款，运丁分年缴纳。其后议停，运丁多不便，幹贞请如旧例。又疏陈江西军丁疲敝，请筹款增补，行、月二粮折价；借官银代偿积逋，令分年输纳；宽限清釐屯田，俾藉以调剂。并从之。五十五年，赐孔雀翎、黄马褂。疏言：“漕艘百馀帮，役夫数万人，最易藏奸生事。上年新漕，饬严立规条，行必按伍，止则支更。亲行督察，乃知别有奸人随运潜行。督饬捕治数十人，交州县确拟严惩。”得旨嘉奖。五十八年，疏言：“苏州太仓押运官，例抵淮后改委赴通。中途分更，互相推诿。请自水次抵通，始终其事，庶官有专司。”又请河南豁免缓徵，停运减存船只，就近赴山东受雇拨运。又请各帮水手短纤，责成头舵工丁以素识诚实之人充补，免聚众窃盗诸累。皆报可。各省开兑，多至春初，又在在逗遛，遇水浅或河溢，有在河北度岁者。幹贞严饬弁丁修舱受兑，复冬兑春开旧制。粮艘起运，每策马督催，风雨不避。或不归所乘舟，支帐露宿。微弁出力，必亲慰劳。运丁舟人不用命，立予惩罚。当时或苦其苛急，及回空省费，无丝毫派累，咸大悦服。高宗尝召见褒其能，谓可亚杨锡绂。五十九年，以疾乞假，命两江总督书麟

摄其事。疾愈，任事如故。

幹贞成进士时，礼部改“贞”为“珍”，六十年，命仍原名。嘉庆元年，户部议江、浙白粮全运京仓，以羨米为耗，浙江运丁如议交运。幹贞以江南馀米较少，执议不行，交部严议，夺官。三年，卒。子遯群，官浙江巡抚。

蒋兆奎，字聚五，陕西渭南人。自副贡生补甘肃张掖县教谕。乾隆三十一年，成进士。三十三年，教谕俸满，授四川合江知县。调灌县，丁忧。师征小金川，攻热耳，总督富勒浑奏留兆奎从军，驻达乌围治饷。既破热耳，移饷往。俄，大金川助乱，兆奎知热耳不足守，复移粮达乌围。已而，他所粮悉被焚。将军阿桂才兆奎，使驻日隆治饷，兼司令砲局。旋调署华阳，加知州衔。四川盗号咽噜子，扰尤溪。兆奎捕得盗渠，获首犯。服阙，迁山西泽州同知。擢太原知府。以巡抚农起荐，擢河东盐运使。五十四年，迁按察使，仍兼理盐务。寻迁甘肃布政使。五十六年，高宗八旬万寿，兆奎入祝嘏。时河东商困，兆奎议改盐课归地丁，上命如山西同巡抚冯光熊勘议。旋议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杂课四十八万馀两，均入三省行盐完课纳税百七十二州县地丁，两加九分有奇，下部议行。五十七年，上以河东盐价减，销暢，两三月内，发贩盐数倍於往年，商民交便。褒兆奎始终承办，收效甚速，赐孔雀翎。

旋授山西巡抚。五十九年，迎蹕，赐黄马褂。六十年，以山西钱贱，请停宝晋局铸钱，从之。嘉庆元年，诏与千叟宴。寻命毋诣京师，仍加恩赉。奏劾汾州知府张力行挟讼事婪索，冀宁道邓希曾等回护同官。夺力行官，命兆奎授鞫。又发力行侵帑状，坐斩。二年，以病乞解任，归。

四年，高宗崩，兆奎入临，即授漕运总督。固辞，不许。旋奏言：“整顿漕运，要在恤丁。今陋规尽革，旗丁自可节费；

而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旗丁应得之项，实不敷用，急须调剂。前读上谕：‘有漕州县，无不浮收，江、浙尤甚，每石加至七八斗。’历来交纳，视为固然。今若划出一斗津贴旗丁，馀悉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皆沾恩无穷。”疏入，上嫌事近加赋，饬与有漕省分各督抚另议调剂。兆奎疏言：“各督抚所议调剂，有名无实。两江费淳所奏，不敷运费；江苏拟四升七合，安徽拟二升，焉能有济？”因力请罢斥。上责兆奎粗率，并谕：“加赋断不可行。此外如何设策善后，令再覈议。”兆奎奏请：“每船借给银百两，於各粮道库支领，分三年，以旗丁应领之项扣还。山东、河南两省路途较近，减借五十两；有漕各省本有轻赍，原应徵米，斗折银五分。请仍徵本色，按照旗丁米数，分给白粮。无轻赍，请通融匀给。”上以“所拟损民益丁，巧避加赋之名，仍存加赋之实”，遣侍郎铁保会淳详察。兆奎又奏：“旗丁运费本有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近年旗丁尚可支持者，以州县浮收，向索兑费，并折收行月等米，以之贴补一切经费。今革除漕弊，浮费可省，兑费不能减。臣才识短浅，惟恐贻误，求上别简贤员，原从小心敬畏而来，不敌气质用事。”上即命铁保代兆奎，召授工部侍郎。

寻授山东巡抚。御前侍卫明安泰山进香，还京师，奏山东有司私餽银八百，并及途中营汛墩房坍塌。上以诘兆奎，兆奎复奏辩，且称老病，求去。上怒其忿激，念廉名素著，降三品卿衔休致。七年，卒。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侍郎煦子。初以廩生授顺天府通判，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出为甘肃庆阳知府，再迁甘肃按察使，调江苏。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而狱犹在江宁，季堂请更置，报可。乾隆三十九年，擢刑部侍郎，四十四年，迁尚书。季堂

屡奉使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初使河南按商丘狱，上谕之曰：“季堂河南人，按本省事尤当秉公持正。勿以事涉大吏，虑将来报复，稍为瞻顾。”商丘民汤秉五迫孀妇刘为妻，刘绝食死。其狱已题旌，刘父犹陈诉，并及顺刀神拳会民事，察得唆讼者罪之。使山东按平度狱，州民罗有良与人斗，误蹴其母死。莱州知府徐大榕原勘无误，乃坐是夺官，当平反，得旨嘉奖。再使山东，暂署巡抚。山东灾，请截本省漕米治赈。还京师，加太子少保，再兼署兵部尚书。

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雀翎。四年，仁宗亲政，季堂疏发和珅罪状。寻请以籍没其仆呼什图米麦万馀石，分借文安、大城被水村民。长新店盗发，上责季堂废弛，削太子太保，夺孔雀翎。下吏部议，夺官，去顶带留任。河南内黄知县陶象柄获长新店首盗，季堂奏闻。上嘉季堂不邀功，还顶带；又获从犯，还孔雀翎。是时川、楚、陕教匪为乱，五年，季堂奏：“教匪稽诛，臣闻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等由川而楚而陕而甘，数千百里穷追，接战辄胜。是教匪所恃，不在势众而在得间能逃也。川、楚、陕连界，崇山峻岭，断涧深沟，在在险阻。教匪窜匿其间，劫掠而食，不烦裹粮；迫民前驱，不烦招集。官兵至，辄翻山越涧而逃。官兵必先运粮，又须探路，诸费周章。即道路可通，餱粮可继，而日夜追蹶奔走，其势必疲。是教匪逸而兵劳也。臣愚以为当先严守要隘，俾教匪无路可奔；乃宣上德意，散其胁从，然后临之以兵，分道进剿。教匪途穷食尽，计日可平。闻陕西省有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合筑堡为声援。川、楚可推而行之，令各守本境，俾自护其田庐妇子。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官兵剿抚兼施，无顾此失彼之虑。”上谕曰：“所论极是。总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抚，

大端不外乎此。”

寻以病乞解任，还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遣御前侍卫丰伸济伦奠醑，谥庄敏。子钰，进士，直隶清河道；麟，湖南盐法道。

论曰：牧民於平世，自庶而求富，修水利，饬农功，其先务也。观承殫心力於是，政行畿甸。富明安、元理、瀚皆以此为急，各著绩效。幹贞筹运道，尤重行水。世杰起下僚，介而能恕。耀以学为政，所施未尽其蕴。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

列传一百十二

李清时 姚立德 李宏 子奉翰 孙亨特 何熠 子裕城
吴嗣爵 萨载 兰第锡 韩鏐

李清时，字授侯，福建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从孙。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府。上南巡，或议自嘉兴至杭州别辟道行民舟，清时於官塘外求得水道相属，上通吴江平望，下达杭州坝子门，号为副河。丁父忧，去官。服除，授山东兖州知府。二十二年，擢运河道。

二十六年，河决孙家集，运河由夏镇至南阳两堤俱溃，清时督修筑。议者或拟用椿埽，费以六十万计；或拟建石堤，费以三百万计。清时少时行濒海间，见筑堤捍海为田者，掷碎石积水中，潮退则以木拦之，填土其上，坚筑成堤；因参用其法，以河东、西两岸皆水，得土难，令以石垒两旁，积葑其中，水涸，募夫起土置积葑上，费帑十四万有奇，而两堤成。曹县溢，水泻入微山湖，出韩庄湖口，闸隘，水不得泄，令於闸北毁石堤，掘地深之以泄水。事上闻，上命於其地建滚水坝，高一丈二尺馀。清时请减低为一丈，令湖水落至丈，乃闭闸蓄水。泗水经兖州西流入府河，济宁城东旧有杨家坝，遏水使入马场湖，蓄以济运，遇伏秋水涨不能泄，淹民田，令改坝为闸，视水盛衰为启闭。汶水分流入蜀山、马踏两湖，旧制引水使南行少北行多，后乃反之，漕船经袁口、靳口，浅涩不能进。清时规分水口，令南坝加长，北坝收短，以为节宣，并减低何家坝，使

汶水南弱而北增。蜀山湖出口为利运、金线二闸，旧制开金线资南运。清时令移金线在利运北，使蜀山湖水先济北运。寿张境有沙、赵二水，阻运河不得入海。旧於运河东岸建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建平水三傍，使二水盛涨有所泄。清时议减低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增建滚水坝，使涨未盛即泄，不为范、濮、寿张、东阿诸县民田害。总督方观承行河，用其议，二水始宣暢。卫水自馆陶至临清与汶会，旧有闸，盛涨不能御。清时令於闸南当汶、卫交流处筑坝，仍岁加厚；又议拓四女寺滚水坝。尚书裘曰修行河，用其议，卫河得安流。

二十九年，调江南淮徐道。三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赐其母大缎、貂皮。清时以河堤岁修，司其事者每不度形势，过高糜帑，而卑薄者不能大有增益，乃饬所司当水涨各具堤高水面尺寸呈报，择堤最薄者培之。迨伏秋水发，耿家寨称十四堡，水及旧堤上，赖豫增新筑以免。清釐河工徵料诸弊，岁减派料至千馀万斤。三十一年，运河东岸漫口，自请议处，原之。三十二年七月，授山东巡抚。高苑、博兴、乐安三县被水，清时谓小清河下流隘，故上游溢，檄所司勘验。遽疾作，乞解任，不许。三十三年，卒。

清时治水善相度情形，穷源竟委。每乘小舟出入荒陂丛泽、支流断港中，或徒步按行谘访，必得要领，乃见诸建置。

姚立德，字次功，浙江仁和人。祖三辰，官吏部侍郎。立德以廕生授主事。乾隆十二年，外授江宁通判，迁知直隶景州。州俗，有人市鬻奴婢，牵就牙侩估其值，如牲畜然；亲死三日，祭城隍庙狱曰“哭庙”；立德谕禁之，陋俗以革。累迁山东按察使，署河东河道总督。按行工次，见阳武汛十七堡诸地土松浮，疏请筑半戩，培堤使坚。山东运河两岸蜀山、南旺、马场、昭阳、微山诸湖，每伏秋盛涨，水不能容，为豫筹蓄泄，坝开

塞、闸启闭惟其时。三十九年，实授，加兵部尚书衔。高云龙者，内监高云从弟也，立德入云从言，荐之临清州为僭从，坐逮，依结交近侍律论斩，命夺官，仍留任。阳穀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圯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四十四年，仪封河决，屡筑屡冲，命夺官，仍留工效力自赎。四十五年，责令回籍。旋发往南河，补淮安里河同知。四十八年，卒。

李宏，字济夫，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入赀授州同。效力河工，授山阳县外河县丞。累迁宿虹同知。乾隆十六年，授河库道。尚书刘统勋劾河员亏帑，事连宏，解职。事白，留工。二十二年，发直隶以河务同知用，总督尹继善疏请留南河。侍郎梦麟勘治六塘河以下，以宏从。寻复补河库道，丁父忧，命在任守制。二十七年，调淮徐道。二十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资湖水接济。今秋雨少，饬早闭临运各闸。”又言：“微山湖蓄水济运。韩庄湖口闸水深，与滚水坝脊相平，空船足敷浮送，即应堵闭。泗河会合诸泉，收入独山湖，仅济南运。应请於兖州府金口坝截筑土堰，俾达马场湖，俾济宁上、下河道并资其益。蜀山、马踏二湖专济北运，亦须筑坝收蓄。”又请增募夫役挑濬沙、赵、漳、卫、汶、泗、韩、马诸水，均报闻。又奏：“黄河北岸耿家寨埽工为豫东第一险要，自乾隆九年下埽修防，岁费帑料。去冬於对岸引渠，冀分溜势。今秋全河暢分入渠，险工淤闭。”得旨嘉奖。

三十年，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宏初自监司擢用，道以下多同官，虑有瞻徇，命高晋统理南河，留宏协理河东总河。奏言：“黄河至河南武陟、荥泽始有堤防，丹、沁二水自武陟木栾店汇入，伊、洛、瀍、涧四水自巩县洛口汇入，设诸水并涨，两岸节节均须防守。臣咨饬陕州於黄河出口处，巩县於伊、

洛、漚、涧入河处，黄沁同知於沁水入河处，各立水志，自桃汛迄霜降，长落尺寸，逐日登记具报；如遇陡涨，飞报江南总河，严督修防。大丹河至河内县丹谷口，旧筑拦河石坝，令由小丹河归卫济运，请不时察验疏令暢达卫河。辉县百泉为卫河之源，苏门山下汇为巨浸。南建三斗门，中为官渠济运，东西为民渠灌田。向例重运抵临清，闭民渠，使泉流尽入官渠。五月后插秧，一日济运，一日灌田。惟民渠石坝失修，泉水旁泄，应令修砌坚实。”均如议行。上以清口节宣未暢，下河田庐易湮，特定高堰五坝水志水高一尺，清口坝拆展十丈。三十一年三月，宏奏言：“清口水门因上年霜降后湖水大消，祇留十四丈。桃汛将届，应预将东坝拆展，使口门宽二十丈，俾洪湖及早腾空，预留容纳之地。”上嘉之。夏秋间湖水盛涨，续展至五十三丈。八月，河溢徐州韩家塘。宏与高晋分驻两坝堵筑，逾月工竟。奏言：“平时大展清口，腾空湖面，乃得葺工迅速。“冬，以湖水渐落，请接筑东、西坝，仍留口门二十丈，酌量收束，蓄清抵黄。三十三年，河溢王家田头，下吏议降调，宽之。三十四年，奏言：“洪泽湖水大，将清口东、西坝递展宣泄。適黄水骤长，灌入清口。随闭惠济、通济、福兴三闸，俾并力敌黄，黄水消退。”报闻。三十六年，卒。

宏尝以明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孙向有廕袭，请旨仍给八品世职，上从之。

李奉翰，宏子。入赀授县丞，补沂水。累迁江苏苏松太道，坐事罢。复入赀还原官，发江南河工效力，奏署河库道。上以奉翰宏子，习河事，命真除。四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四十五年二月，授河东河道总督。河溢考城芝麻庄、张家油房，奉翰督吏塞芝麻庄，工竟。上谕曰：“勉为之，莫以水弱而弛其敬谨！”旋命仍署江南河道总督。奉翰奏：“张家油房工未

竟，较南河睢宁工为要。请留河东，俾葺其役。”报可。九月，张家油房工亦竟，上为欣慰。四十六正月，调江南河道总督。二月，奏请重定南河汛员额缺，酌增河兵；移改运河闸官、运河汛员，视缺简要，更定品秩，下大学士九卿议行。七月，河决青龙冈，命偕大学士阿桂驰赴河南会河东河道总督韩臻督办东、西两坝下埽。甫合龙，坝蛰陷，乃与阿桂等议宽濬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杨家堂诸地引河，并於黄河下游北岸疏潘家屯、张家庄二引河、苏家山水线河、宿迁十字河、桃源顾家庄引河，五道泄水。四十八年春，青龙冈工竟。方坝陷，奉翰督吏抢护，堕入金门，格於缆，伤焉，河工谓两坝间为金门，缆所以引埽者，事闻上。四十九年，上南巡，奉翰覲行在，上奖其勤劳，赐骑都尉世职。五十年，坐清口东、西两坝不早收束，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寻命复之。秋，河水大至，奉翰督吏昼夜填筑，塞李家庄、烟墩头、司家庄、汤家庄诸漫口。五十四年，调河东河道总督。五十八年，命赴浙江会巡抚吉庆会勘海塘。奏请以范公塘及海宁石坝改筑柴盘头，并於石塘前修补坦水，三官塘柴工后加培土戩，从之。五十九年，漳水溢，临漳三台涨发，命驰往勘察。奏：“漳河两岸沙土浮松，水势骤长骤落，向无堤堰。上年大雨漫溢，应将下游淤垫处疏濬深通，再将三台坝基填筑，俾归故道。”上从其议。嘉庆二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授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三年，河决睢宁。四年正月，与河道总督康基田督塞睢州决口，工竟。二月，卒。

李亨特，奉翰次子。入赏授布政司理问，发河东委用，补充州通判。累迁云南迤西道。嘉庆初，佐平苗、倮，赐孔雀翎，加按察使衔。累迁调授江苏按察使。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十一年，河南巡抚马慧裕劾亨特索属吏贓不得，迫令告养诸状，

上命侍郎托津等往按，夺官，发伊犁。十三年，释还，令至南河候差委。十四年，以河决荷花塘，追咎亨特不善料理，复发热河效力。未几，复释还，授主事。十五年，选户部主事，擢直隶永定河道。未几，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十六年，奏南粮到通州剥运不能迅速，请在杨村全数起剥，下仓场侍郎玉宁、戴均元等议驳。上责亨特冒昧，下吏议降调，命留任。十八年秋，河溢睢宁。坐夺官，命留工效力。十九年，河道总督吴璥奏微山湖存水仅一二尺，南阳、昭阳、独山诸湖淤成平陆，无水可导。上责亨特在官不能预备，又闻亨特既夺官居济宁，仍用总河仪制，斥亨特玩误纵恣，命逮下刑部治罪，籍其家，刑部议发新疆。上命在部荷校半年，发黑龙江效力。二十年，卒於戍所。

何燭，字谦之，浙江山阴人，先世籍湖南靖州。雍正中，入赘授州同，效力江南河工。从大学士河道总督嵇曾筠修浙江尖山海塘，请补杭州东塘同知，避本籍，仍发江南河工。乾隆初，权丰碯通判，授桃源同知。十五年，擢河库道。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特敕兼管河务，以母忧去官。十九年，尚书刘统勋等奏论河库帑项不清，夺燭官，拟徒，追偿，拘留工次，久乃缴完免罪。二十二年，仍发南河以同知用。从侍郎梦麟疏濬荆山桥河工。从副总河嵇璜治淮、扬河务，超擢淮扬道。二十三年，丁父忧，总督尹继善奏留在任守制，许之。

二十六年，以郎中内调。会河决中牟杨桥，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莅工，以 燭从。工竟，留燭驻工防护。旋授开归陈许道，调山东运河道。三十年，调河南河北道，擢按察使。上以燭习河事，命兼领河工。燭信浮屠说，谳狱辄从轻比，睢州民刘玉树谋杀人，鞫实，拟斩候，刑部改立决。上责燭宽纵，谪巡抚阿思哈，阿思哈称其能胜任。其冬，擢布政使，仍兼理河

务。两权巡抚。三十六年，授巡抚，兼河务如故。寻又命兼领山东河道。三十七年，浙川、内乡被水，正阳、确山风灾，疏请抚恤缓徵，上赐诗，褒以“爱民知政”。

三十八年，上巡天津，阅永定河工，燁迎驾，赐孔雀翎、黄马褂。寻命与工部尚书裘

曰修、直隶总督周元理勘永定河上游，疏言：“永定河挟沙而行，散漫无定。水性就下，本无不同；而地有高卑，沙有通塞，情因时而或异。永定河迁徙不定，其情也，非其性也。察其情，导其性，先宣后防，千古极则，虽起神禹，无以易之。永定河下口，蒙皇上指示疏导，既不阻下达之势，更可免浸润之虞，其法固当常守。所虑数十年后，妄生异论，别骋新奇，势且变乱旧章，貽河防巨患。请将圣谕并议言条款勒碑垂久远。”报闻。

三十九年，疏请各州县常平仓溢额以四千石为限，馀循例变价。又奏河南漕穀七十九万、薊米二十九万，分存各州县界。邻省安阳等五州县限二万石、近水次祥符等三十五州县限一万石。均如所拟。加总督衔，仍领河南巡抚，又进兵部尚书衔。其秋，会剿王伦，事平，道内黄，病作。遣医往视，未至，卒。燁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恭惠。

裕城，燁子，字福天。自贡生入赘授道员。乾隆四十二年，除山东督粮道。调河南河北道。河溢仪封，大学士高晋工，以裕城从。仪封埽工蛰陷，坐夺官，命留任。四十六年，调江南河库道。裕城侍燁治河，尝著全河指要，谓：“治河当节宣并用，不当泥河不两行之说，偏於节束。”并上书当事，指陈南北岸诸险工。未几，河决青龙冈，注微山湖，冲运河。四十七年七月，河东河道总督韩鐸丁忧，青龙冈工未竟，上特命裕城署理。大学士阿桂视工曲家楼，请自兰阳至商丘别筑新堤。

裕城奏：“兰阳新开引河，其上游素称险要，必须内

有重障，外有挑护。大堤后旧有越堤，相去远，恐不足恃。请向东添筑格堤，临河近溜处加筑挑水坝。”上从之。又奏兖州伊家河在运河八闸之西，以分泄运河及濒湖诸水，应挑展宽深，上命速兴工。又奏伊家河兴工后，即往河南勘验引水子沟；仍往来山东、河南督察：上嘉之，并谕曰：“汝若能不自满而加以勤学，或可继汝父也。”伊家河工竟，四十八年，赐孔雀翎。是年，青龙冈工竟，请修筑运河堤岸，诣济宁勘估，奏需帑六十四万有奇，得旨允行。授河南巡抚。以秋审多失出，降三品顶带，停支养廉。四十九年，运河堤岸工竟，命议叙。师讨石峰堡乱回，道河南，裕城佐军兴，复顶带、养廉。五十年，调陕西巡抚。朝邑被水，上谕裕城就被水处将淤积泥沙建筑河堤。寻奏创建护城是，下部议行。调江西巡抚，五十二年，奏江西河路二千四百馀里，请以所获盗舟改设巡船，上嘉之。又奏丰城镇平堤中段水势冲激，不足捍御，请改建石是，从之。五十五年，调安徽巡抚。命来京祝八旬万寿，行次合肥，卒。

吴嗣爵，字树屏，浙江钱塘人。八岁而孤，母钱督之严，雍正八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大学士张廷玉奏改吏部。再迁郎中。嗣爵彊识，嫺故事。乾隆六年，授常州知府，再授保定，皆奏留部。旋命视学湖北，调福建。十三年，授淮安知府，迁淮扬道。洪泽湖盛涨，例当开天然坝。嗣爵曰：“开坝减暴涨，如下河州县生灵何？”持之力，卒无恙。十六年，调两淮盐运使。十八年，复授淮扬道，遭母忧，上谕曰：“防河官吏丛弊，故特由运使调用。河工与地方官吏不同，异假两月治丧，毕，在任守制。”

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调湖南，未行，奏江宁等三十

五州县积欠应徵口粮，请特旨缓徵。上谕巡抚讬恩多，讬恩多奏江宁等州县年丰，不当再请缓徵。上责嗣爵藉缓徵卸过，并为有司催徵不力地，命发江南河工，以同知用。二十五年，补宿虹同知，仍授淮扬道，移淮徐道。黄河盛涨，逼徐家庄缕堤，嗣爵督吏抢护，命署理河东河道总督。旋坐官运使时商人侵蚀提引公费，坐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三十四年，奏请修补丁庙、六里、南旺、荆门、戴村诸闸坝，并言：“运河两岸土工，临清以北为民堰，南旺以南为官堤，自临清至南旺，官堤、民堰交错。请凡民堰卑薄残缺处，督令修筑，官堤酌缓急次第培修。”上嘉之。署河南巡抚。三十五年，奏：“南旺湖北高南下，在运河西岸，值分水口之冲。伏秋汶水发，自关家、常鸣等斗门灌入，祇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济运。请於南旺下游土地庙前增建石闸一，以时启闭。”

三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四十年，奏：“丁家集黄河自北趋南，北岸新滩插入河心，致冲漫南岸民堰五百馀丈。毛城铺过水较大，下流亦不能容。今收正河头，测量河脣，濬引渠，筑子坝，於北岸旁黄河故道濬引河，来春相机开放，俾河改由北岸东下，不使旁注丁家集诸地。”又奏：“里河运口本设惠济、通济、福兴三闸，惠济尤为淮水入运关键，请俟春融修筑。”四十一年，又奏清口通湖引河凡五，为洪泽湖尾閘，并分别筹濬，运道以济。寻奏五引河中张家庄、裴家场二河水彗，应濬使宽深，从之。是年，上东巡，嗣爵覲行在，入对，不能兴，左右掖以出。改吏部侍郎，四十二年，乞罢，归。四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子璈，自有传。

萨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萨哈岱，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萨载，繙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江苏松太道，管苏州织造。果亲王弘谿短价令制绣缎朝衣，事发，

夺官。召还京，予主事衔。寻授萨哈岱苏州织造，命萨载侍行为佐。逾年，改授普福，命交两江总督差委。旋授松江知府。乾隆三十年，加道衔，复署苏州织造。三十四年，擢江苏布政使，仍兼织造。三十五年，署巡抚。巡抚永德请以华亭、宝山土塘改建条石，萨载言条石易倾圮。按察使吴坛请裁巡检弓兵，增州县捕役，萨载言不便，皆寝其议。三十六年，与总督高晋奏濬海州河道，又奏江苏社穀积至三十七万六千馀石，请察验，报闻。

三十七年，真除江苏巡抚。上命察屯田，萨载奏江安粮道属江淮、兴武等六卫，苏州粮道属苏州、太仓等四卫，令清釐册报，循新例四年一编审；加给江淮、兴武二卫屯丁垦田，运丁快丁终岁輓输，请加给津贴；太仓、镇海二卫田不随船，私相售典，循旧例借项赎回；从之。三十九年，河溢外河老坝口，偕河道总督吴嗣爵董工事，未两旬工竟，议叙。

四十一年，上东巡，覲行在，授江南河道总督。命与高晋察黄河海口淤沙。萨载先至，奏：“海口前在王家港，自雍正时接涌淤滩，长四十馀里；南岸为新淤尖、为尖头洋，北岸为二泓、三泓、四泓。二泓、四泓宽二十馀丈，潮至深二三丈；三泓宽四十馀丈，潮至深三四丈。河底有高低，河脣又渐远，淤积已久，难以施工。”上谕曰：“此海口自然之势，难以人力胜之。”寻与高晋奏请以清口东、西坝移建平城台，於陶庄迤上别开引河。是夏，运河及骆马湖水涨，萨载督吏防护，上嘉其妥协。寻开陶庄引河，四十二年二月，工竟。上谕曰：“朕屡次南巡，临阅清、黄交汇处，虑其倒灌，思引向陶庄北流。历任河臣未有能任此者。昨岁萨载奏请施工，与朕意合。据奏工竟，自此黄河离清口较远，既免黄河倒灌之虞，并收清水刷沙之益，实为全河一大关键。视齐苏勒例，予骑都尉世职。”

入覲，上命於拦黄坝迤上加筑坝为重门保障，并於旧有木龙三架迤上增设木龙。萨载回任，奏遵上指料理，上嘉之。冬，复奏：“新河河面首尾宽窄不同，请於北滩顺水势抽槽，酌留土格。俟来年水涨放溜

冲刷，使河面首尾宽阔相若。”绘图以进，上览图中北岸有新淤，因虑北淤则溜必南趋，识以硃笔，命萨载疏治。四十三年，奏：“高家马头新淤已刷动宽深，彭家马头新淤前作柴枕土坝。兹於滩面抽槽，候水涨冲刷。”旋署两江总督。四十四年，奏拦黄坝外旧河露淤滩，请於滩面筑束水堤为新河保障。寻实授两江总督。先是，高晋奏中河口门淤阻，议移下游李家庄，上命萨载勘奏。萨载请将清口东、西坝移筑惠济祠前，上从之。

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陶庄引河首尾宽而中窄，河身虽已刷深，水势尚嫌束缚。伏秋汛涨，恐宣泄不及。”命偕萨载勘覆。寻奏请河宽六十馀丈处展十馀丈，河宽不及六十丈处展二十馀丈。又奏：“云梯关外二套以下河流现行之道，道远而水浅，请於四泓以下增设闸坝；二套上迤西马港河旧堤残缺，应行修复；并於旧无堤处补筑新堤，下接北潮河西堰。”上从之。

夏，河溢郭家渡，命萨载与河道总督陈辉祖督护。是岁河水盛涨，初开毛城铺、苏家山、峰山头诸闸，次将清口东西坝全行拆展。萨载奏诸州县被水，睢宁、泗州为重，邳州、宿迁、灵璧、五河次之，现在抚恤宁贴。上谕曰：“实在无善策，祇可尽力抚恤，以期补过。”复命引河水入陶庄新河。寻奏丰、砀、铜、沛险工俱次第抢护，下游洪泽、高宝诸湖亦俱平定，俟水落堵筑。得旨：“览奏深慰。”先是，上临高堰阅洪泽湖砖石诸工，谕萨载石工卑者增

高，砖工悉改用石。萨载奏请酌量缓急，分三年修筑。八月，丁父忧，命百日满后仍署两江总督。四十六年，奏请自李家庄至临河集北濬引河，上命速为之。

六月，河溢魏家庄，水大至。萨载奏：“全河奔注，归入洪泽湖。清口展宽至八十丈，山盱五坝已开智、义二坝；而高堰诸地水势未消，盈堤推岸。未开三坝及车逻、昭关二坝，或坚守，或酌开，俟察勘后续奏。”上命坚守。寻续奏洪泽湖浪涌山盱五坝，所存仁、礼二坝，掣通过水，续开车逻、昭关二坝。上以各闸坝俱开，下河民田被淹，令察灾状速奏。八月魏家庄工竟。山东巡抚国泰奏运河积淤，水不能畅行，议於刘老涧坝旁开水口分泄，上命萨载往勘。萨载奏：“运河泄水宣畅，已开驼车头竹篓坝泄水入骆马湖，刘老涧九孔石闸亦过水。若议别开水口，不便使无水之区再受水患。”上韪其言。又奏：“微山湖东南两面水色澄清，沂河及骆马湖水不使涓滴入运，为运河腾空去路。永济桥孔亦无横坝拦截，水势畅消。”上称为有条理，命国泰听其指授，毋持己见。

十二月，兼署安徽巡抚。四十七年，奏请濬泗州谢家沟，泄睢河及杨疃诸河水入洪泽湖；又承上命濬铜山潘家屯引河。四月，河南青龙冈漫口既堵复蛰，大溜下注。上命宽濬潘家屯、刘老涧诸河，泄水归海。萨载请开张家庄引河与潘家屯引河分流，使湖泄入黄又多一路。上谕曰：“筹泄水之路，为今日急务，宜妥为之。”加太子少保。江苏巡抚吴坛议开

金坛漕河，自丹徒穿句容境分水脊达江宁。萨载奏：“分水脊即茅山之麓，地峻土坚，势不能开凿。请濬七里桥至巷口桥河道，与上、下河道宽深一律。”又请自镇江钱家港至江宁龙潭濬辟新河，及修濬金山对渡瓜洲城河，上嘉之。又奏请濬涟河，展骆马湖六塘河、盐河口门，均如议行。

四十八年正月，服闋，实授两江总督。河南青龙冈工竟，萨载奏黄河归故道，入江南境流行迅速，得旨：“欣慰览之！”上命移建沛县城。萨载奏请移旧城西南戚山，并修夏镇文武官署，丰、沛二县漕仓。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坐婪贿得罪，责萨载未奏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罚养廉三年。五十年，漕艘北行，以运中河浅阻，至天津误期。上责萨载开运中河不知建闸，水势一泄无馀；又清口东、西坝不能及早收束预为蓄水，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五十一年，足疾，请解任。遣医往视，命复原品。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诚恪，祀贤良祠。

子萨腾安，袭骑都尉，官至广西按察使；萨云安，官云南迤西道，坐事戍军台。

兰第锡，山西吉州人。乾隆十五年举人，授凤台教谕。擢顺天大兴知县。三十四年，总督杨廷璋请以第锡升补永定河北岸同知，吏部以大兴非沿河州县，议驳，再请，上特许

之。再迁永定河道。四十八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奏请河堤分界栽柳，并禁近堤取土；又奏仪封六堡、三堡滩面浅狭，水力较悍，请於新堤南筑月 是为障；皆从之。四十九年，奏：“河工绸缪防护，全在平时。堤有深浅，水有变迁，及车马践踏，豸窟鼠洞穴，必朝夕在堤，始能目睹亲切。至冬末凌汛，春初桃汛，尤应昼夜巡逻。应令驻工各员移至堤顶，禁勿私下；如有旷误，文武得互举。令以堤为家，庶不至疏防。”均如所请行。五十年，奏：“北岸黄沁等、南岸上南等旧堤，及兰仪等新堤，各增卑培薄；并加筑旧坝，添作挑水。”上命速行。五十二年，上以第锡署任三年，勤奋妥协，命实授。旋兼兵部侍郎。

河溢睢州十三堡，疏请罪，上以其地原无埽工，原之。工

竟，议叙。五十四年，调江南河道总督。河溢睢宁周家楼，疏请罪，上以河水异涨，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六年，奏勘毛城铺滚水坝、王平庄新挑引河，上奖第锡察验各工不草率。五十七年，请自淮安移驻清江浦，改建衙署，允之。五十九年，奏丰北汛接筑土坝过多，上游水势不能畅达，有碍曹、单河流去路，自请下吏议夺官，上命留任。嘉庆元年，河溢丰北汛，疏请罪，谕俟工竣覈功过。工竟，赐黄辫荷包，仍以不能先事预防停甄叙。二年，卒。

三年，第锡以河溢当偿帑二十万馀两。上以第锡尚廉洁，虑不能胜，谕山西巡抚伯麟，伯麟奏第锡遗田舍仅值一百四十馀两。上奖第锡清慎，谕道、以上及曾任总河各员分别代偿。

韩鏞，顺天大兴人，原籍贵州毕节。入赀授通判，拣发山东，授上河通判。累擢江南淮徐道。乾隆四十六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赖汶、泗来源及各湖接济。汶河上游东平戴村等处民堰，对岸沙淤，应凿滩抽沟，以展河势。泗河下游即为府河，自安居、十里二斗门入运，河浅堰卑，亦当疏治。蜀山、马踏、马场、南旺诸湖，现当济运泄水，堰根显露，正可取土培堤。”七月，河决祥符焦桥，疏请罪，上原之。工竟，命优叙。未几，河又决仪封曲家楼、青龙冈、大李家庄、孔家庄，凡溢四口。上令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赴工会督。水全出青龙冈，而孔家庄等三口皆塞。又命大学士阿桂履勘，又令山东巡抚国泰赴工会督。工垂竟，坝蛰复溃。大学士嵇璜议引河北流复故道，上以谕阿桂、李奉翰及鏞。鏞疏言：“青龙冈始漫，势甚汹涌，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赵二河，穿运归海。未久旋即断流，仍行南注。地势北高南下，若於南岸建堤堵截，欲回狂澜使之北注，诚如圣谕必不能行。水性就下，未便轻议更张。”阿桂等所奏亦略同，乃寝璜议，惟以河水北

行既已断流，责鑠何不即时具奏。

四十七年正月，坝复蛰。上闻运道河以南深通，河以北多淤垫，命鑠往微山湖北运河

察勘。二月，赴济宁，会国泰及巡漕御史毓奇察勘，请自济宁在城闸至峰县黄林庄，筑土堰、柴坝、椿埽、桥梁，设水站，置绞关；鑠并请察勘毕，还青龙冈工次。上命鑠往来督察，复勘伊家河、荆山桥诸地水势，请濬铜山潘家屯引河益使宽深，并濬骆马湖、六塘河及济宁南北徒骇、马颊、伊家等河。时青龙冈坝屡筑屡蛰，鑠遵上指迅筹宣泄，使黄水渐消。复还青龙冈工次，会阿桂等於兰阳三堡改筑大堤，濬渠道水出商丘七堡入正河故道。鑠旋以父忧去。四十八年三月，青龙冈工始竟。四十九年，服阕，授工部侍郎。部议鑠任河督时应偿帑十四万馀两，诏免十之七。五十四年，命会勘通惠、温榆二河，及朝阳门外护城河。调户部。五十五年，命往江南会同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督防汛。嘉庆三年，调兵部。四年三月，命守护裕陵。六年，以年老休致。九年，卒。

论曰：世业尚矣，於河事尤可徵。前乎此者，嵇曾筠有子璜，高斌有从子高晋。若李氏、何氏、吴氏皆继之而起，宏及子奉翰、燭及子裕城并有名乾隆朝，嗣爵子璈则下逮嘉庆，奉翰子亨特，贪侈隳绩，忝祖父矣。清时以诚笃名，第锡以廉洁著。青龙冈塞河决，历两载工始竟，阿桂主之，萨载、韩鑠佐之。详具其始末，见成功之难也。

列传一百十三

开泰 阿尔泰 桂林 温福

开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迁侍讲。上御门，开泰未入侍班，黜令乾清门行走。十三年，复编修。乾隆元年，迁国子监司业。八年，迁祭酒。督江苏学政。再迁内阁学士。三迁兵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授湖北巡抚。疏言：“社仓较常平尤近於民，而弊亦易滋。湖北社仓穀麦五十二万石有奇，散在诸乡，恐多亏缺。应飭道府按部所至，便宜抽验。”调江西。十三年，又调湖南。疏言：“户部咨各省常平仓穀，以雍正旧额为准。湖南溢额穀五十五万馀石，令糶价储库。臣维雍正旧额七十馀万石。湖南夙称产米，乾隆二年至八年，诸省赴湖南购米，先后计百七十五万有奇。中间又拨运福建、江苏。若尽糶溢额之穀，遇本省需用或邻疆告余，必致仓储缺额，买补不易。”疏上，以留心积贮嘉之。十五年，有寿抡元者，自言南河同知，赴湖南采木，布政使孙灏谕永州府为料理。寻得其诈伪状，开泰以闻，但言灏殊为未谙。上以灏瞻徇，何得但言未谙，知为开泰门生，斥其徇庇，下吏部严议，议夺官，命留任。寻调贵州。十八年，疏言：“古州募军屯田，户上田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今食指日多，生计艰难，请准屯户入伍充兵。”许之。擢湖广总督，加太子少傅。

二十年，调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与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

多布初为婚媾，继乃相怨构兵。旁近绰斯甲布、鄂克什、杂谷、巴旺、丹坝、明正、章谷、小金川诸土司皆不直莎罗奔。二十三年，莎罗奔攻吉地。吉地，色楞敦多布所居寨也。开泰与提督岳锺琪檄游击杨青、都司夏尚德等率兵分屯章谷、泰宁，令鄂克什、杂谷援革布什咱，攻金川，莎罗奔引退。寻复攻破吉地，色楞敦多布走泰宁求援，开泰复檄诸土司出兵助之，调杂谷土练千人分屯丹坝、章谷、泰宁，发黎、雅、峨边兵屯打箭炉，谕郎卡撤兵。郎卡，莎罗奔从子，为副酋，主兵事者也。事闻，上谓：“番目相攻，於打箭炉何与？”疑郎卡扰边，命开泰具实覆奏。开泰寻疏报章谷、巴旺土兵击败金川，莎罗奔焚吉地走，尽复革布什咱境，留绰斯甲布、明正两土司兵分守之，使色楞敦多布归寨。上谕曰：“番民挟仇攻击，不必绳以内地官法。宜以番攻番，处以静镇。”旋加太子太保。二十四年，松潘镇总兵杨朝栋入觐，开泰与锺琪奏朝栋衰

老，难期胜任。上责开泰何以不先奏，下吏部议，夺官，命仍留任。

二十七年，莎罗奔死，郎卡应袭。例，土司承袭，邻封诸土司具结。开泰以郎卡与诸土司皆不协，令毋取结，疏闻，上许之，命严谕郎卡知恩守法。未几，郎卡侵丹坝，取所属玛让，开泰檄绰斯甲布往援，使守备温钦等赴金川诘责。上谕曰：“郎卡狼子野心，即使诘责伏罪，岂肯永守约束？诸土司援兵既集，能协力剿除，分据其地，转可相安；若诸部不能并力剿除，而郎卡怙恶不悛，亦非开泰、岳锺琪四川绿营兵能任其事，应临时奏请进止。”二十八年六月，开泰奏九土司大举击破金川。上闻郎卡使人诣成都，开泰许进谒，抚慰之，而阴令九土司进兵，谕曰：“郎卡於绰斯甲布等屡肆欺凌，众土司合力报复。开泰既闻其事，惟应明白宣示，谕令悉锐往攻；而於郎卡来人

严为拒绝，且谕以尔结怨邻境，谁肯甘心？断不能曲为庇护。如此，则郎卡既不敢逞强，绰斯甲布等亦可泄忿。乃既用谕以笼络郎卡，又隐为各土司援助，郎卡素狡黠，岂能掩其耳目？殊非驾驭边夷之道。”命夺官，以头侍卫赴伊犁办事。寻卒。

阿尔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抚。以山东产山绸，疏请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椴櫟，免其升科。岁大水，阿尔泰先后濬兖州、沂州支渠三十有九，曹州、单县顺堤河二百馀里；培南旺、蜀山湖民埝；导章丘珍珠、麻塘二泉，新城五龙河溉民田；并及高苑、博兴、惠民诸县近水地，皆令蓺稻。筑洸河堤至於马场湖，以卫济宁州城，析白马湖引入独山湖以疏泗水，开汶上稻田数百顷。济东诸州县濒徒骇、马颊两河，支流相贯注，及哨马营、四女寺支河，皆次第疏治。濬卫河自德州至於馆陶凡三百馀里。泄寿张积水自沙、赵二河入运，泄东平积水入会泉、大清诸河，泄济南、东昌诸州县积水。开支河三十馀，循官道为壕，引水自壕入支河，自支河入徒骇、大清诸河。漳、汶合流，开引河，增子埝，以防盛涨。阿尔泰抚山东七年，治水利有绩，擢四川总督，加太子太保。

阿尔泰至四川，议平治道路：陆道北讫广元，西达松潘，东抵夔州，护其倾欹，补其缺落，兼葺大渡河泸定桥；水道自万县入湖广境，凿治险滩凡一百有奇。议以牧厂馀地招佃为田。议置义仓，捐穀千馀石以倡。议开南川金佛山磺矿。议筑都江堰。议松潘、杂谷、打箭炉三置仓储麦稞，备边储。上皆从其请。

初，征金川，以头人郎卡出降，罢兵。三十一年，复为乱，掠丹坝、巴旺。阿尔泰策以番攻番，令旁近绰斯甲布诸土司攻之。秋出行边，至杂谷脑。郎卡使请还所侵丹坝碉卡。复与提

督董天弼进至康巴达，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疏闻，上戒毋迁就苟安。三十五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掠鄂克什，阿尔泰赴达木巴宗，僧格桑出谒，还侵地。寻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三十六年，召还京，入阁治事。既，复令出领总督。金川头人索诺木攻革布什咱，僧格桑亦围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阿尔泰疏言：“两金川相比，如议出师，需兵既多，糜饷亦钜。兹令董天弼临之以兵，仍使游击宋元俊宣谕索诺木。”上责阿尔泰议非是，决策用兵，令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视师，佐以侍郎桂林，谕斥阿尔泰掩饰偷安，夺大学士、总督，留军治饷，以桂林代为总督。师克约咱，上以阿尔泰铸大砲利军行，予散秩大臣衔。

三十七年，与总兵宋元俊劾桂林覆军讳败，上为罢桂林，即命阿尔泰摄总督。俄移督湖广。阿尔泰疏言：“各路转饷，当招商承运。西路去内地近，南路山险途长，商不肯应募，当增运值。火药已运罄，当令云南、陕西协助。”上谓：“阿尔泰专领转饷，何不早筹画？今福隆安、阿桂皆至南路，始以一奏塞责。”命毋往湖广，仍以散秩大臣留军督饷。未几，阿桂疏言军至卡丫，无五日之粮；又言绰斯甲布转饷将一月犹未至。阿尔泰亦自陈请夺职从军。上责其倚老负恩，始终不肯以国事为念，命逮问。

阿尔泰初至四川，上以天坛立灯竿，下四川求楠木。阿尔泰附运木材以进，言出养廉采献。既乃私语人，谓他日且以此负累。语闻上，上心嫌之。至是，诏罪状阿尔泰，犹及此事，斥为昧良饰诈。川东道托隆入见，发阿尔泰赃私，下继任总督富勒浑严鞫。三十八年，狱具，拟斩，上命赐自尽。

桂林，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两广总督鹤年子。桂林自廩生入赘为工部主事。累迁山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

三月，擢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九月，命佐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讨金川。十一月，授四川总督。小金川头人在卡外投文饒土宜，桂林卻不受，檄罪状其酋僧格桑。旋督兵收约咱，进克其东山梁大小碉五、石卡二十馀。疏请添调黔、陕兵五千益师，上许益陕、甘兵三千。桂林旋督总兵宋元俊攻卡丫，进据墨尔多山梁。上嘉其措置合宜，手诏谓：“无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赖在军机处半年，日聆朕训也。”

三十七年，克卡丫，复破克郭松、甲木、噶尔金。进克噶尔金后山梁，分兵攻东山梁，袭阿仰，自墨垄沟进取达乌围。是时大金川酋索诺木攻陷革布什咱，屯兵其地。桂林议乘索诺木兵力未备、革布什咱人心未定，与元俊分兵五道并进，并约将军温福合击，密令革布什咱降酋旺勒丹等约其戚加琿尔为内应，遂收革布什咱寨落七十馀里。旋令元俊及守备陈定国率绰斯甲布士兵屯甲尔垄坝，进攻默资沟、吉地，断其水道，进攻丹东。上奖桂林甚合机宜，促元俊乘胜深入取索诺木。

桂林遣裨将自东山梁墨垄沟越岭进攻，别遣兵出问道，自札哇窠山梁縋崖设伏师。既度东山梁墨垄沟，札哇窠伏兵亦起，贼败窜，克大碉一、石卡二十一。别遣参将常泰环攻党哩，都司李天贵等攻沙冲，革布什咱头人为内应，贼尽歼。党哩、沙冲地并复。总兵英泰等复攻克达乌官寨。上嘉其功，赐御用玉鞞。再进攻克格乌巴桑及那隆山岭。元俊别攻克丹东及觉拉喇嘛寺，诛贼渠三百、番众百三十馀。革布什咱地尽复，桂林檄定国将所调绰斯甲布兵驻界上听调。上以革布什咱既复，正当乘胜进剿金川，攻其无备，责桂林失算。

桂林复督兵攻达乌东岸山梁，参将薛琮战没，琮骁将，深入粮尽。桂林既失期不会师，又不以时遣援，军尽覆，疏请治罪，述战状不敢尽。元俊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其虚诞，并言桂

林在卡丫建屋宇以居，迫属僚供应，与副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等终日酣饮，诸将罕得见；密令腾龙畀总兵王万邦白金五百，赎被掠官兵，希图掩饰。上夺桂林职，命额駙、尚书、公福隆安驰往按治，寻奏所劾皆虚，惟官兵伤损不即察奏属实；至赎被掠官兵，乃在军户部郎中汪承霈闻巴旺、布拉克底士兵归失道，官兵告桂林，发白金五百交腾龙备赏，事为元俊构陷，请分别治罪。上以桂林在军日亲曲蘖，止图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致北山梁伤损多兵，不得为无罪，命戍伊犁。三十八年七月，予三等侍卫衔，仍诣军前督粮运。四十年，授头等侍卫。寻授四川提督，迁两广总督。卒，加太子太保衔，谥壮敏。

温福，字履绥，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文华殿大学士温达孙也。自繙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乾隆初，累迁户部郎中。外擢湖南布政使，历四年；移贵州布政使，亦四年。坐平远民鬲讼庭、按治草率，夺职，戍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起内阁侍读学士。从定边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叶尔羌，枪伤颧。擢内阁学士，迁仓场侍郎，予云骑尉世职。外授福建巡抚，内迁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进理藩院尚书。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授定边右副将军，以侍郎桂林佐之，共讨贼。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桂林自打箭炉出南路。时小金川头人泽旺子僧格桑割地乞援於大金川头人索诺木，索诺木潜遣兵助之。上命先剿小金川，且勿声大金川罪。温福至打箭炉，分兵三道入：温福出巴朗拉，提督董天弼自甲金达援达木巴宗，总督阿尔泰自约咱攻僧格桑。十一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十二月，至巴朗拉，战三昼夜，贼败去。三十七年正月，取达木巴宗。进攻斯底叶安，而分军出别斯满、玛尔瓦尔济，两路夹击，进克资哩。再进克东玛，再进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取诸碉寨。再进得博尔根山梁，并攻克得玛觉乌寨落，攻公雅山。十二月，

授定边将军，以阿桂、丰升额副之。进克明郭宗，再进克底木达。底木达者，僧格桑父泽旺所居寨也。师至，俘泽旺，槛致京师，诛於市，而僧格桑奔大金川。温福檄索诺木令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将进讨大金川，温福等疏言：“前此张广泗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实祇有六路，皆以抵勒乌围、噶尔依为主。一为卡撒正路，自美诺至噶尔依，约五程，为傅恆进兵路；一为丹坝，自维州桥经番地抵勒乌围，约二十馀程，中有穆津冈天险，为岳锺琪进兵路；一地名僧格桑，自美诺抵噶尔依，六七程，即总兵马良柱所行路；一为革布什咱，一为马尔邦，皆距噶尔依六七程，险狭难行；一为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三程，至噶尔依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难攻。此外又有俄坡一路，从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仅二程，路较平。今当由卡撒正路进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绰斯甲布土司原出兵复其侵地，可为犄角。其馀各路，分兵牵制，使不能兼顾。”於是温福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入。温福性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故事，以碉卡攻碉卡，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馀，强半散在各碉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督兵攻碉。士卒多伤亡，咨怨无斗志。温福日置酒高会，参赞伍岱叹曰：“焉有为帅若此而能制胜者？”因密疏闻上，温福亦疏劾伍岱。上命丰升额及额駙色布腾巴勒珠尔按治。温福又言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倾陷，上为夺伍岱职，令色布腾巴勒珠尔逮诣热河行在，狱成，戍伍岱伊犁。

三十八年春，温福师至功噶尔拉，贼阻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军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军屯底木达。木果木、底木达皆故小金川地，索诺木阴使小金川头人煽诸降番使复叛。诸降番以师久顿不进，遂蜂起应之。先攻底木达，天弼死

之，次劫粮台，潜袭木果木。温福不严备山后要隘，贼突薄大营，夺砲局，断汲道。时大营兵尚万馀，运粮役数千，争避入大营，温福坚闭垒门不纳，轰而溃，声如坏堤，於是军心益震。贼四面蹂入，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参赞海兰察闻警赴援，殿馀兵自间道出。小金川地尽陷。上初闻温福死，诏予一等伯爵，世袭罔替，祀昭忠祠。既，刘秉恬、海兰察、富勒浑各疏言温福僨事状，命夺伯爵，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十一年，命并罢之。子勒保、永保，皆有传。

论曰：金川再乱，开泰、阿尔泰皆主以番攻番，迟回坐误。桂林有宋元俊不能用，反齟齬之，拥兵不进。阿尔泰与元俊劾桂林，此其意以军国为重，不屑屑阿贵近、疏卑远，宜若可成功，乃坐蜚语败。温福锐进，似胜开泰辈，乃又刚愎，有董天弼不能用，予兵至少，令僻处军后，卒致僨溃，徒以身殉，岂不惜哉？

列传一百十四

刘藻 杨应琚 子重英 苏尔相 明瑞

刘藻，字素存，山东菏泽人。初名玉麟，以举人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一等，授检讨，更名。累迁左佾都御史。圆明园工兴，疏言：“园工不过少加补葺，视前代饰台榭之观者度越何啻万万？臣愚以为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乞皇上慎始虑终，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来岁诸工酌量停减。”上嘉纳。迁通政使。六年，擢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寻以高邮诸生求赈而鬻，左授宗人府府丞。藻居扬州候代，有吴之黼者，以文求教，藻行，馈糟鱼，受之，中途发视，得白金四百，藻畀两淮运使硃续晫还之黼。上闻，谕曰：“如此方不愧四知！”旋乞养归。孝贤皇后及长皇子定安亲王丧，藻诣阙入见。会大学士张廷玉乞归失上指，因奖藻，谓其知君臣休戚相关大义，以媿廷玉，加藻内阁学士衔，赐人蓂二斤，命归养母。母丧终，二十一年，授陕西布政使。

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加太子少保，兼领贵州巡抚。二十九年，例行大计，巡抚图尔炳阿未至，藻疏请先期举行，上嘉之，旋授云贵总督。三十年，疏言：“年来木梳野匪与缅甸所属木邦构衅，又与耿马土司毗连。自木邦至滚弄江，应设卡防守，请於各土司就近派拨。”诏如所请。

三十一年，移湖广总督，未行，寻奏：“副将赵宏榜等赴孟连、耿马剿逐莽匪，镇臣乌尔登额赴滚弄江口。臣於普洱、

思茅各隘调度。”又奏言：“由小猛仑进攻九龙江、橄榄坝诸寨，多斩获。惟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派赴整控江防御，冒昧渡江，遇贼败没。”寻奏琼诏等未死，请治贪功轻进之罪，上以“琼诏、明浩等遇贼败逃，又复妄言败没。此法所难宥，藻反称冒昧贪功轻进，何愤愤乃尔”？诏言：“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至调度赏罚，并可力为筹办，乃舛谬若此，岂堪复胜总督之任？”因左授湖北巡抚，命杨应琚往代。复谕：“应琚未至，藻当实力经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部议夺职，留云南效力。藻闻上怒，惶迫自杀，巡抚常钧疏报。上令应琚至普洱，为求医治疗，伤平，传旨逮问。常钧旋奏藻死，上复诏责其张皇畏葸，旅襯归葬，不得听其家立碑书历官事实。

三十二年，巡抚鄂宁奏言：“缅甸本莽瑞体之后。乾隆十八年，木梳头目甕籍牙逐其酋莽打喇而自立。夷人遂呼缅甸为木梳，或呼缅，或呼莽，非二种也。”

杨应琚，字佩之，汉军正白旗人，广东巡抚文乾子。应琚起家任子。乾隆初，自员外郎出为河东道，调西宁道。巡抚黄廷桂荐其才，高宗曰：“若能进於诚而扩充之，正未可量也。”累迁至两广总督。先后疏请练水师，筹军食，修漓水、陡河堤坝，贮柳、桂、庆、梧馀盐，皆如所请行。暹罗贡使殴伤通事，其国王鞫实，拟罚醵，遣使牒礼部。应琚曰：“属国陪臣无上交。”好语谕遣之，称旨。二十二年，移闽浙总督。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留兵五千垦特诺果尔、长吉、罗克伦。复以陕、甘非一督能治，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上遂命应琚督甘肃，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尝募巴尔

楚克回户治多兰沟渠，垦喀喇沙尔以西各台，又增置兵备道、总兵，分驻阿克苏、叶尔羌二城，逐为重镇。应琚奏办屯垦，遣兵购畜，部署纷烦；至是，疏自言其非，请因利乘便规久远。帝嘉纳，下其疏示中外。二十九年，移驻肃州，拜东阁大学士。

三十一年，缅甸大入边，滇事棘。缅甸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裹雁奔孟连。时应琚子重毅为永昌知府，诱杀之，木酋亦走。缅益横，入犯思茅。上移应琚云贵总督视师。应琚至楚雄，缅人渐退，师乘间收复。应琚往孟良、整卖正经界，集流亡，釐户口，定赋税，而令召丙、叭先俸分据之，请赏给三品指挥使。上以为能，赐珍物，官其孙茂龄蓝翎侍卫。又使人诱致孟密、孟养、蛮暮令献地，实则地悬缅境，内附特空言。诸将希应琚指，争谓缅势孤，易攻取。应琚初犹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所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副将赵宏榜慫恿之，遂下道、镇、府、州合议，亦谓寇势大，边衅不可开，总兵乌尔登额阻尤力，应琚滋不悛。

永昌知府陈大吕惧更初议，应琚乃往永昌受降，并为文檄缅甸，侈言水陆军五十万陈境上，不降即进讨。缅遂大发兵溯金沙江而上。其时宏榜顿新街，卻走。应琚闻警即遽疾，上命杨廷璋往代，遣侍卫福灵安携御医往诊；并谕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宝庆知府重毅省视。比廷璋至而疾已愈，乃令诸军进击，总兵硃仑出铁壁关，攻楞木，不克，寇势益张。提督李时升告急，应琚不报。缅甸议款，遂以楞木大捷入告，而缅已渐入户腊撒。

时总兵刘德成拥兵干崖，饮酒高会，时升屡趣罔应。应琚遣缅甸通判富森持令箭督战，德成始抵盏达。缅惧击其后，潜引去，应琚仍以捷闻。缅甸复入猛卯，参将哈国兴等引还，砲

械多遗失，应琚又报捷；并传令硃仑兼剿抚，阴示以和葺事，缅甸累乞和。逾岁，奏言：“缅甸酋弟卜坑率聂渺遮乞款附，恳予蛮暮、新街互市。”上察其伪，数诃责。嗣木邦告警，国兴军抵蛮暮，寇歛退，应琚又以复新街奏。上视所进地图，疑寇既屡败，何以尚据内地土司境，降旨驳诘。会福灵安先被命廉军事，具言宏榜诸人失守状，应琚亦劾德成等迟留不进，於是俱逮问，而以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不胜任，召明瑞代统其军。明瑞至，首发其欺罔罪，谓误木缅甸别为一事尤妄诞，鄂宁亦纠其掩败为胜。应琚恐，乃上言大举征缅，调湖广、川、滇军五万，五路并进，请敕暹罗夹攻，朝论皆斥之。未几，诏逮问，赐死。重穀亦坐笞杀人，弃市。

重英初至云南，隐以监军自居，嗣为鄂宁所劾，命以知府从军。明年，军士患饥，缅嗾诈媾和，参赞珠鲁讷遣重英往报，被执。上以重英且降缅，下其子长龄狱。已，缅归俘卒，赉贝叶书，附重英书乞罢兵，拒弗纳。四十一年，缅出都司苏尔相议和，仍弗许。五十三年，缅闻暹罗受封，乃款关求贡，并还重英。重英陷缅后，独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上大悦，进道员，释长龄出狱，比以苏武之节，御制苏杨论旌之。俄，病卒。

苏尔相，甘肃灵州人。自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有劳，累迁云南奇兵营都司。三十五年，云贵总督彭宝以缅甸表贡久不至，遣尔相赍檄往谕，被留，迫使上书阿桂申表贡之议。上谓尔相且降缅，命甘肃疆吏执尔相妻孥致京师，子一、女二死於狱，妻死於道。四十一年，缅始送尔相还。上命阿桂传谕，令其诣京师，引见，授游击，赐诗亦比以苏武。累迁腾越镇总兵，兼署云南提督。卒。

明瑞，字筠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富文子。

自官学生袭爵。乾隆二十一年，师征阿睦尔撒纳，明瑞以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有功，擢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於公爵加“毅勇”字，号承恩毅勇公。二十四年，师征霍集占，复有功，赐双眼花翎，加云骑尉世职。师还，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出为伊犁将军，进加骑都尉世职。

三十年二月，乌什回为乱，驻乌什副都统素诚自戕，乱回推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渠，拒守。明瑞遣副都统观音保往讨，而帅师继其后。乌什回二千馀出御，明瑞与观音保力战破之，夺砲台七。贼入城，师合围。明瑞疏陈素诚狂纵激变，及参赞纳世通虐回民，阻援师，副都统弁塔哈掩败妄奏诸状，上令尚书阿桂至军，按诛纳世通、弁塔哈。贼夜袭我军，我军诃知之，预为备，射赖黑木图拉殪，贼拥其父额色木图拉为渠。明瑞以兵六百馀夜携云梯薄其城，不克，则毁其堞，且断汲道。贼待阿富汗援不至，乃缚献额色木图拉等四十二人降，明瑞悉斩之，其胁从及妇稚万馀送伊犁。乌什平。上以明瑞得渠魁，未详鞠为乱状，乱回至围急始缚献首恶，不可轻宥，所措置皆不当，与阿桂同下部议，夺职，命留任。旋条上善后事，如所请。

是时缅甸为乱犯边，总督刘藻战屡败，自杀。大学士杨应琚代为总督，师久无功，赐死。三十二年二月，命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明瑞议大军出永昌、腾越攻宛顶、木邦为正兵，遣参赞额尔登额出北路，自猛密攻老官屯，会於阿瓦。十一月，至宛顶，进攻木邦，贼遁，留参赞珠鲁讷、按察使杨重英守之，率兵万馀渡锡箔江攻蛮结。寇二万，立十六寨，寨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列象阵为伏兵。明瑞统兵居中，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李全据东山梁，观音保、长青据西山梁。贼突阵西出，观音保、长青力战，明瑞督中军进，杀贼二百馀，贼退保栅。明瑞令分兵为十二队，身先陷阵，目伤，犹

指挥不少挫。贼阵中群象反奔，我兵毁栅进，无不一当百。有贵州兵王连者，舞藤牌跃入阵，众从之，纵横击杀，馘二十馀，俘三十有四，贼遁走。捷闻，上大悦，封一等诚嘉毅勇公，赐黄带、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袭承恩公畀其弟奎林。扎拉丰阿、观音保劝明瑞乘胜罢兵，明瑞不可。

师复进，十二月，次革龙，地逼天生桥渡口，贼踞山巅立栅。明瑞令别军出大道，若将夺渡口，而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乘雾径渡，进据山梁。贼惊溃，浮馘二千馀。复进至象孔，粮垂罄，欲退，虑额尔登额师已入，闻猛笼土司粮富，且地近猛密，冀通北路军消息，乃移军猛笼。贼尾我军后，至章子坝，我军且战且行。明瑞及观音保等殿，日行不三十里，至猛笼已岁除，土司避匿，发窖粟二万馀石。驻三日，复引军趋猛密，人持数升粟，焚其馀积。贼蹙我军行，至夕驻营，初相距十馀里。贼诃我军饥疲，经蛮化，我军屯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不一死战，无焦类矣！贼识我军号。明旦我军传号，若将起行，则尽出营伏箐待。”明旦贼闻声，蚁附上山。我军突出发枪砲，贼反走，乘之，斩四千有奇。自此每夜遥屯二十里外，明瑞令休兵六日。贼栅於要道，我军攻之不能拔，得波囊人引自桂家银厂旧址出。上闻明瑞深入，命全师速出。诏未达，三十三年正月，贼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师溃自戕，执重英以去。额尔登额出猛密，阻於老官屯，月馀引还。绕从小陇川缓行，巡抚鄂宁檄援，不应，於是明瑞军援绝，而贼自木邦、老官屯两道并集。二月，至小猛育，贼麇聚五万馀。我军食罄，杀马骡以食；火药亦竭，枪砲不能发。明瑞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分队溃围出，而自为殿，血战万寇中。扎拉丰阿、观音保皆死。明瑞负创行二十馀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於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

事闻，上震悼，赐祭葬，谥果烈。建旌勇祠京师，诸将死事者扎拉丰阿、观音保、李全、王廷玉，命并祀，珠鲁讷以自戕不与。额尔登额及提督谭五格坐失机陷帅，逮诣京师，上廷鞫，用大逆律磔额尔登额，囚其父及女，并族属戍新疆；谭五格亦弃市，而以其明日祭明瑞及扎拉丰阿、观音保，上亲临奠。

明瑞无子，以奎林子惠伦为嗣，袭爵。自侍卫累迁奉宸院卿。嘉庆初，剿教匪湖北，自荆门、宜城逐贼入南漳山中，赐玉搬指、荷包；复逐贼至长坪，射贼渠，殪，馀贼兢集，中枪死，赐白金三千。

论曰：藻起词科，以廉被主知，陟历中外。应璩持节临边，著声绩。要皆不习军旅，措注失条理，事败身殉。明瑞深入，度敌不可胜，遣诸军徐出，而躬自血战，誓死不反顾，功虽不成，忠义凜烈，足以誓敌矣！

列传一百十五

常青 蓝元枚 蔡攀龙 梁朝桂 普吉保 丁朝雄
鄂辉 舒亮

常青，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常青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署闽浙总督。诸罗县民杨光勋与其弟争家业，纠众立会，县吏捕治不服，常青令按察使李永祺往按。上以台湾在海外，不可轻纵，谕勿使蔓延疏脱。寻实授闽浙总督。十二月，林爽文乱起，陷彰化，知县俞峻死之。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复如泉州会陆路提督任承恩调度，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寻复令承恩自鹿耳门继进。五十二年，奏贼陷诸罗。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堵剿，贼势稍沮。爽文漳州人，其徒率漳籍。移会两广督臣防范，上责其张皇。授李侍尧闽浙总督，而移常青湖广。

既又命常青渡台视师，四月，至台湾。劾仕简、承恩迁延观望，拥兵自卫；壮猷守凤山，贼至，弃城走。谕逮承恩，罢仕简候命，而诛壮猷，遂授常青为将军。贼攻府城，常青督诸军御战，有所俘馘；贼攻桶盘栈，令游击蔡攀龙等分驻力御。奏入，上以常青年逾七十，能如此勇往督战，手诏嘉奖，授其子刑部笔帖式喜明三等侍卫，驰驿往省，并赐御用搬指。旋奏爽文还大里杙旧巢，其徒庄大田等万馀人分扰南路，拟先南剿大田，乃北取爽文。上韪之，下部优叙。旋奏剿贼南潭，歼贼

六百餘；爽文之徒庄錫舍出降，擒偽軍師番婦金娘，請檻車送京師，上命授錫舍守備。又奏進剿鳳山，出城未十里，賊三面並進，官兵奮勇擊退；賊勢蔓延，請厚集兵力，遣大臣督戰。上命陝甘總督福康安往視師。旋奏：“賊犯府城，為丁朝雄擊退。官軍攻庄大田於南潭，殺賊二百餘。大營距府城未遠，勢相犄角，無後顧之虞。”得旨嘉獎，賜雙眼孔雀翎。旋迭奏鹽水港、笨港均為賊據，糧道既斷，諸羅勢甚危；令總兵魏大斌赴援，戰賊失利，又令游擊田藍玉援大斌。上以兵分力薄，飭常青調度失當。又諭：“常青駐軍桶盤棧，距南潭不過五里，不將賊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結營自守。肘腋之間，任其逼處。

八月，命福康安為將軍，督諸將海蘭察、普爾普等大出師討爽文。諭常青，謂：“非責其師無功，特以年已七十，軍旅非所素習。福康安未至，仍當相機進剿。”旋奏：“賊自南潭來攻，侍衛烏什哈達等擊敗之。因雨後路滑，收兵；又進攻南潭，焚草薨數百間，以天晚，山徑偏仄，不便深入。”薨謂賊所居草屋也。上以其屢稱遇雨路仄收兵，傳旨嚴飭。上又聞賊詞知軍中暑濕多病，常青機事不密，又不督兵深入，屢詰責。旋奏總兵梁朝桂剿賊多斬獲，提督柴大紀報諸羅圍急，令副將蔡攀龍赴援。上諭令親援大紀，待福康安至，合軍進攻。旋奏同江寧將軍永慶等在竹篙厝等處殲賊甚眾；山猪毛社義民尤趨捷，獲砲一，生擒賊目張招。又奏總兵普吉保克月眉庄，距諸羅五里，令與大紀並力固守；又令諸生劉宗榮等給番社土目札諭防賊牽匿。屢得旨嘉許。

福康安渡台灣。上授常青福州將軍，留辦善後，令從將軍職戴單眼孔雀翎。福康安劾大紀貪劣狀，上責常青徇隱，奪職，交福康安嚴鞫。福康安旋以常青自承徇隱，請交部治罪，上特宥之。召詣京師，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五十四年，授禮部尚書、

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十八年，卒，谥恭简。子喜明，官至徐州镇总兵。

常青初视师，福州将军恆瑞，水陆二提督任承恩、黄仕简皆在行，战无功。承恩、仕简以误军机坐斩，台湾平，赦出狱。仕简至狼山镇总兵，承恩亦至副将，恆瑞自有传。

蓝元枚，字简侯，福建漳浦人，提督廷珍孙。父日宠，官福建铜山营水师参将。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一年，命发广东，以外海水师参将用，补海门营参将。累迁总兵，历台湾、金门、苏松三镇。四十九年，授江南提督。五十二年正月，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命元枚驰驿往泉州，署福建陆路提督，驻蚶江策应。至福州，奏言：“师渡台湾，乱民溃散，虑入内山与生番勾结。”上谕令速捕治，俾尽根株。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讨爽文，坐逗留夺官，以命元枚，并赐孔雀翎，授参赞，趣率兵渡鹿仔港，会总督常青进讨。六月，元枚率兵次鹿仔港，与总兵普吉保师会，即夜，师分道自柴坑仔、大武陇入，杀贼甚众。上嘉之，赐双眼孔雀翎。

元枚所将止浙江兵二千，奏请益师，上命总督李侍尧发福建兵二千、广东兵三千益元枚。时总兵柴大纪坚守诸罗，元枚使告大纪，期会兵攻斗六门。战阿栋社，战埤头庄、大肚溪，屡杀贼。复进攻西螺，焚条圳塘、中浦厝诸地贼庄。元枚族人启能等七十九人自贼中出，使为导。元枚奏闻，并言如察出启能等已从贼，当立诛。上嘉其公当，赐缙丝蟒袍、上佩荷包，并谕：“启能等既来归，前此已否从贼，不须追诘。”诸罗被围已两月，大纪屡就告急，上屡趣元枚赴援，谕：“廷珍平殊一贵，七日而事定。元枚当效法其祖，毋负委任。”七月，元枚病作。八月，贼自竹子脚、大肚溪、柴坑仔三道来攻。元枚力疾出战，病益剧，越十日，卒於军，赠太子太保，发白金千

两治丧，赐祭葬，谥襄毅。元枚谥同廷珍，时称小襄毅以别之。

蔡攀龙，福建同安人。自行伍屡迁至福建澎湖右营游击。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为乱，巡抚徐嗣曾檄诣军。五十二年，贼破凤山，总兵柴大纪令督兵捕治。贼攻台湾府城，攀龙出战，屡破贼。贼屯西园庄，攀龙率诸将瑚图里、丁朝雄分道攻之，杀贼三百。贼复攻府城，总督常青令攀龙率诸将孙全谋、黄象新等御战。贼乘东、南二门，攀龙等力战，杀贼数百，夺九节砲。论功，擢北路协副将，赐孔雀翎。贼复至，攀龙督战，复杀贼三百馀，予强胜巴图鲁名号。七月，常青令攀龙援柴大纪诸罗，上命授海坛镇总兵。攀龙师至盐水港，分八队以进。雨大至，贼乘雨合围，诸将贵林、杨起麟、杭富皆战死。会大纪以师来迎，攀龙及全谋兵不及千人，偕运饷民三千人入诸罗，复出城杀贼。总督李侍尧闻攀龙兵达诸罗，未知贵林等战死状，谓诸罗围已解，入告。上擢攀龙陆路提督，参赞军务，贵林、起麟、全谋并迁官。俄，侍尧复疏陈，上命恤战死诸将。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疏劾大纪，因言攀龙军嘉义西门外，并无出城杀贼事，自请夺职。拟请令还海坛本任。上谓攀龙屡战有功，其过尚可宽。五十三年，逮大纪治罪，移攀龙水师提督。师攻大武陵，令攀龙驻湾里溪。爽文既擒，其弟勇及贼渠庄大田犹窥伺府城，攻湾里溪，图断府城道。福康安遣攀龙分道进攻，颇有斩获。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上自为赞，许为台湾战将中巨擘。师还，诸将言攀龙平庸，福康安亦言未能胜任，左迁江南狼山镇总兵。嘉庆三年，卒。

梁朝桂，甘肃中卫人。乾隆三十七年，以中卫营外委从征金川，先后攻克路顶宗、布朗郭宗及功噶尔拉、丫口、昔岭、阿喀木雅。三十九年，克湖普，进攻喇穆喇穆山梁，夺日丫口。四十年，剿勒吉尔博寨，先登被创。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山，

潜师入，尽克其城碉，据康萨尔至丫口山。十月，克西里山。录功，赐孔雀翎。累迁陕西潼关协副将。金川平，列五十功臣，图形紫光阁。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坐事罢。复起，自福建福宁镇移广东高廉镇。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庄大田应之，别为南路贼。朝桂率兵败大田於芎松，斩馘二百馀。贼众数千犯大营，击却之，毙贼三百。将军常青虑南路贼北扰诸罗，檄朝桂堵御，连败之南潭、中洲、十三里庄，歼数百人。九月，常青移师北路剿爽文，以朝桂守台湾府城，贼来犯，击走之。其冬，援参赞恆瑞於盐水港，毁贼藁，赐号奋勇巴图鲁；复同恆瑞自鹿仔草进剿镇平庄，受创，力战败贼。时提督柴大纪被围诸罗急，朝桂欲驰援，恆瑞不听，大纪以闻，帝令将军福康安察奏。会福康安抵鹿仔港，檄朝桂仍驻守盐水港及鹿仔草。

五十三年春，就擢福建陆路提督。檄剿麻豆庄、大武陇屯贼，通郡城要道。大田时据大武陇拒守，朝桂自茅港尾绕至阿里港迎截；复赴打狗、竹仔各港口截其走路。大田力不支，自牛庄窜极南之郎峤，负山阻海。福康安自风港进至柴城，分六队直逼海岸，与朝桂环攻之，大田及他贼目四十馀悉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金门巡洋舰被劫，以朝桂不能戢盗，移广西。再移湖广。卒。

普吉保，札库塔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年，以蓝翎侍卫从军征乌什，有功，补三等侍卫。三十七年，从参赞大臣舒常攻日旁，有功。三十九年，从副将军丰升额攻凯立叶山，进抵迪噶拉穆札山。贼分三队，普吉保偕侍卫玛尔占等夹攻，毙贼无算，赐冲捷巴图鲁名号。四十年，攻噶尔丹寺诸地，连破木城、石碉。上奖普吉保勇往，累擢福建汀州镇总兵。林爽文为乱，总督常青檄普吉保会剿，五十二年，率水师渡台湾，

迭破贼鹿仔港、八卦山，上嘉其奋勉。爽文见师至，退守斗六门、大里杙。普吉保以师进，爽文攻诸罗，赴援，抵笨港，率游击海亮等歼贼数百，毁贼庄七，得旨嘉奖，赐玉搬指、荷包、蟒袍。笨港溃贼纠众截我兵，普吉保击斩甚众。嗣以驻兵元长庄、月眉庄不进，旨严饬。寻攻大埔林，收复斗六门。爽文窜内山，普吉保从诸将徒步陟山搜捕。五十三年，以兵扼科仔坑口，合围，俘爽文。南路庄大田亦就擒。台湾平，图形紫光阁。普吉保初克鹿仔港，以福康安疏荐，授台湾总兵。明年，上念台湾初定，虑普吉保不能胜，命解任。寻授广西左江镇，坐责把总黎振乾投水死，戍伊犁。卒。

丁朝雄，字伯宜，江苏通州人。自行伍累擢福建台湾水师副将。乾隆五十一年，以任满赴部引见，至省城，闻林爽文乱起。朝雄策东港与凤山犄角，爽文所必争，白总督常青，请兵屯东港，断其粮道。常青不能用，遣朝雄还台湾，佐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讨爽文。

五十二年春，壮猷偕朝雄率兵二千馀击贼，馘三百，俘二十五。日将暮，贼复来攻，朝雄复杀贼百馀，贼始去。攻凤山，朝雄乘东门，首诸军入，凤山遂复。黄仕简檄朝雄守安平海口。贼攻府城，朝雄偕知府杨廷桦督兵民力御。贼攻桶盘栈，朝雄为前锋，出战，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率兵民继，复杀贼百馀，贼败走。冬，朝雄偕游击倪宾率兵千二百、义民二千馀攻东港。东港贼数万，其渠吴豹以海岸浅，度舟不能至，不为备。朝雄遣谍以水注贼砲，乘雨至水涨，遣兵民分道登岸杀贼，俘豹。以兵寡不能克，报常青请益兵。常青令驻港口护饷道。既，令攻竹仔港，毁贼舟。

五十三年春，复攻东港，仍遣谍以水注贼砲，督兵攻渡口，贼惊窜，逐三十馀里，乃倚山而军。贼夜来犯，朝雄戒勿动；

及晓，贼倦，掩击，大破之。爽文遣其徒来援，朝雄筑垒困之。贼溃围出，设伏断其归路，而自将追之，大破贼，遂复东港。福康安上其功，授海坛镇总兵。既，福康安劾柴大纪受陋规，言朝雄为安平协副将时亦有此，当夺职戍军台，上以朝雄攻东港战有功，命留任。林{髟刺}舵、林明灼者，海盗渠也，五十四年，朝雄巡洋至汜澳，破盗巢，得髟舵等；而明灼拒杀参将张殿魁。上责总督伍拉纳，伍拉纳以属朝雄，督舟师出海，遇诸大麦洋，俟其近，发大砲，毙数酋，明灼穷蹙，跃入海，官军钩致，俘以归。

五十五年，追论朝雄在台湾失察天地会邪教，当夺职；上谕伍拉纳朝雄在官状，伍拉纳言朝雄督水师捕盗有劳，命还任。五十八年，摄水师提督。五十九年，入觐，至清江浦，病笃。乞罢归，卒於上海舟中。

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分发四川试用守备。七迁建昌镇总兵。从大学士阿桂定兰州回乱，予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再迁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二年，署四川总督。将军福康安讨台湾乱民林爽文，上命鄂辉率四川屯练降番济师。寻授参赞，从渡海援嘉义。鄂辉屯东庄溪桥，攻克牛稠山竹栅，嘉义围解。逐贼至大排竹，歼之。师攻斗六门，贼自山下扑，鄂辉督兵冲截，贼奔逸，攻克大埔林、大埔尾二庄，贼溃。爽文自所居大里杙奔内山番界，鄂辉逐之至集埔。五十三年春，诘知爽文所匿地曰东势角，福康安督鄂辉及舒亮追捕，自归仔头至麻著社，分军，鄂辉自扑仔离东山路进，舒亮直取东势角。是役遂俘爽文，乱乃定。上命台湾嘉义立诸将帅生祠，鄂辉与焉。师还，图形紫光阁，赐双眼孔雀翎、云骑尉世职。鄂辉朝热河行在。

廓尔喀侵西藏，据济咙、聂拉木诸地。上促鄂辉还四川，

与提督成德帅师赴援，又命侍郎巴忠往按。巴忠先尝为驻藏大臣，习藏事，示意噶布伦，令赂廓尔喀返侵地。鄂辉等遂与议和，疏陈善后事。寻授四川总督。五十六年，廓尔喀渝盟，复侵济咙、聂拉木诸地。上命将军福康安督师讨廓尔喀，责鄂辉误用巴忠议致复生事，夺官，予副都统衔驻藏，听福康安指挥，福康安令督饷。工部尚书和琳劾鄂辉得廓尔喀贡表不上闻，命夺副都统衔，逮赴前藏荷校示罚。五十八年，命还京师，授拜唐阿。加员外郎衔，迁热河总管。

嘉庆初，命以侍卫诣荆州从剿教匪，战有功，以都统衔加太子少保，授湖南提督。屡破贼，与额勒登保等攻克石隆山，斩贼渠石柳邓，封三等男。二年，擢云贵总督。三年，卒，谥恪靖，祀贤良祠。四年，追论在湖北军中受餽白金四千，罢祀。

舒亮，苏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参领。师征金川，舒亮从副都统齐里克齐率健锐营为裨将。攻穆谷，舒亮伏山下待贼，杀贼甚众。攻卡角，贼匿山沟，舒亮於密箐中望见火光，以火器就击之，贼惊溃。以功，累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从克噶拉依，赐穆腾额巴图鲁名号。师还，图形紫光阁。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讨撒拉尔乱回苏四十三，舒亮从。初至，破贼华林山。贼掘濠设卡以自固。阿桂令海兰察自山西攻贼卡，舒亮自南山进，当贼锋，贼竞出，射舒亮，伤左股，舒亮拔箭裹创，复战，夺贼卡四，杀贼百馀。又与海兰察诃贼不备，以土囊填濠渡军，殄守濠贼，复夺十馀卡。苏四十三既诛，复剿华林寺馀匪。事平，还京师。

林爽文之乱，福康安出视师，舒亮以正黄旗护军统领为领队大臣。至台湾，福康安军道笨港救嘉义，令舒亮出别道分贼势。贼方据北大肚山拒我，舒亮迎击，败之，连破南大肚、王田、濂湑、半山、坑子诸庄，遂克乌日庄。会福康安军夹击，

解嘉义围。五十三年，爽文窜匿东势角。福康安督舒亮等追逮，令舒亮直取东势角，山径峻险，将卒皆步上，杀贼二千馀。爽文复走老衢峙，舒亮督诸军急进，获之，乱遂定。

上以台湾远在海外，主客民杂处，风俗素悍，命於府城及嘉义立诸将帅生祠，示威德。祠成，命以及在事疆吏，首福康安，次海兰察、李侍尧、普尔普、鄂辉、徐嗣曾，而以舒亮殿焉。寻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师还，命监爽文及其徒赖大等生致京师。赖大道病，舒亮令诛之，不称上意，命仍为护军统领。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再图形紫光阁。出为荆州、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坐私市貂皮，夺官，削世职。

川、陕、楚教匪起，命以三等侍卫从军。嘉庆元年，战襄阳，再战刘家集，屡俘斩贼渠。攻当阳，先登，额中枪，奋进，杀贼千馀，获其酋，遂克当阳，赐孔雀翎，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贼自锤祥分窜唐、邓，设伏吕堰驿，西窜贼歼焉；乃合兵逐东窜贼，战草店，复中枪，赉银丝盒、荷包。旋以纵贼渡滚河，夺孔雀翎、巴图鲁。二年，坐贼渡汉江，降三品顶戴。三年，复以总督勒保劾剿贼不力，夺官，以兵丁留军。寻卒。

论曰：林爽文乱起，常青及福州将军恆瑞并水陆二提督，躬率师东渡，徘徊坐误。高宗爵柴大纪，诛郝壮猷，欲以激励诸将；继以元枚代，功未竟而卒，终烦禁旅，始克底定。承平久，水陆诸军不足用，不得独为大纪罪也。鄂辉、舒亮从福康安出师，与攀龙、朝雄皆有战绩；然大纪力保危城，当时声誉远出诸将上。功名之际，有幸有不幸，固如是夫！

列传一百十六

宋元俊 薛琮 张芝元 董天弼 柴大纪

宋元俊，字甸芳，江南怀远人。以武进士授四川成都营守备，迁怀远营都司。乾隆二十年，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两土司乘隙为乱，元俊为抚定，集孔撒、麻书、金川、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绰沃、白立、章谷、瞻对诸土司断曲直，使顶经立誓。累迁阜和营游击。

二十九年，金川土司郎卡侵丹坝、绰斯甲布两土司，诸土司请兵，署总督阿桂、提督岳锺琪奏令元俊偕署副将长清谕各土司合兵进剿。移漳腊营参将，坐事左迁。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掠鄂克什，阿桂檄元俊宣谕僧格桑还侵地及所掠番民。复补阜和营游击。三十六年，革布什咱头人结郎卡子索诺木据革布什咱官寨，戕土司策楞多布丹，总督阿尔泰复令元俊往宣谕。小金川围鄂克什、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据纳顶寨，元俊与参将薛琮、都司李天佑率兵讨之，收纳顶寨，进攻索布大寨。琮率兵自山梁潜度，元俊与天佑渡河夹击，获石卡十八，屡战皆捷，明正土司碉寨七百馀尽复。

师入小金川境，取噶中拉、莫如纳、扎功拉等地，进克纳咱。阿尔泰及侍郎桂林以闻，擢松潘镇总兵。师攻甲木，贼据喇嘛寺为固。元俊及守备陈定国攻破之，尽收所属城、卡、碉、寨，据墨尔多山梁。师复进，天佑、定国攻西山梁，元俊同侍卫六十一、参将巴克坦布等自喇嘛寺绕攻郭松，参领普宁自西

山麓沿河攻甲木，侍卫哈青阿及琮自东山麓攻卡丫。师行以夜半，战自卯至巳，卡丫、郭松、甲木皆克。赐元俊孔雀翎。

三十七年，师攻革布什咱，元俊请於桂林，分兵为五道：一自郭宗济野宗攻木巴拉博租；一自章谷渡河夹攻，俾贼前后受敌，两军既合，先据默资沟，截金川来路，进取吉地官寨；一自巴旺之高石、嘉举诸山，分道攻萨玛多监藏布觉，取吉地；一自茂纽攻沙冲；一自喀勒塔尔攻党哩，会兵取丹东。策定，元俊及游击吴锦江等自章谷渡河据格藏桥，哈青阿、天佑出郭宗济野宗，两队军夹攻，贼惊溃，遂克木巴拉博租、萨玛多监藏布觉诸地。进克吉地官寨及默资沟。参将常泰等克党哩，都司李天贵等克沙冲，元俊复克丹东。复革布什咱地三百馀里，民户二千馀。

桂林遣陈定国调绰斯甲布兵驻军界上，备调遣。上责桂林不令元俊乘胜取金川。元俊旋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桂林欺诳及诸罪状，上为夺桂林职，令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命额駙、尚书、公福隆安按治。未至，诏元俊督兵赴绰斯甲布率土兵进攻金川。元俊奏：“自战失利，士气消沮，现在兵力不足并按两金川。请敕调湖南、湖北、山西、甘肃兵二万，分三道进军，计两月可竟事。”上以元俊请益师，未免张皇，令福隆安会阿尔泰、阿桂与元俊详悉覈计。上谕军机大臣，谓：“元俊能治事，熟番情；但其人似狡猾好事，当留意驾驭。”

寻，福隆安疏陈所劾桂林状不实，上以方进兵，元俊熟番情，诸事不必穷究；惟言：“桂林以白金畀金川赎被掠官兵罪最重，今汪承霈自承出其意。承霈以曹司从军，不当与其事。当诘汪腾龙，成信讞。”福隆安复疏言：“腾龙以金嘱王万邦待巴旺、布拉底克归迷道官兵予金为赏，元俊诱万邦令具札言桂林使赎被掠官兵。事为元俊陷。”上乃怒，责元俊奸狡负恩，

命夺职逮问，籍其家。参赞阿桂疏言：“元俊在川日久，熟番情，为近边土司所信服。诸将能驭番无出其右。臣遇事多与询商，冀收指臂之效。乞恩仍留军中，倘奋勉出力，使诈使贪，原所不废；如刚愎逞私，即据实严劾。”上命留总兵，还所籍财产。元俊同副都统永平、博灵阿等潜赴墨垄沟，进至郡崢。乘月督军登山薄贼卡，正大雾，我师腾跃入卡，克山梁三道、碉卡二十有四，进克格鲁克石。金川酋图占丹坝官寨，绰斯甲布土司发兵往助，阿桂奏令元俊增兵往剿，未行，卒于军。

元俊在边久，善驭诸土司。往时赉诸土司缯帛辄窳敝，元俊必以善者，诸土司皆喜。元俊出行边，诸土司率妻子出谒，异以茶、菸、簪珥，视若家人。稍不循法度，即诃谴，皆悚息听命。打箭炉徼外夹坝出没，元俊至，无敢犯行李者。诸番小有动静，争来告，以故元俊诸所措置皆中窳要。其得罪，上亦知其枉。既卒，其子犹戍边。四十一年，金川平。元俊部将张芝元请於阿桂，谓元俊有功无罪，徒以忤专阉被罗织，语甚切。阿桂为疏请，赦其子还。

薛琮，陕西咸宁人。父翼凤，河南南阳镇总兵。琮以廕生入巡捕营。累迁四川漳腊营参将。阿尔泰讨金川，以琮从。克纳顶、边谷诸碉寨。温福代阿尔泰视师，攻巴朗拉，琮战最力。又克卡丫，取通甲木。攻阿仰东山，总督桂林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将兵取墨垄沟，令琮将三千人自甲木、噶尔金后绕山道应大军夹击。桂林中道引还卡丫，又檄铁保、腾龙令退。琮深入，粮尽，待桂林不至。桂林令都司广著赴援。贼据高峰曰博六古通，险阻，广著师不得度。琮督兵直进，毁栅十馀，夺碉七十馀。贼力拒，琮督兵仰攻，中枪，没於阵，军尽覆，同死者都司张清士、陈定国等二十五人。阿桂破翁古尔垄，立祠战地祀琮等。

琮在诸将中号能战，元俊与最厚。尝与期旦日会师，孰后至当斩。琮至后二刻，元俊遣骑持刀呼取薛参将头。琮望见笑曰：“琮头当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元俊犹为琮请罪，以功论赎乃已。及桂林误琮战没，元俊愤激论劾，卒以是得罪。

张芝元，四川清溪人。以千总从副将军明亮征金川有功，积官至越嵩营参将。金川酋以番僧诃军事，芝元言於明亮曰：“军事每为贼知，非去其谋，灭贼无日矣。”会大风雪，明亮命芝元率数十人伪若以他事出者，宿番僧寺中。芝元故通番语，与僧饮甚欢，僧醉眠，芝元出寺聚柴焚之，僧皆死。贼谋断，因招降其众。寻从成都将军特成额驻兵江卡，捕夹坝，围本肯贼寨，焚其碉，毙贼甚众，擢懋功协副将。台湾林爽文为乱，芝元率屯练降番佐军。参赞海兰察等分攻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芝元为策应。贼据小半天山，将军福康安等自前山进，芝元与领队大臣普尔普领兵别为一队，夜半先发，绕大山夹攻贼后。黎明，诸军同抵山麓，攀援上，贼力拒，芝元先登，拔其栅，斩获无算，并堵贼去路。未几，爽文就擒。台湾平，擢建昌镇总兵，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寻调松潘镇总兵。廓尔喀掠西藏济咙、聂拉木，上命芝元率屯练降番往讨之。芝元至，值大雪，山谷皆满。芝元手大刀指挥，士卒皆感激用命，贼败走。廓尔喀再叛，芝元偕提督成德督兵攻聂拉木，守拍甲岭隘口断贼援，聂拉木遂下；乘胜攻济咙，复克之，贼惧，乞降。未几，卒。五十八年，论平定廓尔喀功，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芝元少以小校事元俊，后乃雪元俊枉。人以是多芝元，亦益贤元俊能知人也。

董天弼，字霖苍，顺天大兴人。自武进士授四川提标前营

守备。乾隆初，师征金川，天弼在军有功。累迁维州协副将。金川酋郎卡攻丹坝土司，天弼偕游击宋元俊谕郎卡归所掠，毁所筑碉，兵罢，迁松潘镇总兵。旋擢四川提督。郭罗克部劫西藏入贡喇嘛，上命天弼按治，未得其渠，诏责其苟且。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乱，攻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围其寨。天弼督兵驻达木巴宗，檄僧格桑敛兵退色达克拉，以其寨粮尽，乞徙达木巴宗。天弼与总督阿尔泰议留兵戍焉。

三十六年，僧格桑复围达木巴宗，并略木耳宗、巴朗拉诸地。天弼自打箭炉出边，徵省标及松潘、维州诸镇协兵，行至眠龙冈，贼已得巴朗拉，筑碉卡为久守计，且断我兵路。天弼议袭山神沟以解达木巴宗围，寻将四百人自山神沟至德尔密，克碉七，贼窜走；再进取毕旺拉，贼乘雾来犯，土兵惊溃，德尔密、毕旺拉皆陷。天弼疏请罪，上以天弼所将兵本少，总督阿尔泰不预策应援，宥其罪，谕以“当夺勉。再不努力，获罪滋重矣”。天弼复将五百人自木坪陟尧磧，顺山攻甲金达对面山梁，取碉二。天弼以鄂克什牛厂当要道，分兵歼守厂贼，驻军其地；乘胜上下截击，木坪、鄂克什诸土司错壤，要隘皆为我军有。未几，贼复袭据牛厂。上以阿尔泰师久无功，夺官。因责：“天弼始终贻误，与阿尔泰同罪，夺官，留军中充伍。如更退缩，正军法。”寻命下成都狱。诏未至，天弼以甲金达山峻不可上，求间道，得沟在两崖间。会大风雪，天弼率兵自沟中潜度，遂至达木巴宗，击僧格桑色达克拉；溃围出，并克木耳宗，迎温福师与会。上闻，命贷死，留军中。阿桂令天弼监火药军械。三十七年，师克资哩，阿桂令天弼将五百人驻焉。寻予副将衔，授重庆镇总兵。命督兵赴曾头沟，进至梭磨，梭磨土妇请以千人从。事闻，赐花翎。天弼督兵攻堪卓沟，自间道出纳云达，深入贼境五十馀里，克山梁三，破碉卡三十馀、

木城三。迎温福师会於布朗郭宗，克大板昭、木丫寨，得碉三十六、卡十六。上以温福已得布朗郭宗进克底木达，天弼所克不过空寨，疏语颇铺张，手敕戒之。寻授领队大臣。

三十八年，复为四川提督。时小金川已定，温福督师进讨大金川，令天弼以五百人守底木达。温福进驻木果木，号大营；底木达当贼来路，为要隘。温福檄三百人益大营，又去其后援。时温福以军屡胜，不以贼为意。金川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等以千余人诈降，温福使与厮养杂处，因诱诸降人为变，谗底木达兵弱无后援，六月乙丑朔，潜自山后拥众攻底木达，天弼率所部二百人抽刀力战，至夜半，贼以鸟枪数百环击，杀之。越九日，劫大营，温福亦死焉。上先命天弼驻丹坝，旋命移驻布朗郭宗，军中传贼来犯。时天弼方屯美诺，上命夺官逮治。总督刘秉恬疏言：“天弼自美诺驰赴底木达，途遇贼，右胁中枪死。”仍以贻误军事籍其家，戍其子举人联伊犁。

金川既平，获七图葛拉尔思甲布，传送热河行在，廷讯，具言天弼死事时力战状，乃赦联还，授内阁中书。

柴大纪，浙江江山人。自武进士授福建守备。累擢至海坛镇总兵，移台湾镇。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乱起。爽文漳州人，徙彰化，所居村曰大里杙。时奸民相聚，号天地会，漳州人庄烟为之魁，爽文与相结，谋为变。台湾知府孙景燧驰诣彰化，督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捕治，焚数小村以恫之。爽文因民怨，夜纠其徒来袭，赫生额等皆战死。明日，遂破彰化，景燧亦殉焉。傍攻诸罗、凤山，皆陷。大纪时以总兵守府城，贼分道来攻，大纪出驻盐埕桥御之，击沉贼舟数十，馘千馀。

五十二年春，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先后赴援。大纪出攻诸罗，克之，即移军守诸罗。旋以守府城功，赐花翎。

上以仕简、承恩师久无功，授总督常青将军，渡台湾视师。爽文攻诸罗，自二月至四月凡十至，大纪督游击杨起麟、守备邱能成等出战，杀贼数千。爽文之徒张慎徽伪降，大纪察其诈，置诸法。台湾诸府县皆编竹为城，不耐攻，大纪以忠义率兵民誓坚守。上嘉大纪劳，赐荷包、奶饼，下部议叙。六月，授福建陆路提督，仍兼领台湾总兵。盐水港者，诸罗通府城粮道也，贼来攻，大纪力御之。上促常青赴援，予大纪壮健巴图鲁名号，参赞军务。八月，上以常青衰老不能办贼，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令大纪参赞；而常青令总兵魏大斌援诸罗，贼邀诸途，退驻鹿仔草；复令总兵蔡攀龙援诸罗，大纪出战，迎入城共守。上移大纪水师提督，而以陆路提督授攀龙。十一月，加大纪太子少保。上以诸罗被围久，县民困守，奋力向义，更县名为嘉义。贼攻城益急，上密谕大纪：“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大纪疏言：“诸罗居台湾南北之中，县城四周积土植竹，环以深壕，壕上为短垣，置砲，防卫坚固。一旦弃之而去，为贼所得，虑贼势益张，盐水港运道亦不能守。且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馀人，助饷协守，以至於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上手诏谓：“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琅玕予其家白金万，促福康安赴援。

十二月，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囊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上谕谓：“大纪驻守嘉义，贼百计攻围，督率兵民，力为捍卫。朕谕以力不能支，不妨全师而出。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以数万生灵委之於贼。

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大纪尝奏贼以车载枪砲攻城，今福康安言得贼攻城大车，又委弃枪砲，为我军所得，足见大纪前奏不虚。大纪又奏县城食尽，地瓜、花生俱罄，以油糝充食。当时义民助饷，未必遽至於此。但大纪望援心急，以食油糝为词。普吉保、恆瑞两军尚复观望不进，若云犹有馀粟，则两路赴援更缓。此时县城存亡未可知，安怪大纪过甚其词耶？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指，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琅玕按治，福康安临致书军机大臣，言：“大纪纵兵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事闻，上谕谓：“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至其他声名狼藉、纵兵激变诸状，自当按治。”命夺大纪职，逮问。福康安寻以大纪纵弛贪黩、贻误军机，议斩，送京师。上命军机大臣覆讞，大纪诉冤苦，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廷讯，大纪犹力辩。五十三年七月辛巳，命如福康安议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

论曰：元俊、天弼在边久，熟情伪，习形势，诸番仰其威惠。元俊戾於桂林，激而欲自白，不得直；微阿桂右之，罪且不测。天弼又见嫉於温福，驱至寡之兵以投方张之寇，既死犹尚以为罪。若大纪有功无罪，为福康安所不容。高宗手诏，可谓曲折而详尽矣，乃终不能贷其死。军旅之际，捐肝脑，冒锋刃，求尺寸之效，困於媚嫉，功不成而死於敌，若功成矣，而又死於法。呜呼，可哀也已！

列传一百十七

福康安 孙士毅 明亮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恆子也。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再迁头等侍卫。擢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师征金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高宗命福康安赍印往授之，即授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八年夏，至军，阿桂方攻当噶尔拉山，留福康安自佐。木果木师败，温福死事，复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分道再举。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克其西各碉，与海兰察合军，克罗博瓦山；北攻，克得斯东寨。贼夜乘雪陟山，袭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督兵赴援，击之退。贼屯山麓，乘雨筑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逾碉入，杀贼，毁其碉，上手诏嘉其勇。进克色溯普山，破坚碉数十，歼贼数百。又与额森特、海兰察合军，攻下色溯普山南贼碉，遂尽破喇穆喇穆诸碉卡，并取得日则丫口。再进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贼潜袭我军后，福康安击之退。贼以距勒乌围近，屡夜出击我师，福康安与战屡胜。

阿桂虑贼守隘不时下，改道自日尔巴当噶路入；檄福康安攻下达尔扎克山诸碉。再进，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自山隙入当噶海寨，克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再进，克勒吉尔博寨。阿桂令福康安将千人从海兰察赴宜喜，自甲索进攻得楞山，焚萨克萨古大小寨数百，渡河取斯

年木咱尔、斯聂斯罗市二寨。再进，次荣噶尔博山。擢内大臣，赐号嘉勇巴图鲁。再进，至章噶。福康安偕额森特攻巴木图，登直古脑山，拔木城、碉寨五十，焚冷角寺，遂克勒乌围。

阿桂令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分其军为七队，福康安率第一队，夺达沙布果碉、当噶克底、绰尔丹诸寨为木栅，断科思果木走雅玛朋道。进克达噶木碉二，阿穰曲前峰碉木城各二十。焚奔布鲁木护起寨。取舍勒图租鲁傍碉一、寨二，格什格章寨一，萨尔歪碉寨三，阿结占寨二。陟科布曲山梁，尽得科布曲诸寨。四十一年春，再进，克舍齐、雍中二寺。自拉古尔河出噶拉依之右，移砲击其寨。噶拉依既下，金川平。论功，封福康安三等嘉勇男。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十二端、白金五百。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出为吉林、盛京将军。

授云贵总督。南掌贡象，自陈为交趾所侵，乞以馀象易砲。福康安谕以国家法制有定，还其象，不予砲。疏入，上深韪之。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四川莠民为寇盗，号咽匪，命福康安捕治。逾年，福康安疏言盗已徐戢，陈善后诸事。擢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召还京，署工部尚书。授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四十九年，甘肃回田五等立新教，纠众为乱。授参赞大臣，从将军阿桂讨贼。旋授陕甘总督。师至隆德，田五之徒马文燾出降。攻双岷贼卡，贼拒战，阿桂令海兰察设伏，福康安往来督战，歼贼数千，遂破石峰堡，擒其渠。以功，进封嘉勇侯。转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福康安为将军，而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时诸罗被围久，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坚守。上褒大纪，改诸罗为嘉义，以旌其功。陆路提督蔡攀

龙督兵赴援，围未解。福康安师至，道新埤，援嘉义，与贼战仑仔顶，克俾长等十馀庄。会日暮，雨大至，福康安令驻师土山巅，贼经山下，昏黑无所见，发铙仰击。福康安戒诸军士毋动。既曙，雨霁，海兰察已自他道入，师与会，围解。进一等嘉勇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大纪以方在围中，谒福康安未具囊鞬礼，福康安衔之，疏论大纪孰法、牟利诸罪状，并及攀龙陈战状不实。上大纪困危城久，攀龙亦有劳，意右之，诏谓“二人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戒福康安宜存大臣体。然大纪卒以是坐死。时论冤大纪，亦深非福康安嫉能，不若傅恆远也。福康安复劾攀龙，左迁；而福州将军恆瑞师逗遛不进，福康安与有连，力庇之，诏亦斥其私。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令海兰察督兵追捕爽文，槛致京师；复得副贼庄大田。台湾平，赐黄腰带、紫纁、金黄辫珊瑚朝珠。命台湾、嘉义皆建生祠塑像，再图形紫光阁。疏请募熟番屯丁，并陈善后诸事，要在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上悉从之。旋授闽浙总督。

五十四年，安南阮惠攻黎城，孙士毅师退。上移福康安两广总督，诏未至，福康安疏请往莅其事。上奖福康安忠，谓：“大臣视国如家，休戚相关，当若此也。”惠更名光平，乞输款，福康安为疏陈，请罢兵，上允之。御史和琳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福康安致木材，令湖广粮船运京师，福康安疏请罪。上手诏谓阮光平方入朝，特宽之；命夺职留任，仍罚总督俸三年、公俸十年。五十五年，福康安率光平朝京师，以获盗免罚总督俸。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免罚公俸。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师

出青海，初春草未盛，马瘠，粮不给，督诸军速进。行四十日，至前藏，自第理浪古如绒辖、聂拉木，察地势，疾行向宗喀，至辖布基。诸道兵未集，督所部分六队，趋擦木，潜登山，夺贼前后二碉，歼贼渠三、贼二百馀，擒十馀。进次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手红旗，拥众登，令设伏诱贼进，至山半，伏起横击，搴旗贼尽殪。进攻济陇，济陇当贼要隘，大碉负险，旁列诸碉卡，相与为犄角；乃分兵先翦其旁诸碉卡，并力攻大碉，缚大木为梯，督兵附碉登，毁垒。战自辰至亥，克其寨，斩六百，擒二百。捷闻，上为赋志喜诗书扇，并解御用佩囊以赐。

六月，自济陇入廓尔喀境，进克索勒拉山。度热索桥，东越峨绿山，自上游潜渡。越密里山，攻旺噶尔，克作木古拉巴载山梁。攻噶勒拉、堆补木诸山，破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塞。转战深入七百馀里，六战皆捷。上诏褒福康安劳，授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恃胜，军稍怠，督兵冒雨进；贼为伏以待，台斐英阿战死。廓尔喀使请和，福康安允之。廓尔喀归所掠后藏金瓦宝器，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进象、马及乐工一部，上许受其降。师还，加赐福康安一等轻车都统畀其子德麟，授领侍卫内大臣，视王公亲军校例，置六品顶戴蓝翎三缺，官其僉从。复图形紫光阁，大学士阿桂让福康安居首。

福康安初征金川，与海兰察合军讨乱回，同为参赞；及征台湾、定廓尔喀，皆专将，海兰察为参赞，师有功，受殊赏。上手诏谓：“福康安能克阳布，俘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当酬以王爵。今以受降班师，不克副初原。然福康安孝贤皇后侄，大学士傅恆子，进封为王，天下或议朕厚於后族，富察氏亦虑过盛无益。今如此戡事，较荡平廓尔喀倍为欣慰。”阳布，廓尔喀都城；拉特纳巴都尔等，其渠名也。五十八年，疏陈西藏善后十八事，诏从之。

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上虑其国且乱，命福康安如广西。福康安母卒於京师，令在任守制。福康安途中病，命御医往视。福康安疏言：“安南无事，乞还京师，冀得庐墓数日。”诏许之，加封嘉勇忠锐公。移四川总督。旋又率金川土司入觐。恆秀时为吉林将军，以采参亏库帑累民，命福康安莅谏，拟罪轻，上责福康安袒戚谊。复移云贵总督。方寒，赐御服黑狐大腿褂。

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等为乱，命福康安讨之。柳邓围正大营、嗅脑营、松桃三城，福康安师至，力战，次第解三城围，赐三眼花翎。福康安率贵州兵破老虎岩贼寨，诃得柳邓踪迹。和琳时为四川总督，将四川兵来会，攻满华寨，焚贼寨四十。柳邓入湖北，投三保，三保方围永绥，福康安督兵赴援。师当渡，贼筑卡拒守。分兵出上流，缚筏，纵民牧牛，设伏；待贼至掠牛，伏起，夺贼船，所缚筏亦顺流至，师尽济。攻石花寨，越得拉山战，杀贼甚众，令总兵花连布间道援永绥，师从之，战三日，围解。

进次竹子山，贼屯兰草坪西北崖，以板为寨，树旗东南山阙；乃设伏对山，仍督兵若将自山阙入。贼来战，伏兵发砲，贼溃，退保琅木陀山；再进，克之。山西为登高坡，与黄瓜山对，分兵出五道，冒风雨克黄瓜山，焚寨五十六；攻菹麻寨，夺大小喇耳山，焚寨四十。半生、三保悉众拒战，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击破西梁上中下三寨。再进至大乌草河，循河克沙兜寨、盘基坳山；战於板登寨，再战於雷公滩，贼屡败。取右哨营，渡河，於群山中越险，进克马蝗冲等大小寨五十。至狗脑坡，山益险，兵皆附葛藤，冒矢石，行陟其巅，破贼寨；再进，克虾蟆峒、乌龙岩。攻茶它，降者七十馀寨。上移福康安闽浙总督，进封贝子。

再进，克岩碧山，焚巴沟等二十馀寨。再进攻魔手寨山，

总兵花连布将广西兵克苗寨四十，赐貂尾褂。围高多寨，吴半生穷蹙出降。上官福康安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再进攻鸭保寨，鸭保右天星寨，为贼中奇险处，督兵自雪中求道，进取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董罗诸寨，赐御服黄里玄狐端罩。旋克大小天星寨。进攻木营，乘风雪夜进，拔地良、八荆、桃花诸寨。自平陇复乾州，尽克擒头坡、骡马峒诸隘，焚其寨三百。嘉庆元年，再进，克吉吉寨、大陇峒等寨。战於高吉陀，再战於两岔溪，屡败贼。贼袭木营，攻擒头坡，皆以有备败走。克结石冈，焚牧牛坪等大小寨七十。进克官道溪，再进攻大麻营石城，至廖家冲，夺山巅石卡。夜间，道出连峰坳，夺山梁七。上褒福康安，命赠傅卞互贝子。

福康安染瘴病作，犹督兵进，五月，卒於军。仁宗制诗以诔，命加郡王衔，从傅恆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

福康安受高宗殊宠，师有功。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指，糜滥滋甚。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德麟迎丧归，将吏具贖四万有奇，责令输八万。德麟旋坐零坛视牲误班，降贝子。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少颖异，力学。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归班待铨。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大学士傅恆督师讨缅甸，以士毅典章奏。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遣戍伊犁，录其家，不名一钱。上嘉其廉，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山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初上官，疏言：“广东海洋交错，奸宄易藏。惟有洁以持身，严以察吏，不敢因循讳饰。

“上谕以勉效李湖，湖为广东巡抚，以风厉有声为上所深赏也。

寻署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福康安议练兵，诏下云、贵、四川、两广、福建诸行省令仿行。士毅疏请广东练水陆兵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广西练兵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选人材精壮、技艺嫺习，责督、抚、提、镇实心训练；请严立科条，以惩积习。上谕曰：“此可徐徐为之，而必以实。”寻还巡抚任。广东民悍，多逋赋，州县吏当上计，或以私财应，冀课最，民益延抗为得计。士毅详覈积逋，遣幹按治逋赋最多诸州县，自乾隆四十年后，具册督追。州县吏以私财应计政者，察无他私弊，以督追所得偿之。上奖其能，惟谓：“州县吏职催科，乃以不能振作，民多逋赋。以私财应计政，不罪其诳已为宽典；若以督追所得偿之，将何以示儆？令续徵逋赋当悉入官。”茭塘者，群盗所聚，拒捕伤官。士毅擒其渠，戮以徇。上复嘉其能，赐花翎。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其仆受賕，事闻，下士毅按治得实，富勒浑坐谴。上以士毅持正，即迁两广总督。富勒浑疏论广东鹺政，请增运艘，按季徵饷价，复三十九埠运商清积逋。士毅受事，疏言：“增运艘，当去封押之扰，定经久之规，俾新旧船户皆各乐从；按季徵饷价，当复旧例，岁终奏销；三十九埠运商以逋课黜，中铅山、南康、上犹、英德四埠当先复，清积逋当自三十九埠始。”皆下部议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诣潮州戒备。师行，遣兵助剿，刍茭、器械皆立办，加太子太保，赐双眼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十三年，台湾平，图形紫光阁。会安南国王黎维祁为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叩关告变。士毅以闻，督兵诣龙州防镇南关，帝嘉其识轻重、知大体，命自广西入安南，别遣云南提督乌大经自蒙自进。阮惠遣将拒於寿昌江，又分兵屯嘉观。士毅师至，击破惠所遣将，渡寿昌江，再进至市球江，

惠守备甚设。士毅令阳於下游为浮桥，若将渡；密遣总兵张朝龙自上游渡，出贼后，贼恇扰。士毅勒兵乘筏渡，贼弃寨走；纵击，贼自投江中死，尸蔽江。游击张纯等亦击破惠屯嘉观军，副将庆成等设伏擒惠将。师再进至富良江，江南即黎城，惠令尽收战舰泊南岸拒守。士毅缚筏载兵，令提督许世亨将二百人夜过江，掠小舟数十，更番渡兵。黎明，兵渡者二千馀。惠军以舟遁，张纯追及之，分焚其舟，尽歼之，遂复黎城，阮惠走富春。维祁至军中，士毅承旨封为安南国王。捷闻，封一等谋勇公，赐红宝石顶。士毅辞，不许。命班师，士毅犹豫未即行。

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惠率其徒攻黎城，维祁亦挈其孥潜遁。士毅引兵退，渡市球江，驻江北。惠军追至，总兵李化龙殿，度浮桥，堕水死；浮桥断，提督许世亨等皆战死。士毅还入镇南关，维祁与母子偕至，置诸南宁。上以士毅不遵诏班师，有此挫折，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方惠追我师至富良江，士毅欲复渡江与决战，世亨力谏，谓损大臣、伤国体，令千总薛忠挽其缰而退。至是具疏自劾，令驻镇南关治事。惠寻遣使求内附，福康安至，与士毅严斥之。既，以黎氏督乱，不堪复立国，遂偕奏安南不必用兵状，帝从其议。寻召士毅还京师，授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直南书房。是年冬，命署四川总督，逾岁真除。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徵被谴，以士毅代之，谕以江南吏治废弛久，当黽勉整饬，毋徇隐。徐州王平庄河决，筑毛城铺堤堰，赈被水诸州县，俱称旨。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士毅自打箭炉出驻察木多，师已入后藏，复驰诣前藏，馈运无匮。以劳，复赐双眼花翎。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

士，兼礼部尚书。偕福康安、和琳驻前藏谋善后。福康安率金川土司入觐，命士毅再权四川总督。福康安移云贵总督，以和琳代之。上令士毅留四川董理讨廓尔喀之役军需奏销，士毅乞留福康安、和琳会覈，上不许。

六十年春，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侵四川酉阳境。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贼屯茶园溪，大雨旬日，调无备。夜击贼，人持短兵釜涌入，千总张超执长矛先登，斩其魁，追奔四十馀里。贼退据旗鼓寨，士毅移军从之。六月，卒於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

士毅故善和珅，病笃，遗书请入旗，高宗特许之，命均入汉军正白旗，授散秩大臣。寻以幼罢。十一年，自陈废疾，请以同祖弟玉墀袭爵，仁宗谕曰：“士毅克黎城，皇考命班师。士毅意在贪功，迟延失事，兵溃入关。所奏多有虚饰。朕体皇考遗意，未予追求。今均既病废，士毅原授伯爵当裁撤，并令均出旗归原籍。”

明亮，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都统广成子，亦孝贤高皇后侄也。初以诸生尚履亲王允禔女，为多罗额駙，授整仪尉。累迁銮仪卫銮仪使。乾隆三十年，授伊犁领队大臣，从征乌什乱回。再移宁古塔副都统。从征缅甸，有功。

三十六年，两金川为乱，命以护军统领佐四川总督桂林出师。明年，桂林师出墨茱沟，败绩，明亮未以闻，上责其隐，夺职。旋授头等侍卫衔，令从军自效。时阿桂以参赞大臣代将，令明亮仍出墨茱沟，潜袭甲尔木，夺第一山梁。地高寒，不俟令引还，阿桂奏劾，降二等侍卫衔。复攻甲尔木，乘雪陟其中峰，克所筑碉卡，授二等侍卫。寻攻真登梅列，断贼粮道，迁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复自都恭进破噶察、丹嘉诸寨，与阿

桂会於僧格宗。阿桂授副将军，命明亮为领队大臣。再进，自僧格宗渡河，东攻美诺，令侍卫德赫布等为前队，明亮继，逐贼至美都喇嘛寺，围美诺，战一昼夜，克之。小金川悉定。

进讨大金川，温福出西路，丰升额出北路，而阿桂出南路，明亮为参赞。三十八年正月，师次当噶尔拉山，亘二十馀里，贼筑十四碉拒守。明亮攻克第五、第四两碉。居数月，温福师败，僧格宗、美诺皆陷。从阿桂敛师退驻翁古尔垄，擢广州将军。十月，师再举，阿桂出西路，授明亮定边右副将军，出南路，当一面。自思纽顺河取得里、得木甲诸寨，袭破宅垄，复取僧格宗，与阿桂会美诺。小金川复定，赐御用黑狐冠。三十九年正月，与阿桂策定进军道，明亮自巴旺、布拉克底土司进次马奈。马奈山峻险，河南有地曰斯第，为贼寨障。明亮夜攻马奈，遣参赞大臣富德自骆驼沟出寨后夹攻，战二日，克之。再进，次绒布寨。分兵授领队大臣奎林，以皮船渡河，取斯第山梁木城二。再进攻卡卡角，其前地曰庾额特，山负河而立，危峰护其右，势绝险，山腰径隘，贼夹以巨碉。屡攻不能下，於其右筑五碉卫饷道。攻穆谷诸寨，贼拒守益力，而奎林军以乏水移驻深嘉卜。明亮诃得泉，使富德、奎林移军就之。分道攻斯第，贼前后并至，断我军为数部，战甚力，侍卫阿尔都陟险焚贼卡，乃破围出。明亮策攻正地，深入不遇贼，虑阻险设伏，未即进。阿桂令改出北路，与参赞大臣舒常合军攻宜喜，进克达尔图山梁。贼筑十八碉，迭战克其十五，复自木克什进次带石，东取谷尔提，西攻沙坝山，焚碉卡二百馀。贼据隘断我军道，别得道出。

四十年四月，阿桂令参赞大臣海兰察助攻宜喜，分兵十馀道攻贼碉。明亮与海兰察、舒常巡行督战，克萨克萨谷山梁，达尔图、得楞、沙坝山诸贼皆溃，并得日旁诸寨，授内大臣。

再进克基木斯丹当噶山，海兰察还佐阿桂。明亮军进次扎乌古，攻碉未即下，令奎林以砲击贼，破石真噶，北取琅谷，移师驻其地。阿桂已克勒乌围，进攻噶拉依，令明亮攻碾占。未即下，明亮疏请简精锐佐阿桂并力出西路。上不谓然，诏切责，乃自琅谷进攻纳木迪。阿桂遣驻美诺兵千馀助明亮。明亮策贼守纳木迪，扎乌古备必疏，遣奎林出间道袭破之。自日斯满至阿尔古山梁，上下二十馀里，诸碉卡尽下，纳木迪贼焚寨走。再进攻日斯满先取得耳谷，断贼后路；令和隆武等夹击，大破贼，还攻碾占。碾占为乃当山巅，其北曰阿尔占，其南曰甲杂。明亮袭破阿尔占，夜督兵縋下峭壁，陟山梁，尽破诸碉寨，遂攻乃当，贼溃遁。围甲杂，缺一面当水，贼走，师乘之，皆堕水死。阿桂军临噶拉依，明亮取独松趋正地，降马尔邦，令奎林等军於巴布朗谷。督兵与阿桂军会，偕阿桂疏报噶拉依围合。四十一年春，命封一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师克噶拉依，金川平。时议以成都将军驻雅州总边政，以授明亮。明亮以雅州地隘，请还驻成都，陈善后诸事，皆从之。夏，师还，上郊劳，赐银币、鞍马。冬，复率诸土司入觐，命在军机处行走。四十三年，改授四川提督。四十五年，复率诸土司入觐。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乱，攻兰州。明亮将四川兵自巩昌入甘肃，合军讨贼。上幸木兰，觐行在，改授乌鲁木齐都统。员外郎开泰罪谴，命永远枷号；明亮徇协领富通请释之，未以闻。四十八年，移伊犁将军，而富通当引见，开泰惧失庇，投水死。事闻，上逮明亮诣京师，狱成，罪绞待决。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复乱，大学士阿桂出视师，命释明亮，赐蓝翎侍卫从军。乱定，授头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五年，授刑部尚书。五十六年，出为黑龙江将军。五十八年，移伊犁将军。六十年，复入为正红旗汉军都统。坐在黑龙江令兵输貂

予贱值，夺职，留乌鲁木齐自效。

贵州苗石柳邓、湖北苗石三保等为乱，嘉庆元年，命明亮出佐湖南军，授头等侍卫，旋以副都统衔署广州将军。贼久据孝感，署湖广总督永保讨之未克，明亮将三千五百人以往，至潼川铺，贼出战，分兵伏黄金庙，攻贼垒，伏起，贼砲裂，斂入城。明亮令积柴城外纵火，贼突出，皆堕壕，三日火始烬，城遂破，赐轻车都尉世职。攻锺祥，得贼渠张家瑞等。战於双沟，屯吕堰，贼至，击败之。再进攻平陇，破养牛塘、刚息冲诸隘。围石隆，奋战，斩石柳邓，获其孥，封二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

是时教匪起，延及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命明亮督兵赴四川，与总督宜绵合军讨贼。二年，明亮自永绥入四川，与宜绵军合。转战，焚金峨寺，破重石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诸卡。贼渠王三槐出战，大破之，三槐中枪逸，贼死者万余人。复战精忠寺，俘三槐母。襄阳贼渠姚之富、齐王氏等窜四川，与三槐及达州贼渠徐添德合，势复张。之富等据开县南天洞，明亮击破之，逐贼，战於大凉山。云阳贼渠高名贵应贼，明亮与宜绵策擒名贵，歼其从。贼攻白帝城，明亮循江下宜昌，贼来犯，击破之。逐贼至独树，会湖广总督景安师至，合击，逼贼入南漳山中。度贼且渡汉北入河南境，令总兵长春屯穀城为备；督兵出隆中，贼北走，击之溃，赐紫缰。

贼屡败，不能北渡，乃自房县入陕西境。明亮逐贼，屡战皆捷，先后杀六千余人。贼走紫阳，明亮师次白沔峡，之富等与诸贼渠张汉潮、高均德分道窜走，明亮逐汉潮、均德入汉中。上责明亮不当置群盗而但逐汉潮、均德，夺爵及双眼花翎、紫缰。之富等亦渡江与均德合走汉阴，其徒入城固、南郑，乃夺职，逮诣京师。旋以军事急，命留军自效。督兵逐之富、齐王

氏自山阳至郟西，急击之，之富、齐王氏皆投崖死，赐副都统衔、花翎。命捕治均德。

师进次西乡，汉潮与诸贼渠詹世爵、李槐合万余人，自竹谿至平利、太平，明亮追及於池子山，战，馘世爵、槐，而汉潮还走南乡，复攻陷西乡、石泉，命夺花翎。汉潮入河南境，攻卢氏，明亮赴援，汉潮复走陕西，攻五郎。四年，上授勒保经略大臣，授明亮副都统、参赞大臣，逐汉潮入汉中。勒保弟永保先以孝感、锤祥剿贼无功坐谴，嫉明亮；至是起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不相能，汉潮往来奔窜，不以师应。上徵勒保还，命明亮代将，迁正红旗汉军都统。明亮劾永保军久驻不进，永保言明亮有手札尼其移军。上为夺明亮职，逮诣京师，明亮方追贼入子午谷，战於张家坪，歼汉潮。师还，就逮，罪斩待决。

五年，上追录前功，以领催诣湖北从陕甘总督松筠讨贼，旋授蓝翎侍卫、领队大臣。败贼石花街，迁二等待卫。再败贼斑竹园、远安镇，命以五品衔授宜昌镇总兵。贼窥荆、襄，明亮与战败之。贼欲西走陕，明亮守七星关，贼复折而东，战於硃家嘴，大破贼，进秩视三品。贼复入陕西境，明亮与巡抚倭什布合击之，贼还南窜。上命赴四川讨贼，明亮以陕西贼渠高二、马五等将至竹谿，驰赴迎击。上责明亮不即赴四川，复左授蓝翎侍卫。明亮已击破高二、马五，复擢三等待卫、领队大臣。还师湖北，战於寿阳坪，破贼渠徐添德，战於狮子岩、佘家河，破贼渠苟文明，复授宜昌镇总兵。时湖北贼渐定，上念明亮老，召还，授二等待卫。

七年，自副都统外授乌鲁木齐都统。三省教匪平，行赏，封一等男。九年，内授都统，迁兵部尚书。十年，进一等子。十四年，加太子少保，进三等伯。十五年，赐双眼花翎，命协办大学士。十六年，以舆夫聚博，上闻，不以实奏，左授副都

统。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十八年，内授都统、左都御史。十九年，复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太子太保。二十四年，进三等侯。道光元年，致仕，食全俸。二年，卒，年八十七。宣宗亲临奠，赐陀罗经被。谥文襄，祀贤良祠。

论曰：福康安起戚里，然亦自知兵。征廓尔喀，贼守隘，命前军更番与战，而设伏隘侧，前军败退，贼逐出隘，伏起，贼骇走，我军蹙之入隘。福康安策骑督战，诸军悉度隘，遂夷贼屯。其才略多类此。士毅入安南，度重险，窋入其庭。是时诸将多骄侈，士毅独廉，盖亦有不可没者。明亮知兵过福康安，廉侔士毅，师屡有功，辄有齟之者，未能竟其绩。立朝既久，躬享上寿，进受封拜，非幸致也！

列传一百十八

海兰察 子安禄 奎林 珠勒格德 和隆武 额森特 普尔普

海兰察，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乾隆二十年，以索伦马甲从征准噶尔。辉特台吉巴雅尔既降，复从阿睦尔撒纳叛，师索之急，遁入塔尔巴哈台山中，海兰察力追及之，射坠马，生获以归，叙功，赐号额尔克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三十二年，以记名副都统从征缅甸，师出虎踞关，海兰察率轻骑先驱，至罕塔，遇贼，殪三人，俘七人，遂攻老官屯，馘二百；设伏，歼贼四百，贼自猛密出袭我师，援击却之。三十三年，再出师，度万仞关，败贼夏鸠江，毁江岸贼居，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师薄老官屯，攻贼於锡箔，毁其木栅，贼来攻，急击之，追戮其强半，缚二人以归。既还师，命留军防边。移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命自云南赴四川与师会。三十七年六月，参赞大臣丰升额方攻美美寨，贼御战甚力。海兰察师至，合力奋击，克之；乘胜毁贼寨十三，克木城，师屯其旁山冈，筑卡以守。七月，败贼策卜丹。八月，贼出贡噶山左，谋截粮，海兰察设四伏，斩级百馀。十月，进攻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破碉卡三百馀，歼贼数百，诏嘉奖，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十一月，进至格实迪，自色木僧格山后取玛觉乌大寨，仰攻布喇克及扎喀尔寨，得碉卡九十。十二月，进攻明郭宗，突入寨门，焚转经楼，直捣美诺。

小金川既定，进讨大金川，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温福出西路，自功噶尔拉入。三十八年二月，趋昔岭，道经苏克奈，夺卡二，据木果木后山，与领队大臣额森特军合战，得碉卡五，凿冰开道，一日而至固木卜尔山。山接昔岭麓，昔岭多贼碉，当道碉凡十，我师遇贼碉，若山峰纵横并列，往往为之次第，便指目。海兰察与额森特计分兵为六队，力攻第九、第十二碉，先下，进取第七、第八两碉，力战冰雪中。及暮，阳撤兵，贼下追，伏起，殪二百人。第五碉尤坚厚，海兰察运砲轰击，昼夜无稍休，碉乃破。移军攻达扎克角山梁，夺获得斯东寨。上按地图示诸将形势，海兰察复移军攻功噶尔拉山口。五月，还攻昔岭，造砲台高与山齐，痛歼守贼。六月，后路贼攻陷底木达，进据登春。海兰察还御，战正力，俄闻木果木大营有警，疾驰。次日大营陷，将军温福殁於阵。海兰察令领队大臣富兴整兵出，而为之殿。夜半，至功噶尔拉总兵牛天昇营，度功噶尔拉亦不可守，合军引退，令额森特等为前导，与富兴、普尔普及天昇殿。是日暮，屯崇德。次日至美诺，与领队博清额、五岱、和隆武合军，驰奏请罪。上谕以“镇静，鼓士气，图恢复”。与五岱共守美诺，贼屡来攻，均战退。

时当新败，绿营兵多溃散。海兰察请遣回怯卒，毋使摇乱新兵，上从其请。寻谕知阿桂方驻军当噶尔拉，乃分兵千人，令额森特自南山往迎；又令普尔普将三百人巡鄂克什诸隘口。七月，贼大至，美诺、明郭宗俱失守，海兰察退保日隆。上责其不能御贼，命阿桂按治。阿桂至日隆，奏：“海兰察当兵溃时，前后拦截，未与懦卒同溃。惟平日不能申明军律，咎不能辞。”命左授领队大臣，停俸。十月，命以阿桂为定西将军，谋再举，海兰察偕领队常清等将八千人自达木巴宗北山取道分三路进，夺别斯满大小十馀寨。复与富兴等攻取帛噶尔角克、

底木达、布朗郭宗诸寨，师复克美诺。上嘉海兰察奋勉，命支俸。

三十九年正月，阿桂令海兰察将五千人自明郭宗进谷噶山击贼，又令与保宁将二千人自喇穆喇穆横梁绕八十馀里，攻登古山。登古山在诸山最峻，罗博瓦山与对峙，亦贼中奇险处。二月，令普尔普顺山梁进，海兰察出山后，自石罅跃登，搏贼酣战；额森特、保宁至，合力击贼，贼少却；复分队冒死冲突，射之，殪数十人，馀贼负矢遁。乃还取罗博瓦前山，攻第三、第四峰，而额森特攻第二峰，普尔普攻第一峰，俱克之。上谕罗博瓦为贼险要门户，海兰察力攻功最，授内大臣。

三月，从第四峰下，进攻得斯东寨，克之。四月，贼乘雾雨於山坡立两碉，海兰察率兵毁之。五月，於喇穆喇穆山后筑栅，贼屡自林中来犯，与额森特合击，贼披靡走。六月，攻色淞普冈，贼设大碉六，互相应。额森特克左两碉，乌什哈达克右一碉，海兰察独克中三碉及附近卡寨。七月，抵色淞普，南崖石壁陡滑，督兵手足攀援上，歼东西峰守碉贼殆尽。又自喇穆喇穆山麓乘胜攻日则丫口，取碉卡百馀，贼坚守该布达什诺木城。师循山沟，海兰察出其左，额森特出其右，官达色出中路，三道并进，遂逼逊克尔宗。上嘉海兰察为诸将倡，屡克险要，赐号绰尔和罗科巴图鲁，并赉白金三百。

八月，偕额森特自逊克尔宗峰脊分左右翼仰攻，登碉顶，纵火毁碉卡二百馀；又旁出逊克尔宗西，逼贼寨，督兵跃进。贼穴地匿，不敢出。九月，取逊克尔宗水碉，断贼汲道。乘胜攻官寨，贼枪石如雨，督兵奋进，额森特取其右第一寨；海兰察左颊伤，裹创力战，克第二寨。军中目贼渠所居大寨为“官寨”，亦曰“正寨”，示与他碉卡别也。上以海兰察伤甫平，即督兵攻夺坚碉，手敕嘉奖。十月，克默格尔山梁及密拉噶拉

木，得大寨一、石碉四，山后凯立叶官寨亦下，复授参赞大臣。又自默格尔西进攻布拉克森及格思巴尔，焚寨落数百，於是凯立叶附近碉卡皆尽。命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十一月，夜度山沟，进格鲁克古丫山，崖礮壁立，督兵揉登，天明，登者六百人，贼并力拒，夺二碉，循山梁下攻桑噶斯玛特；别遣兵自陡乌当噶山进克沙木拉渠什尔德诸寨，复督兵攻克革什戎冈及作固顶。贼寨横越诸山，下沟上梁，鼓勇径度，尽克诸碉寨，与丹坝军合。十二月，抵桑噶斯玛特山，贼於碉外设木城为护。师自栅隙发矢，或拔栅木撞之，城立毁。四十年正月，自康萨尔分路进剿，据山沟碉寨。二月，克甲尔纳沿河诸寨。进攻勒吉尔博寨，海兰察克山麓碉二。贼自噶尔丹寺来援，击败之。四月，将军阿桂令往宜喜，会明亮调兵入道，约期合攻。上赐緞二端。

寻分兵千人偕福康安赴宜喜，先取甲索贼碉，进攻得楞山冈，皆下，焚萨克萨谷大小寨落数百，西北两路兵合。五月，攻上、下巴木通大碉，并克色尔外、安吉、达佳布诸寨，焚噶尔丹寺。六月，自荣噶尔博山梁攻巴占寨落，贼恃险拒攻，未下；紆道绕舍图枉卡以入。海兰察督兵进据昆色尔山梁，克果克多碉，进至拉枯喇嘛寺。再进经菑则大海，又攻章噶上下十馀寨，尽克之。合诸路兵逼勒乌围，海兰察自托古鲁逾沟直上山梁。八月，取隆斯得寨三，分地设伏，遂克勒乌围。

九月，整军进攻噶拉依。初自达思里正路入，虑贼防密，改自达乌达围进。海兰察绕至莫鲁古上，连夺噶克底、绰尔丹诸寨，又克西里山梁并科布曲诸碉。十月，攻达噶，自中路入，分兵张两翼出旁径，克两坚碉，下攻雅玛朋寨。闰十月，据黄草坪，筑栅断贼援。贼起木城，海兰察督兵陟山，自上压下，克之。十一月，分道攻奔布鲁木，夜迫山下，焚贼木城，遂据

西里正寨。又克舍勒固租鲁寨四。进攻雅玛朋正寨，从中路设伏，偕普尔普等尽克附近寨落。十二月，克勒隈勒木通石碛，筑栅至科布曲。海兰察冒枪石进，乘胜克索隆古、得木巴尔、们都斯诸寨。贼又於布哈尔下积木设伏拒师，海兰察分兵三道并进，立时攻破，遂取奇石砢；又遣兵悉收库尔纳、额木里多诸寨，及巴斯科官寨。四十一年正月，克舍齐、雍中两寺。海兰察屯兵噶拉依河岸，扼要隘。寻偕福康安、普尔普等截噶拉依右路，克大石卡，移砲进击扎木什克寨。二月，大金川酋索诺木就缚，金川平，封海兰察一等超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领侍卫内大臣。补公中佐领。

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据华林山。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疏请以海兰察自佐。上已命为领队，驰驿诣军前。四月，抵兰州，督兵攻龙尾山，贼伏穴中守。阿桂至，令海兰察尽护诸军。五月，偕明亮、额森特等分左右翼陟山杀贼。复逾水磨沟，猝上华林山，贼骇，倾穴出；师阳退，贼来逐，还兵击之，歼贼甚众。贼被创钜，望见海兰察乘马出阵，辄先惊窜。闰五月，将阿拉山马兵绕出华林山江南潜伏，候贼至，突出壕杀贼；又督屯练兵取贼卡四，步战中枪伤。上悯其劳，谕阿桂抚慰。贼据大卡负嵎，海兰察单骑至五泉山审度，还向华林山暂伏壕中，诃贼还，急起猛攻，遂克之。入贼营，焚所居板屋。贼退保华林寺，督兵逼寺立栅，歼贼众，馘渠传示各回民。贼平，上谕奖海兰察功，官其子安禄三等侍卫。四十九年四月，甘肃回复私起新教，聚众滋事。命尚书福康安视师，授海兰察参赞大臣。贼屯静宁底店，海兰察督巴图鲁侍卫等进逼贼巢，设伏痛歼之，遂破石峰堡，擒贼渠张文庆等。擢安禄二等侍卫，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将军福康安视师，仍授海兰察参赞大臣。十月，渡鹿仔港，登岸后三日，率巴图鲁二十人至彰化八卦山察地势。贼方於山上筑卡，海兰察跃马登，贼拥至，发箭殪数贼，馀惊遁。上以其能用少击众，谕奖之。十一月，自笨港开道，同福康安援嘉义，分队五，沿途搜剿，自仑仔顶、仑仔尾逼至牛稠山，贼万馀阻溪守。海兰察越溪径上山梁，攻克贼栅，贼遁，追至大排竹，尽焚贼藁，嘉义围解。上嘉海兰察身先士卒，勇略过人，进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

十二月，剿城西大仑庄及海岸贼，又焚城东兴化店、员林贼庄，督兵直剿北路。时贼屯中林，尤剽悍，海兰察冒枪石驰剿，克之。大埔林、大埔尾诸庄贼俱溃。收斗六门，抵水沙连，贼已遁。寻踪搜捕，见贼渠方乘马执帜，射坠马，获以归。进攻大里杙，林爽文起事地也，歼贼目数十、贼党二百。林爽文逃入番社，即自内山平砦仔逐贼至集集埔。贼砦前阻大溪，海兰察策马迳渡，尽歼砦中贼，追十馀里，至浩淮角，焚草藁千。进剿小半天山寨，海兰察遍历东势角山峰狮子头、打铁藁、段骨、合欢诸社，至极北炭窑，捕治馀贼。五十三年正月，得爽文於老衢崎，槛送京师。上念海兰察功，解佩囊赐之。二月，还兵至南路，自弯里社至极南琅峤，执贼渠庄大田，磔於市。台湾平，赐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再图形紫光阁。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仍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巴图鲁侍卫及索伦兵千人往讨。出西宁，明年三月，抵后藏。闰四月，抵第哩浪古。与福康安分往绒辖、聂拉木察地势，定策自济咙进兵。海兰察偕阿满泰出中路，贼两碉前后相辅，师夺前碉，贼守后碉不出；督兵毁旁垣入，短兵接，杀贼目三、贼兵二百，进屯擦木。乘胜克玛噶尔辖尔甲山梁，

贼渠率众陟山，我兵暂伏，贼至山半，横击之，贼且战且退，海兰察疾驰下击贼，斩贼渠七、贼二百馀，俘三十。海兰察马足中枪，上闻，戒以“接仗时宜持重，毋轻冒险”。

师进攻济咙官寨，海兰察与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自丑至亥，克之，斩贼六百，俘二百。自济咙进至索喇拉山，山下有石卡。师直攻之，贼弃卡奔。逐至热索桥，贼撤桥，攻之不及。海兰察密令阿满泰等东越峨绿山，自上流潜渡，贼骇奔，坠河者甚众。师悉渡，遂据热索桥，进至密哩顶，越崇山数重，抵旺噶尔，深入八百七十里，不见贼。旺噶尔西南有大川横亘，北曰旺堆，南曰协布鲁，迤东为克堆寨，贼各筑卡以守。师至旺堆，贼扼河抵御，不得渡，乃留兵牵贼；密从上游缚木以济，出贼不意，直薄克堆寨，大败之。六月，督兵自协布鲁进，由噶多东南越雅尔赛拉山，昼夜行，至博尔东拉前山。贼筑木城三、石卡七，据要隘，乃转从山巅下临贼卡，与阿满泰上下夹击，诸城卡尽下；乘胜逐贼至玛木拉，杀伏贼百馀人。师屯雍雅山，廓尔喀乞降，拒不许。七月，进攻噶勒拉山，三道皆胜。逐贼至堆补木山，夺其卡。山下为帕朗古横河，贼扼桥以拒。官兵夺桥渡，驰上甲尔古拉山；别兵从上游潜渡，抵集木集山，合军。贼来侵，往来迎击，战两日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大小石卡十一，戮贼目十三，毙贼六百，俘十七。廓尔喀渠畏惧，力请降，诏许之，进海兰察一等公。

五十八年三月，卒，谥武壮。复图形紫光阁，甫成，上制赞嗟惜，谕曰：“海兰察以病卒，例不入昭忠祠。念其在军奋勉，尝受多伤，加恩入祀。”

子安禄，袭公爵，授头等侍卫。嘉庆四年，佐经略勒保征四川教匪，战屡有功。贼渠苟文明等窥开县，安禄与总兵硃射斗合军逐剿，贼不敢东窜。十一月，与射斗逐贼枯草坪，乘雨

登汪家山杀贼，贼多坠崖死。安禄望见数十贼匿山沟，率数骑逐之，贼溃散，独策马从其后，数贼自林中出，安禄仓卒中矛死。谥壮毅，赐白金千治丧，加骑都尉世职，合前赐骑都尉为三等轻车骑尉。是时奎林子惠伦亦战没。上以二人皆名将子，与乌合乱民战，没於行阵，深致惜焉。

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子也。自拜唐阿袭云骑尉，擢云麾使，袭承恩公爵，授御前侍卫。累迁镶白旗护军统领，管理健锐营。

乾隆三十七年，授领队大臣，从副军阿桂征金川，与侍卫和隆武攻纳围山梁，攻当噶尔拉。木果木师溃，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召奎林入咨军事。旋命佐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自墨垄沟进攻得里。贼筑碉山岭，奎林率兵昼伏夜行，至其侧，突击破之。攻拉约，夜渡河，鼓譟，克贼垒，遂抵僧格宗，连破石碉，获军粮火药。时阿桂复美诺，明亮遣奎林往会师。复从明亮攻斯第，奎林率第一队兵先占班得古水泉，与贼持两昼夜，涉险鏖战，飞石伤脊。两贼握利刃突前，侍卫珠勒格德射之，殪，馀贼惊逸。上谕嘉奎林勇猛。攻达尔图，贼碉绵亘数里，奎林冒雨先登，立拔第一碉。官军乘势疾击，克碉十五，俘贼目八，获粮械无算。复自木克什山梁进克贼碉一，中枪伤顶，上谕曰：“奎林平日战甚力，今顶伤中要害。”时富德军於马尔那，令奎林代防，即以富德佐明亮击贼。旋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伤愈，复从明亮攻宜喜。阿桂遣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会奎林度地势，约两军隔河夹击，直捣勒乌围。勒乌围、噶拉依，两金川渠所居地也。奎林分攻甲索，又自萨克萨谷攻得楞，贼弃碉窜，乘胜追蹙，堕崖死者相枕籍。攻基木斯丹当噶，夺碉二、卡九，又夺茹寨麦田十馀里，赐绷武巴图鲁名号。复趋噶西喇嘛寺，拔沙尔尼沟碉卡。阿桂破勒乌围，奎林偕明亮、和

隆武等攻扎乌古山，未克，请益兵。上谕奎林、和隆武：“毋以勇往好胜，愧激轻进。虽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亦当番度机要，权利害而行，不可冒昧。”旋自什扎古进兵，偕和隆武自山沟潜行，登其巅，碉内贼无一脱者。上谕明亮、奎林、和隆武：“宜勉立勋，毋让西路专美！但当度利害，不可但知轻进。”进克扎乌古山梁。再进据纳木迪、斯底叶安，夺三十馀寨。又自耳得谷下击贼碉卡，毙贼百馀。复自碾占进攻，达撒谷，拔碉卡三十，毙贼百。趋独古木思得，贼溃，平山上下八十馀寨。师经乃当，降其渠。攻甲杂，俘贼酋，降其众千馀。克卡拉尔，抵舍斯满，贼出降。奎林绕山巅行三百里，至底角河沿，抚定寨落数百，遂与阿桂军会围噶拉依。上加奎林一等男，命其子崇伦承袭，并赐双眼花翎。遂俘金川酋索诺木。师还，凯旋，上郊劳，赐文绮十二、银五百、御用鞍辔马一。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右翼前鋒统领，擢理藩院尚书。

四十五年，出为乌鲁木齐都统。骁骑校常福杖毙披甲多罗，奎林论劾，上以多罗不孝，罪当死，责奎林误劾。改授乌里雅苏台将军。坐在乌鲁木齐失察各州县浮报粮值，命以公爵畀其叔傅玉承袭。复授乌鲁木齐都统。迁伊犁将军。

奎林贵戚有军功，奢酒躁急。五十二年，参赞海禄疏劾，上命乌鲁木齐都统永铎勘奏。逮至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按治，狱成，奎林坐擅杀罪人，拟杖；海禄所劾不尽实，亦有罪，坐诬告，死罪，未决，拟流；帝以奎林孝贤皇后侄，而禄海所论劾不尽虚，拟罪乃反重，失平，命俱夺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旋授奎林蓝翎侍卫，再迁台湾镇总兵。时林爽文乱甫平，多盗，为民害。上欲严惩之，谕奎林：“勿拘泥，勿姑息，有犯必惩。”奎林屡捕治剧盗，复论诛裨将坐赃及营兵之为盗者，称上旨，加提督衔。五十六年，擢福建水

师提督。师征廓尔喀，改授成都将军、参赞大臣，帅师入藏。五十七年，行至江卡，疽发於顶，遂卒，谥武毅。

珠勒格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军。其救奎林也，上命擢一等侍卫，赐号扎克博巴图鲁。战於木克什，据水卡，断贼汲道，设伏以待。贼乘雾分道来犯，守碉兵御之，伏起；贼复自山下援，珠勒格德突入阵，刃三人，大败之，遂克木克什山下碉。复与都统和隆武等袭取日旁山后碉十馀，日旁近勒乌围，贼碉寨相望，后路必争地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奎林攻什扎古，珠勒格德与和隆武设伏琅谷，奎林兵至，夹击，破木城；进攻扎乌古，克贼碉四、卡八。自日新满至巴扎木，贼碉林立，珠勒格德与和隆武分兵进，连克贼碉十七。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御制赞犹及救奎林事。寻卒。

和隆武，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宁夏将军和起子也。初隶镶蓝旗，以和隆武功，高宗命以本佐领抬入正黄旗。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和隆武袭一等子爵，授三等侍卫。

乾隆三十七年，从护军统领明亮征金川，自墨垄沟攻甲尔木山梁。师分道而进，和隆武为领队侍卫，明亮攻美诺喇嘛寺，和隆武傍水夹攻，贼溃而复聚，尽歼之，夜克美诺诸碉寨，复分攻纳围正面山梁，败贼於鸠寨，夺碉五十馀，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旋收僧格宗。从富德攻克绒布寨北沃什山、摩格、孟格、里格、穆图德宗，进攻卡角。从奎林等取斯第，贼迎战，和隆武麾众荡决，矢尽，以矛斗，被创，赐玉搬指、荷包。进攻克木克什第一碉，赐黄马褂。师攻日旁，和隆武自周叟绕出其后，突入碉，贼惊溃，枪石不及施，短刃相搏，循山逐贼碉十馀，隳二百馀，日旁贼歼焉。复偕珠勒格德攻谷尔堤诸地碉寨，尽克之。上屡诏嘉众，授正蓝旗蒙古都统。进攻得楞以南

碉卡，又进攻额尔替山梁，杀贼甚众。贼据石真噶，和隆武与奎林乘胜运砲，军甚器，分队突出攻据之，贼奔溃。四十年七月，阿桂师逼勒乌围，而和隆武与明亮、奎林合军出北路，自扎乌古山进。语已具奎林传。

四十一年，金川平，进和隆武三等果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赐御用鞍辔马一，并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出为宁夏将军，移吉林将军。卒，谥壮毅。

额森特，台褚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前锋马甲从征伊犁。右部哈萨克与塔什罕相攻，参赞大臣富德使额森特谕哈萨克内附，使入觐，额森特护至京师。擢蓝翎侍卫。迁二等侍卫。乾隆三十四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缅甸，攻老官屯，贼出战，额森特率索伦兵击败之。

三十六年，从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攻巴朗拉，夺其东山峰，毁碉，赐号丹巴巴图鲁。师取达木巴宗，额森特由别道出山北，连破碉卡。至资哩，合师，夺北山。贼乘夜筑卡，将兵邀击，贼数百踵至，三卻三进，额森特中枪，力击败之，遂克资哩。复策取普尔玛寨。攻东玛，连战败贼，擢头等侍卫。贼分两道出战，伏兵逆击，贼大败；薄其碉，身被创，大呼杀贼，遂克东玛。进克美美卡，拔路顶宗山碉，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至博尔根，夺山巅大寨。夜渡水，仰攻纳拉觉山，克碉十二、卡十五。击格实迪，破公雅山。逾木尔古山麓，取沟内寨卡，据嘉巴山，授领队大臣。

小金川平，复从将军温福至功噶尔拉山。功噶尔拉者两金川接壤要隘也，峰陡绝，积雪封径，贼碉扼险。额森特督兵直上，副都统乌什哈达继之，渐克旁碉，战于固木卜尔山，败贼。从温福移营木果木，会攻昔岭，贼碉密布，与海兰察合攻，冰雪中相持数十日，木果木军溃。副将军阿桂在当噶尔拉，全师

撤驻翁古尔垄。上命阿桂为定边将军，再进，额森特与总兵海禄夺北山桥卡。总兵成德至，三路合攻阿喀木雅山，乘胜取木兰坝，平鄂克什官寨。师至路顶宗，额森特越山攀堞跃入，刃贼数十，堕崖死。进攻明郭宗，遂复美诺，授正红旗护军统领，赐御用黑狐冠。

偕海兰察至谷噶山下，有横梁曰喇穆喇穆，峰势峻险。海兰察与侍卫公保宁从旁进，额森特当其前，夜乘雪影穿箐越险，直前奋击，转战至黎明，已二十馀里，始见高峰列大碉九，缭石墙。俄雪又作，乘晦抵碉趾，贼不敢出，乃攻取其左、右山梁及附近僮巴拉克山峰。夜击梁东色依谷山，与海兰察兵合。海兰察据登古山，与罗博瓦山相对，险特甚。共率兵由石罅跃登，林中砲石如雨，及第三峰麓，贼数百分队迎击，卒败之，攻克第二峰碉。上奖其奋勉，授散秩大臣。进剿得斯东寨，斫寨门，纵火，贼出，杀之。雪夜，贼劫副将常禄保营，额森特闻枪声赴援，贼败走。贼乘雨雾建二碉於罗博瓦山，额森特与海兰察率兵八百，夜雨中薄碉，毁墙入，贼惊窜，平其碉。贼夜劫乌什哈达营，追击败之。

贼於罗博瓦峰下色溯普大冈置大碉六，左右相应援。海兰察克其中三碉，额森特克其左二，乌什哈达克其右一，山砦皆平，上嘉之，制诗纪事。额森特於大雨中攻色溯普左偏，砍栅进，克二木城，遥见该布达什诺各砦烟起，知海兰察兵至，遂乘机夺笔郎纳克、该笔达乌诸砦，改墨尔根巴图鲁，赐白金二百。

师围逊克尔宗，额森特与海兰察毁平房、碉卡二百馀。克水碉，攻官寨，自丛木中骤逼寨墙，贼死战，额森特伤鼻及足；扑第三寨，贼举枪折其弓弰，伤指，易弓，连毙数贼。上以额森特被伤能易弓射贼，手诏嘉奖，赐貂冠、猓獬猴褂。攻默格

尔山，与海兰察共攻克密拉噶拉木碉及凯立叶官寨。败勒乌围援贼，馘百馀，授参赞大臣。乘胜取布拉克森及格斯巴尔二山，毁山下罗卜克鄂博沟口七碉，於是凯立叶上下及附近寨落皆平。上奖其奋勉超群，命在乾清门行走。

复与海兰察分队乘月黑度山沟，入格普古丫口，得碉卡十二。抵桑噶斯玛特，破石城、木栅，夺擦庸、群尼二寨。攻上下巴木通，克之。下寨落百馀，贼不敢复拒。至直古脑山顶，与福康安兵合，直趋勒乌围贼巢。贼负高阻深，力战克之。额森特负伤不能乘马，上命驻守勒乌围。额森特隔河见明亮兵攻阿尔古，发砲助之。上闻，曰：“额森特不分畛域，无愧为参赞！”额森特望见攻西里官兵得捷，率保宁、常禄保等攻西里山麓，克其木城。勒乌围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於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恃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塞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霫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嫺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閒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

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寨。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

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於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特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塞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霭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嫺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閒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寨。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森特、巴雅尔、乌什哈达、马全、阿尔纳素战尤力。复与诸将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山梁，克之。进攻色布色尔山梁，得贼碉十馀。罗博瓦者，金川渠所恃为门户者也，师进，悉据其诸峰，授散秩大臣。贼劫副将常禄保，援击败之。与海兰察合攻喇穆

喇穆，射杀红衣贼渠。又拔该布达什诺木城二，赐御用黑狐冠。贼劫我军所置卡，与乌什哈达赴援，贼溃。攻逊克尔宗，中创，复攻舍图旺，断逊克尔宗去路。偕台斐英阿等攻章噶，得贼寨二十馀。又克隆斯得寨，贼贮铅丸火药处也，遂偕台斐英阿等克勒乌围，赐什勒玛咳巴图鲁名号。进攻阿穰曲强达巴，克大碉三、木城四。仰攻西里山峰，贼越碉窜，普尔普逐捕，所杀伤过当。攻舍勒图租鲁，得碉一；攻开布智章，得寨一。又克萨尔歪，阿结占贼寨，据勒隈勒木通、科布曲山梁，斩获甚众。四十一年正月，合诸军围噶拉依，普尔普出其右，与海兰察筑垒逼贼巢，遂克之。金川平，封三等奋勇男，世袭。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师还，上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赐双眼花翎。四十三年，扈蹕谒泰东陵。离营住宿，坐夺双眼花翎。林爽文之乱，授领队大臣，命从将军福康安赴台湾援嘉义，解围，克大里杙。爽文逃小半天山顶，同海兰察进攻，贼拒战，山路险恶，普尔普率广东兵及屯练降番攀木栅先登，贼溃，遂擒爽文。进军琅峤，追剿贼目庄大田，贼来劫营，普尔普於大武垵隘口冲杀，败之。谕於台湾嘉义建生祠。事见福康安传。大田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晋封二等男，袭一次，以三等男世袭。五十五年，卒。

论曰：海兰察勇而有智略。每战，微服策马观敌，察其瑕，集兵攻之，辄胜。平生惟服阿桂知兵，福康安礼先焉，乃为尽力，师所向有功。奎林亦孝贤皇后诸侄，刚而不挠，勋名与群从并。和隆武、额森特、普尔普皆以克敌功最受封爵。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

列传一百十九

富勒浑 文绶 刘秉恬 查礼 鄂宝 颜希深 徐绩
觉罗图思德 彰宝 徐嗣曾 陈步瀛 孙永清
郭世勋 毕沅

富勒浑，章佳氏。初自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户部郎中。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迁山东按察使。以在冀宁道失察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左授山西雁平道。再迁浙江布政使。三十五年，署巡抚。奏劾总督崔应阶仆诬指钱塘民为贼，擅刑致毙，论罪如律。三十七年，调陕西。寻擢湖广总督，入觐，赐孔雀翎。四川总督阿尔泰坐贪黷玩纵得罪，上命富勒浑如四川，会总督文绶按治。阿尔泰纵子明德布与布政使刘益相结受賕，明德布在京师，上令军机大臣传讯，自承，富勒浑奏论益立斩。上以为过重，改监候，狱连署布政使李本，富勒浑奏本罪当夺职，枷示不足蔽辜，请留军效力。上责其名重实宽，意存取巧，命枷示期满，留军效力。

三十八年，师征金川，四川总督刘秉恬出驻美诺，命富勒浑留署四川总督，总理各路军需。秉恬奏：“拣发往川省各员视军营为畏途，惟恐出口办差不通闻问。”上以责富勒浑，富勒浑奏陈：“司道公议，新到各员出口办差，未免踟蹰。请以现任各员调赴，而令新到者分别署理。”上责富勒浑玩公沽誉，令劾倡议者，富勒浑奏司道公议，并无倡始。上益不悛，谓：“富勒浑竟敢以罚不及众昧朕！”下部议，夺官，命宽之。

木果木师溃，底木达被陷。富勒浑率新至贵州兵驰赴蒙固桥防守，事闻，上嘉之。旋夺秉恬官，即以富勒浑实授，令驻美诺，以钦差大臣关防督饷。时美诺亦被陷，富勒浑屯明郭宗河口，据山梁设卡防守，复发兵分驻路顶宗、巴朗拉。将军阿桂进攻小金川，上命富勒浑与提督王进泰统兵策应。师克美诺，上令富勒浑、进泰严守美诺，并分兵驻僧格宗、明郭宗。阿桂奏富勒浑、王进泰通慎而蒞，於山川形势、行军机要均未能悉，请令副都统成果、云南提督常青驻守后路，上从之，谕戒富勒浑等勿存畛域。奏新开楸底至色利沟运道，军粮归此路运送。玛尔当、明郭宗诸地存米，借防兵一月粮，馀俱运军前，请撤前设台站；又奏分兵驻防大板昭及梭格泊古诸地。四十年，奏阿桂等督兵进捣贼巢，应用粮饷、军火、铜片、砲料，储备充裕，并造皮船济师；又奏调梭格泊古、玛尔当兵分防沙坝、三松坪，以护运道：皆称旨。上命富勒浑驻布朗郭宗，富勒浑奏阿桂、明亮合攻甲索山梁，布朗郭宗距军五百馀里，虑难於策应。上谕曰：“阿桂进攻勒乌围，自应随军督饷。兵事移步换形，不必泥前旨也。”师克勒乌围，奏请撤前设卓克采一路台站。四十一年，复授湖广总督，命师还上官。金川平，议叙。

四十二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三年，调工部。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四十四年，复授湖广总督。四十五年，调闽浙，上南巡，迎谒。时李侍尧以贪纵得罪，富勒浑入对，上谕及之。富勒浑对：“侍尧实心体国，为督抚中所罕见。”及上命各督抚议罪，又请行诛，上责其前后歧异。浙江巡抚王亶望丁忧，留办塘工，携家居杭州。亶望得罪，上又责富勒浑未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阅海塘，疏劾杭嘉湖道王燧，又责富勒浑徇庇。夺孔雀翎，降三品顶带，授河南巡抚。河溢万锦滩，富勒浑亲赴防护；又溢青龙冈，四十七年，工竟，还现任顶带。

复授闽浙总督。台湾漳、泉民械斗，劾总兵金蟾桂、知府苏泰等，并夺官。五十年三月，入京，与千叟宴。调两广。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入觐，上询富勒浑操守，对：“未敢深信。”及命军机大臣诘之，又发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状，下巡抚孙士毅按治。士俊常熟人，并令江苏织造四德等籍其家资累万；士毅奏亦发富勒浑与士俊等关通纳贿事实，上夺富勒浑官，遣尚书舒常如广东会讯。大学士阿桂方按事浙江，又命士毅逮富勒浑监送阿桂鞫治，论斩，下刑部狱。五十二年，诏释之。五十三年，坐在闽浙失察总兵柴大纪贪劣，复下刑部论绞，仍释之。五十四年，罗源盗发，上追论富勒浑废弛玩误，戍伊犁。五十五年，释回。六十一年，又发热河，是年即释回。卒。

文绶，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十三年，自监生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授甘肃凉州知府。累迁转山西布政使。三十一年，坐迎合巡抚和其衷徇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夺官，戍军台。旋授道衔，往哈密办事。三十三年，授河南巡抚，未上官，调陕西。三十六年，署陕甘总督。土尔扈特内附，命赴齐齐哈尔犒劳。授四川总督，未行，仍调授陕甘。

师征金川，奏陕、甘发兵三千，延绥镇总兵书明阿以千人赴维州，兴汉总兵张大经以二千人入四川从征，文绶如巩昌、安定视师行。三十七年，疏言：“巴里坤、乌鲁木齐年来日繁盛。招民垦地，户给三十亩，并农具籽种，视新疆例，六年升科。玛纳斯城南可二万馀亩，瑚图壁城西北可六千馀亩，巴里坤城外及傍近诸地五千九百馀亩，玉门、酒泉、敦煌三县可五千馀亩。往时嘉峪关恆闭，过者候讯察，今关外已同内地，请令辰开酉闭；兼开乌鲁木齐城南七达色巴山梁以利行旅。”又酌定收捐监粮，筹备巴里坤移驻满洲兵粮料；并於巴里坤山湾

设厂牧羊，令满洲兵子弟取乳剪毛，以广生计。均如所请行。

三十七年，调四川总督。前政阿尔泰坐误军兴，又纵其子明德布婪索，得罪，上命文绶察明德布婪索状。文绶言：“明德布侍阿尔泰日久，与属吏往还，尚无婪索事。”而明德布在京师，上命军机大臣按鞫，具服，乃责文绶袒护，夺官，往伊犁效力。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总督富勒浑奏报金川酋攻明郭宗河口，上授文绶头等侍卫，佐富勒浑治军。未几，授湖广总督，仍署四川总督。偕富勒浑奏言：“增兵需饷，请令商民原自湖广运粮入四川者，视乾隆十三年范毓馥助饷加衔例，穀一石当银九钱，授以贡监职衔。”并议行。四十一年，实授。四十四年，入觐。子国泰，官山东巡抚，召诣京师相见。四十五年，疏言：“云南昭通、东川诸属改食川盐，应於川、滇交界隘口设稽察。”上可其奏，并谕云贵总督福康安一律严防。四十六年，诏停打箭炉收税部员，由总督委员管理，因条奏裁改诸事，从之。四川多盗，民间号啷子，阑入邻近诸省。湖广总督舒常、湖南巡抚刘墉、贵州巡抚李本先后疏言盗自四川入境，遣将吏捕治。文绶奏后入，上责其玩纵，降三品顶带。尚书周煌复陈盗为民害，将吏置不问，甚或州县吏胥身为盗扰民，上以文绶因循贻患，夺官，往伊犁效力。四十八年，释回。四十九年，卒。子国泰，自有传。

刘秉恬，字德引，山西洪洞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六年，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再迁郎中。三十二年，考选福建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大学士傅恆督师讨缅甸，以秉恬从，擢鸿胪寺少卿。师还，超擢左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工部，再调仓场。

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大学士温福出西路，总督桂林出南路，授秉恬钦差大臣，督西路粮运。寻以南路径僻站长，輓运

尤艰，命改赴南路。秉恬以西路需饷急，请暂留料理，上韪之。又奏：“南路运粮，人俱畏其难。臣非敢言易，然天下无必不可办之事。”上谕令勉为之。寻奏：“师自甲尔木进攻小金川，道路险阻，唯羊可陟。乃招蛮民贩羊至军，以六羊当米一石。”又奏：“师攻克僧格宗，距达乌围六十馀里。臣往勘，拟於策尔丹色木设站。其地有喇嘛寺，粮至即贮寺，以蔽风雨。”旋赴美诺督运。上嘉秉恬不辞劳瘁，赐孔雀翎，授四川总督，仍留美诺督运。

三十八年，师克小金川，温福督兵进攻昔岭。上命秉恬将美卧沟、曾头沟两路酌量形势，分别驻守，赴木果木及功噶尔拉两地察勘。秉恬奏至，与上谕正合，深嘉之，谕谓：“勤劳军务，与统兵督战无异。命交部照军功议叙。”秉恬途中得绰斯甲布土司遣头人投禀，讪绰斯甲布与金川亲暱，虽从征未尝尽力，并请归金川所侵噶尔玛六宗诸地。秉恬谕：“师讨金川，断不中止。噶尔玛六宗诸地，事平后当有公断。尔土司从征未得一地，且纵金川人在境内为盗，所谓尽力者安在？”头人语塞，奉檄而去。疏闻，上嘉秉恬甚合机宜。秉恬至木果木，复奏：“臣自崇德抵功噶尔拉，地气极寒，四山皆雪，甫经设站，以篾席支棚，使人畜暂有栖止。至簇拉角克为布朗郭宗运粮要道，两口东西相距六七十里，开修土路，通至木波，即合帛噶尔角克碉及布朗郭宗大道。又自功噶尔拉至木果木，路陡雪滑，已饬修路凿冰，不致少误粮道。”报闻，加太子少保。木果木师溃，以提督董天弼失守底木达、布朗郭宗责秉恬不先奏劾，夺官，予按察使衔留军。旋并削衔，命佐按察使郝硕督西路运粮。

三十九年，奏面视米易取携，已由四川采办十数万斤；又奏修整楸坻至日尔拉萨拉驿道，并与总督富勒浑议以北路军饷

归西路递运：上并嘉纳。四十年，以督运无误，授兵部郎中，仍赐孔雀翎，以钦差关防督饷。未几，擢吏部侍郎。以母病召还京师，旋丁忧。未几，起署陕西巡抚。四十五年，召入觐，调署云南巡抚。

四十六年，署云贵总督。安南国王以内地人民出边居住，胁制土民欠税，且动称内地差委，徵索租赋，大为民扰，咨请防禁。秉恬拟照会，略谓：“内地百姓缘尔国需用货物，特准开关通市，为尔国利赖。本非在外垦田种地，无应纳租赋，焉有胁制土民欠税之理？如滋生事端，惟有责令尔国察出送回内地究治。”奏闻，上嘉其得体，仍令军机大臣删改，寄秉恬具答。累年以运铜妥速，议叙。五十一年，召授兵部侍郎。五十二年，调仓场。嘉庆四年，复调兵部。五年，卒。

查礼，字恂叔，顺天宛平人。少劬学。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报罢。入贡授户部主事，拣发广西，补庆远同知。举卓异，上命督抚举堪任知府者。巡抚定长、李锡秦先后以礼荐。十八年，擢太平知府，母忧去。服阕，补四川宁远。三十三年，擢川北道。三十四年，调松茂道，

小金川用兵，总督阿尔泰檄礼治饷；将军温福师进巴朗阿，大营以礼从，令修建汶川桃关索桥，逾月工竟，上嘉之，命专司督运西路粮饷。三杂谷土司为小金川煽惑，颇怀疑惧。礼谕以利害，众感服。时温福出杂谷脑，遣提督董天弼分兵自间道出曾头沟。军需局以储米半运杂谷脑，曾头沟军粮不足，礼坐夺官，仍留军效力。师克美诺，温福令礼与天弼清察户口地粮，总兵五福自美诺移军丹坝。总督刘秉恬奏礼虽文员，颇强幹，谙番情，命署松茂道，代五福驻美诺抚降番。

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礼偕游击穆克登阿赴援，至蒙固桥，闻喇嘛寺粮站陷，士卒狼顾；会松茂总兵福昌至，遂复进，

遇伏，礼率督兵击之，擒砮首，馀寇惊遁。美诺已陷贼，阿桂驰援，以达围垂陷，檄礼驻守，寻命真除。三十九年，阿桂师再进，令礼专任卧龙关路粮饷。阿桂秉上旨，以南路阴翳，设疑兵牵缀，奇兵自北山入。礼请自楸坻至萨拉站开日尔拉山，山高五十里，冰雪六七尺，故无行径。礼登高相度，以火融积冻，凿石为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馀里。自楸坻达西北两路军营，视故道皆近十馀站，省运费月以钜万计，特旨嘉奖。

郭罗克掠蒙古军牲畜，杀青海公里塔尔，富勒浑令礼及游击龚学圣捕治，复盗二，还牛马五百馀，盗渠牛获。富勒浑以礼行后粮运渐迟误，奏促礼还。四十一年，金川平，礼留办兵屯，拊循降番，叙功，赐孔雀翎。上遣理藩院郎中阿林、知府倭什布、参将李天贵出黄胜关捕郭罗克盗渠，未得，皆坐夺官；仍令礼往捕，礼调三杂谷土兵四千，先令裹粮疾进。礼至，宣布上意，郭罗克酋玛克苏尔袞布来谒，问盗渠所在，诿不知；礼执送内地，责其弟索朗勒尔务捕盗。四十三年，玛克苏尔袞布病死，上责礼失抚驭番夷之道。四十四年，擢按察使。瞻对番劫里塘热砮喇嘛寺，礼往按，得盗，寘於法。

四十五年，迁布政使。寻擢湖南巡抚。入觐，四十六年，卒於京师。子淳，大理寺少卿。

鄂宝，鄂谟讷氏，满洲镶黄旗人。父西柱，官西安将军。鄂宝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再迁户部员外郎。乾隆十六年，授奉天府尹。二十年，署广西巡抚。二十六年，总督李侍尧劾陆川知县应斯鸣等纵贼害民，鄂宝奏前后相歧，夺官，以三品衔往库车办事。三十一年，召还，署左副都御史。仍授巡抚，历湖北、贵州、福建、广西、山西诸省。内迁刑部侍郎。

金川用兵，三十七年七月，命侍郎刘秉恬及鄂宝督饷，秉恬主西路，鄂宝及散秩大臣阿尔泰主南路，寻令改主西路。鄂

宝议人负米五斗，日行一站，骡负米石，日行可二三站，改以骡运，军糈得无缺，赐孔雀翎。三十八年，仍授山西巡抚，督饷如故。温福师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入。鄂宝驻大板昭主饷温福军，秉恬驻底木达主饷阿桂军；而丰升额军出绰斯甲布，南路自打箭炉往，秉恬兼任之，西路自三杂谷、丹坝往，鄂宝兼任之。木果木师溃，底木达、大板昭皆陷贼。上命阿桂整兵复进，鄂宝仍驻觉木交督饷。旋进翁古尔垄，疏调副将董果护后路。上又命原任江西布政使颜希深驰驿往佐之。副将军明亮等又请令鄂宝驻丹东，上念鄂宝兵少，命以湖广续调兵千人属鄂宝。阿桂又疏请桂林率李世杰主南路，令鄂宝主西路。丹坝至绰斯甲布粮运，鄂宝请以丹东属桂林兼领。旋诣丹坝置台站，副将军丰升额自凯立叶进兵。鄂宝请自三杂谷、梭磨、卓克采转输凯立叶，较丹坝道为近。丰升额进攻谷噶，鄂宝请自梭落柏古转输色木多，凯立叶留少兵，即裁站夫，省糜费。会明亮自宜喜进兵，既克达尔图，两路军合师沙坝，克勒乌围。鄂宝请将西路台站以次裁撤。

四十一年，金川平，军功加一级。七月，调湖南巡抚，仍留办军需奏销。十月，授漕运总督。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议报销四川军需不符，请令鄂宝等分偿，得旨豁免。四十八年，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五十二年，卒。子文通，官内阁侍读学士，兼公中佐领。

颜希深，字若愚，广东连平州人。入赀授山西太原同知。累迁山东泰安知府。建考棚、书院，清察徵漕浮收诸弊。高宗东巡，召对，褒以“他时可大用”。乾隆二十七年，授四川按察使，入觐，上以希深母老，尚欲随任，希深亦不敢奏请改补近地，母子知大义，命调希深江西。二十八年，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二年，调江西，丁母忧去。三十四年，仍授江西布政使，

又丁父忧去。三十八年，诣京师，命赴金川军佐鄂宝治饷，援河南布政使，仍留军。疏言：“粮台设木池，因限於山，与军营相隔，将山地开平安营。臣与黄岩总兵李时扩督兵防护，时令将弁操演，不但技艺熟练，而枪声远近相闻，亦可牵缀贼势。”又言：“觉木交深林密箐，贼易以藏身。臣督兵斩伐林木，使附近贼碉有径可通处，绝无遮蔽，藉免窃发。”皆称旨，赐孔雀翎。木池站焚毁火药，希深请与时扩分偿。师深入，山重雪积，希深催督拊循，恆终夜露宿。四十二年，擢湖南巡抚。旋入为兵部侍郎。四十五年，复出署贵州巡抚，调云南。卒。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入贡授山东兖州泉河通判。累迁山东济东泰武道。三十四年，擢按察使，丁父忧，命以按察使衔往哈密办事，赐孔雀翎。三十五年，擢工部侍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三十六年，奏：“玛纳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请驻兵，使声势联络。”从之。授山东巡抚。三十八年，上幸天津，迎谒，赐黄马褂。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绩率兵捕治，次临清城南，为伦所围，总兵惟一赴援，战败。上遣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兵援绩，并令大学士舒赫德视师。谕曰：“绩为巡抚，地方有此奸民，不早觉察，不为无罪；但以民乱将巡抚治罪，適足长其刁顽，事定，功过自不能掩。”寻事定，命解任，责捕伦余党，捕得伦弟柱、林等二十余人。上嘉绩黽勉，授河南巡抚，仍缴进孔雀翎示儆。四十二年，奏按察使赵铨健忘，上责绩於铨应否去留不置一辞，下吏议，夺官，命宽之。召授礼部侍郎。四十七年，坐雩祭礼器误，夺官，以三品顶带往和阗办事。召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迁正红旗汉军都统。六十年，上询前政弘旻在官事迹，奏不实，夺官，以六品顶带往和阗办事。

嘉庆元年，授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召授大理寺少卿，

还孔雀翎。再迁宗人府府丞。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重与鹿鸣宴，赐二品衔。十六年，绩子锜，授建宁总兵，入觐，上以绩年逾八十，调锜直隶正定总兵，俾就养。卒，锜官至直隶提督。

觉罗图思德，满洲镶黄旗人。初自诸生授光禄寺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外授江南常镇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擢巡抚。疏言：“贵州威宁玛姑柞子厂，水城福集厂产黑、白铅，岁供京局及各省鼓铸。厂员营私滞运，请立条款，严处分。”并下部议行。三十九年，署云贵总督。上令出驻永昌，并谕以防边事重，视前政彰宝旧日章程益加奋勉。抵任后，疏言：“清釐彰宝移交文牒，永昌军需造销牵混，应请各归各款，以清眉目。造解京箭，各镇协称现多损坏，与彰宝原奏不符；又有批准保山等县添买仓穀，亦滋疑义。”寻劾保山知县王锡、永平知县沈文亨侵亏仓穀，请夺官鞫治。上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往按，锡言彰宝勒索供应四万馀，致亏短兵粮，上震怒，逮彰宝治罪。图思德以箭二十万解四川军营，上嘉之。十一月，兼署云南巡抚。

自傅恆征缅甸还师，缅甸贡使久不至，闭关绝市年久。图思德奏言：“侦知缅民亟盼开关，缅甸亦窘迫有投诚意。惟风闻难信，但当简练军实，使闻风生畏。”上韪之。及兼署巡抚，自永昌还会城，令提督锦山等董理边防，疏报，拂上意，严旨促仍赴永昌督办边防。四十一年，复奏：“侦知缅甸懵驳已死，子赘角牙嗣立，方幼，头人得鲁蕴将遣使叩关纳贡。”上以缅甸初无悔罪输诚之意，谕勿轻听。寻奏：“得鲁蕴遣使投稟，原送还内地官人，贡象，乞开关。已飭龙州将吏与以回文。”上以图思德示缅甸有迁就结案之意，斥为大谬。四十二年，又奏得鲁蕴欲将所留杨重英、苏尔相、多朝相等送还，并叩关纳

贡。上念受降事重，图思德不能胜其任，命大学士阿桂赴云南主持。调李侍尧云贵总督，图思德回贵州巡抚任。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卒，赐祭葬，谥恭愍。

彰宝，鄂谟忒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自繙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十八年，授江苏淮安海防同知。累迁江宁布政使。三十年，授山西巡抚。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事发，具得巡抚和其衷界银五百为弥补及布政使文绶等知情状，奏闻。上遣侍郎四达会鞫得实，其衷、成功论斩，文绶等戍军台。安邑知县冯兆观揭河东盐政达色累商及受贽礼、门包，又遣四达会鞫，并得河东运使吴云从因被四达纠参，嗾兆观揭发状，达色论死，云从、兆观治罪如律。三十二年，调江苏。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徵银，上以此项历年均未奏明，自乾隆十一年起，应有千馀万，命彰宝会同详察。前任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均坐是得罪；又发前任监掣同知杨守英诈取商银：并论如律。

三十四年，命驰驿往云南署巡抚。师征缅甸，署云贵总督，命出驻老官屯督饷，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奏：“永昌沿边千馀里，山深径僻，应於曩宋关、缅箐山、陇川、龙陵、姚关及顺宁箐箐桥设卡驻兵。”上令实力督率。又奏：“贵州调至兵间有老弱，现加甄汰。”上责：“彰宝现为总督，两省皆所辖，何不劾奏？”三十七年，劾云南巡抚诺木亲才识不能胜任，召还；又奏车里宣慰土司刀维屏逃匿，请裁土缺设专营，上从其议，定营名曰普安。寻实授云贵总督。三十九年，以病请解任。王锡事发，夺官，逮京师论斩。四十二年，卒於狱。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四十年，授云南迤东道。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擢巡抚。五十二年，台湾民

林爽文为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乱既定，五十三年，命赴台湾勘建城垣，因命偕福康安、李侍尧按柴大纪贪劣状，上责嗣曾平日缄默不言。寻疏言大纪废弛行伍，贪婪营私，事迹昭著。又奏：“抚恤被难流民，给银折米，福建旧例，石准银二两；今以米贵，请改为三两。”上以福康安奏晴雨及时，岁可丰收，仍令视旧例。偕福康安等奏清察积弊，筹酌善后诸事，均得旨允行。尝以台湾吏治废弛，不能早行觉察，自劾，上原之。命台湾建福康安、海兰察生祠，以嗣曾并列。寻奏台湾海疆刁悍，治乱用严，民为盗及杀人者，役殃民，兵冒粮，及助战守义民或挟嫌害良，皆立置典刑，以是称上旨，嘉嗣曾不负任使。事确定，命内渡，寻又命侯总兵奎林至乃行。庄大田者，与爽文同乱，坐诛，嗣曾捕得其子天畏及用事者黄天养送京师，又得海盗，立诛之。五十四年，赐孔雀翎、大小荷包。图像紫光阁。

请入觐，未行，安南阮光平据黎城，福康安督兵赴广西，嗣曾署总督。福康安濒行，奏福建文武废弛，宜大加惩创，上谕嗣曾振刷整顿。嗣曾奏许琉球市大黄，限三五百斤，谕不可因噎废食。又奏：“福建民多聚族而居，有为盗，责族正举首，教约有方，给顶带；盗但附从行劫未杀人拒捕，自首，拟斩监候，三年发遣，免死。”上谕曰：“捕盗责在将吏。令族正举首，设将吏何用？族正皆土豪，假以事权，将何所不为？福建多盗，当严治。若行劫后尚许自首免死，何以示儆？二条俱属错谬。”

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

陈步瀛，字麟洲，江南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会试第一，

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擢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再迁山西按察使。寻以山西狱讼繁多，改命长麟，仍留步瀛兰州道。旋授甘肃按察使。

萨拉尔回苏四十三乱既定，四十九年，盐茶回田五复据石峰堡为乱，总督李侍尧率兵讨之，以步瀛从，捕治诸乱回家属。旋奏令赴安定、会宁督饷，行次隆德，闻副都统明善战死高庙山，步瀛以静宁、隆德、平凉诸州县当下陇要冲，静宁驻兵三百，请益兵。步瀛调固原兵五百赴平凉、隆德守，为犄角；复往静宁收明善馀兵守隘，上奖许之，寻谕：“步瀛兵事径行陈奏，不必拘体制。”步瀛奏：“臣收明善馀兵，尚存九百有奇。石峰堡回越隆德犯静宁，平凉知府王立柱督兵民击之，回退据翠屏山。静宁距省五百馀里、中间会宁、安定为粮运要道。虑回自静宁南窜袭我师之后，已稟督臣发重兵防护。”旋疏报静宁围解，并筹济南、西二路官军粮饷药弹，称上旨。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以福康安代侍尧为总督。上谕以军事谘步瀛，擢布政使。福康安奏：“步瀛明白诚实，督饷甚力，但才具不如浦霖。”命调安徽布政使。事定论功，赐孔雀翎。

江、淮大饥，民胁众劫夺。步瀛行县，督吏賑恤，而捕治其不法者，自夏迄秋，事渐定。步瀛以劳瘁致疾，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疾大作，卒。

孙永清，字宏度，江南金匱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授内閣中书。永清未入官，尝佐广东布政使胡文伯幕。土司以争袭相讐，验文牒皆明印，大吏欲以私造符信罪之。永清具稿请文伯力陈，得免者二百馀人。旋充军机处章京，撰拟精当，事至辄倚以办。迁侍读。四十二年，云南总督图思德奏缅甸将遣使入贡，上遣大学士阿桂往莅，以永清从。缅甸使不至，阿桂令永清撰檄谕之，送所留守备苏尔相还。四十四年，授刑部郎中。

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五年，超授左副都御史。授贵州布政使。奏言柞子厂产黑铅，课馀三十馀万斤，请以十万斤运广。四十九年，署巡抚。又奏：“柞子厂黑铅，例於四川永宁设局收发，课馀三百万斤，请岁以五十万运存永宁。”

五十年，擢广西巡抚。劾新宁知州金自等逋税，按察使杜琮、盐道周延俊等并坐夺官。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徵广西兵，永清奏：“兵出征，在例马兵赏、借银各十两，步兵赏、借银各六两，请於借银留三两为制衣。”命议叙。五十三年，藤县狱系盗梁美焕谋穴墙逃，捕得，永清令立诛之，奏闻，上谕曰：“狱囚反狱劫狱当立诛，若钻穴越墙，祇求苟免，不得与此同科。今之督抚皆好杀弄权，永清失之太过。”

安南阮惠为乱，国王黎维祁出亡，其臣阮辉宿护维祁母、妻、宗族至龙州，永清及总督孙士毅疏闻。士毅寻发兵讨惠，永清出驻南宁，奏太平设军需局，以福建延建邵道陆有仁、桂林知府查淳董其事。五十四年，维祁复国，使迎其母、妻、宗族，永清为具行李，并传上旨赉锦缎、绸、布及白金四百。谕奖永清自驻南宁，弹压边关，筹办饷糈，措置得宜，赐孔雀翎。

士毅师败还，福康安代为总督。永清与福康安奏：“安南用兵，关内外支放银百万、米八万馀，逐款详覈，例可用而未用，或用不及数者，以实用之数具报。如有军行紧急，略有变通。与例不符者，仍如例覈减。”上谕令以实为之。秋，以广西秋审册自缓决改情实凡三案，谕责永清宽纵。东兰州安置台湾降人郑管、陈廷乘舟走，追捕，以溺水报。上命夺知州黄图等官逮讯，永清坐降调，命留任。

是时阮惠更名光平，上封为安南国王，请以来年诣京师祝万寿，使阮宏匡等叩关入贡。永清令在太平候旨，疏闻。上令光平使臣於来年灯节前至京师，与外藩蒙古等一体入宴，责永

清拘泥。永清旋奏光平使臣自桂林北行。上察广西学政潘曾起不称职，以谂永清，永清言曾起性情褊急，未愜士心。上责永清不先奏劾，以方料理安南内附，光平将入觐，不遽易人，罚养廉二年。五十五年春，光平又以新赐印并御制诗使叩关入贡，永清疏以应否令光平使诣京师请旨。上谕曰：“光平遣使陈贡，自应令诣京师，何必奏请？”永清又奏太平、南宁、镇安三府与安南接壤，请屯兵防隘，立栅开壕，分隶龙凭、馗燾二营管辖，报闻。四月，光平入关，以其子光垂、臣吴文楚从，奏闻，上嘉之。寻卒。

弟籓，监生。以四库馆议叙，授中书科中书。官至安徽布政使。子尔准，自有传。

郭世勋，汉军正红旗人。初自笔帖式擢吏部主事。选福建龙岩知州。五迁湖南布政使。乾隆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调广东。上谕曰：“广东有洋商盐务，为腥膻之地。世勋操守廉洁，治事勤实，务慎持素履。”监临乡试，奏额送科举多取数百名，经费由督抚捐贖备办，谕国家无此政体，不允。奏禁大黄出洋，西洋各国岁不过五百斤，琼州、台湾亦如之；暹罗、安南贡船至，亦五百斤。五十五年，总督福康安入觐，命世勋署两广总督。劾雷琼镇总兵叶至刚误民为匪，左江镇总兵普吉保滥刑毙命，皆论罪如律。参将钱邦彦巡洋崖州，遇盗被戕，上以福康安诣京师后，世勋不能整饬，严斥之。

暹罗国王郑华咨：“乾隆三十一年被乌图构兵围城，国君被陷。其父昭克复旧基，十仅五六。旧有丹菩氏、麻叨、涂坯三城，仍被占据。请代奏令乌图割还三城。”乌图即缅甸。世勋以其非礼妄干，留其使广东，奏闻。上命军机大臣拟檄，略谓：“故缅甸酋懵驳与暹罗诏氏构兵，非今国王孟陨事。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不直追问诏氏已失疆土。天朝抚驭万国，缅甸

固新封，暹罗亦至华嗣掌国始加封爵，宜释嫌修好，共沐宠荣，不得以非分干求，妄行琐渎。”命世勋与福康安联衔照会，并告来使，但云：“札商福康安，未经代奏。”

五十六年，世勋奏洋船准携砲，内地商船不准携砲。上谕之曰：“商船出洋，携砲御盗。不特各国来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商船遇盗不能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祇令海口将吏察验，不可因噎废食。”上以广东多械斗，谕世勋稽察化导。有步文斌者，以罪配德庆州，传习邪教，世勋捕得四十余人送京师。上谕以其渠送京师，余令世勋系狱，候刑部拟罪。

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咨言：“国境嵩陵等七州毗连云南开化，莫氏旧人黄公瓚父子据守，夤缘内附，籛戩代奏详察。”使至龙州，龙州通判王抚棠以所请非分，发书驳还。世勋奏闻，上嘉抚棠，赐大缎奖之。光平又以黎维祁弟维祇结土酋农福缙为乱，遣兵剿灭，具表献捷。表内并言：“维祇为乱，因维祁从人丁迺衡等为维祁通消息，请按治维祁罪。”世勋以光平所言臆度无凭，对扬失体，照会令将表文删节，缮正奏闻。上已先得巡抚陈用敷奏，令谕光平具确据，并通消息者何人，送京师按治，命世勋遵前旨照会光平。五十八年，暹罗、安南贡使至，世勋遣吏伴送诣京师。上以所派职卑才庸，虑为外籛所轻，降旨申飭。潮州总兵托尔欢请观，例具清字摺，硃批令来见。世勋奏委署总兵，译汉文为俚语，上赐荷包愧之。

英吉利遣使入贡，请遣人留京居住，上不许，虑英吉利贡使还经广东复多所陈乞，时已授长麟两广总督，命与世勋和衷商榷。寻奏英吉利贡使请在黄埔盖房居住，已严行拒绝，并禁内地奸民指引勾结，上赐荷包奖之。五十九年，入觐，途次病作，至京师卒，赐祭葬。

毕沅，字纒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

欠钱粮，并展赈，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嘴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雍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堰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鄖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穀五十万四千馀石。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夹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克当阳，获乱渠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原，但平陇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论曰：富勒浑、秉恬、鄂宝、金川之军，绩当临清之乱，

图思德招缅甸之使，步瀛御石峰堡之变，嗣曾肃台湾之政，永清受安南之降，世勋屡卻暹罗、安南干请。若英吉利入贡，中外交涉，於此萌芽。川、楚教匪，沅当其始，久而后定。诸人者皆身膺疆寄，与兵事相表里，功罪不同，赏罚或异；欲求其事始末，固不可略焉，故类而录之。

列传一百二十

五岱 五福 海禄 成德 马彪 常青
官达色 乌什哈达 瑚尼勒图 敖成 图钦保 木塔尔
岱森保 翁果尔海 珠尔杭阿 哲森保

五岱，瓜尔佳氏，黑龙江人。乾隆十八年，命隶满洲正黄旗。初以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三等侍卫，赐墨尔根巴图鲁名号。战叶尔羌，复迁二等侍卫。霍罕使者至，命往宣谕，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赐骑都尉世职。三十六年，从将军温福讨金川，授参赞大臣。攻巴朗拉，克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温福以是轻五岱。五岱密疏言：“温福在军好安逸，不亲督战，自以为是，寒将士之心。”温福亦劾：“五岱刚愎自用，自成都至军，途中夺驿马骚扰；方攻巴朗拉，绿营兵惊退，五岱不能禁，诈言被创昏晕。”上命丰升额、色布腾巴勒珠尔诣军中按治。色布腾巴勒珠尔等疏言鞫五岱俱不承，请夺其职，留军前自效，上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所论列不得要领；复疏言温福轻五岱，致起衅。温福疏辨，谓五岱与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谋倾陷，上命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逮五岱诣热河行在。是时尚书福隆安奉使如四川，疏言五岱无夺驿马及攻巴朗拉诈言被创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未尝袒五岱。五岱至热河，军机大臣廷鞫，戍伊犁。居数月，授蓝翎侍卫，命从阿桂出南路听差遣。阿桂令率士兵赴美诺、明郭宗诸地，相机夹击。寻授头等侍卫。

木果木师溃，阿桂驻宜喜。命五岱为领队侍卫，率贵州兵防后路。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五岱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复为参赞大臣。从副将军丰升额自丹坝进攻凯立叶，山峻，未深入。上命丰升额佐阿桂合军进，而以五岱驻凯立叶牵贼势，贼屡来攻，屡击败之。五岱疏言军中护军校等缺，当择应升人员，请上命。上以参赞佐将军治军事，不得自专，责五岱非是。阿桂、丰升额自日尔巴当噶进攻，五岱自凯立叶督兵夹击，进逼勒乌围。阿桂令五岱移驻日则丫口。寻率兵协攻珠寨及噶朗噶各寨。师攻勒乌围，五岱率所部自东北入，合攻克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四十九年，自塔尔巴哈台诣京师，至兰州，闻石峰堡回为乱，请从军。上谕陕甘总督李侍尧，以五岱尝从征金川，知军事，令率兵进攻。侍尧令偕副都统永安、提督刚塔讨贼，自马家堡逐贼至鹿鹿山，大雾，驻军数日，诃贼出后山，分军捕治，命署固原提督。战伏羌城外，杀贼三百馀，贼遁入山，遣兵搜捕，俘二百三十馀。复逐贼至秦安县，拟进攻底店。上令尚书福康安视师，五岱从，克底店；进攻石峰堡，率兵搜捕黑砭塔、白杨岭馀匪，毁床子滩礼拜寺，回乱平。上以五岱自塔尔巴哈台班满还京，道闻回乱，自请从军；福康安未至，转战击贼，奋勉，予骑都尉世职。寻擢镶蓝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五福，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自世袭佐领累迁四川维州协副将，乾隆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与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构兵，五福请於总督阿尔泰，檄泽旺责使服罪。泽旺子僧格桑尤桀骜，渐侵明正土司，乃令五福将五百人屯梭磨界朴头，擢松潘镇总兵，如美诺护粮道。小金川平，偕松茂道查礼按行边徼屯练，及新附汗牛十四寨。

时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同为乱。上虑两酋逃往鄂罗克，命五福驻丹坝。丹坝，往鄂罗克道所必经也。贼袭攻底木达及大板昭。师自登春入，五福自后路会攻。寻请以副将西德布率兵还丹坝，而躬巡梭磨，土妇卓尔玛初附，加以驾驭。上命五福事毕仍还屯丹坝。五福旋自丹坝进攻穆尔津山，再战陟其冈，毁贼碉，败援贼。师进攻，五福以三百六十人为应，令官兵作攻扑状缀贼，士兵伏作固顶水卡旁。贼至，伏发，殪其头人，遂进攻山半贼碉，五福督兵斫碉门杀贼。将军阿桂等师克格鲁克古丫口，将达丹坝，五福隔山见师至，即督兵攻普笼、玛让诸碉，同时尽毁，於作固顶以下傍水设营卡。

师进攻勒乌围，五福自陡乌当噶夹攻，毙贼甚众，进攻荣噶尔博，毁贼碉一。师屯巴克图仰木山巅，五福克萨木卡尔山下诸碉卡，与大军会。自达乌达围进攻，五福同总兵常禄保等为应。既克黄草坪，贼自山后出，五福夹击败之。师自奔布鲁木进攻，为三队，五福与副都统乌什哈达率第三队，围贼碉。贼越碉窜，与第一、二队合，至西里正寨，贼溃遁。分攻瓦尔占、舍勒固租鲁，夜移砲轰 毁之。进攻萨尔歪贼寨，复为三队，五福与都统海兰察自中路进，贼弃寨窜；复绕出寨后，歼贼甚众，贼寨皆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师既还，以两金川地势寥阔，命五福将三千人屯美诺。寻擢广西提督。卒。

海禄，齐普齐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征伊犁，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屯济尔哈朗，副将军富德攻叶尔羌，攻伊西洱库尔淖尔，海禄皆在军中，赐花翎，并号噶卜什海巴图鲁。又以边功，擢二等侍卫。温福讨金川，海禄将四百人攻斑斓山及斯当安，攻日耳、东玛、美美诸寨，及固卜济山梁，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破明郭宗沟内碉卡。自前锋参领摄陕西固

原镇总兵。温福师败绩，海禄自美诺退巴朗拉，定西将军阿桂论劾，当夺职，命宽之。师自资哩南山入，得阿喀木雅山上碉一。至路顶宗，山陡峻，夜半潜入贼垒，歼贼三十馀，坠崖死者相枕藉，遂拔路顶宗，即督兵进攻明郭宗，克之。直抵美诺，贼惊溃，获大砲十馀、米粮百馀石，擢固原镇总兵。

从阿桂自萨尔赤鄂罗山攻克登古碉卡。复自喇穆喇穆迤西进，得石卡一。攻得斯东寨、色溯普、喇穆喇穆山梁，屯日则丫口要路。又攻该布达什诺木城，连克碉寨。攻逊克尔宗，贼出伏兵，击之溃。旋偕副都统富兴进至达尔沙朗，克大碉五，并克伊格尔玛迪等碉卡。再进，偕副都统乌什哈达夺罗卜克鄂博沟内碉寨，攻克格鲁克古山梁。再进攻康萨尔，督兵跃壕入，贼窜。再进，攻克勒吉尔博山梁，乘胜沿河击贼，大破之。师攻木思工噶克丫口，海禄以兵应，歼贼甚众。攻克迈过尔山梁，复偕乌什哈达攻丫口左木城、石碉，拔之。又自舍图枉卡分攻巴占，攀藤扶石，自山腰斜上，遂夺据毗色尔，进攻章噶大碉，克之，并夺木城一。偕襄阳镇总兵官达色攻黄草坪，占其地。移直隶天津镇总兵。旋率士兵夺兜窝碉卡，复夺取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所居之拉布咱占。又偕副都统书麟等攻则朗噶克，焚噶尔噶木、勒乌、果木得克、聂乌诸贼寨。金川平，图形紫光阁，赐骑都尉世职，擢云南提督。

四十六年，入觐。至湖南，闻萨拉尔回苏四十三叛，请从军。贼占华林山，海禄从海兰察攻之，多所斩获。旋进至华林寺，毁贼巢，歼焉。授乌鲁木齐都统。

海禄刻覈吏事。在边，禁古城迤北瑚图斯金厂。重定新疆屯田徵租功过，视旧例为苛。追论文武吏士剥下营私状，领队大臣图思义、提督彭廷栋以下皆坐谴。又请裁汰经费，视内地编保甲；台湾民坐械斗戍边，入乌鲁木齐铁厂输作，予巴里坤

诸地戍兵为奴；皆议行。复疏请自哈密至精河设台车三百五十，乌鲁木齐设台车一百五十，定值视雇商车减三之二。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惠龄、陕甘总督福康安皆言车值过薄，福康安并力陈设台车不若雇商车便。上为罢海禄议，造台车糜帑，令责偿。伊犁将军伊勒图又疏请罢海禄所议屯田徵租功过及戍边入铁厂例，左授伊犁额鲁特领大臣。

五十三年，劾将军奎林毁佛像，辱职官，折罪人手足掷水中，得遣戍罪人脏，又於哈萨克以羊易布，私其羨金。上夺奎林职，令海禄并诣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廷鞫。奎林承毁佛像、杀罪人，馀事皆无据。上命并夺海禄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行走。寻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卒。

成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初入健锐营充前锋。从征准噶尔、叶尔羌，俱有功。征缅甸，从将军明瑞自锡箔进兵，攻贼旧小蒲坡，中枪伤，战猛拜、天生桥、猛城诸地。从副将军阿里衮攻顿拐，毁其寨。从经略大学士傅恆渡戛鸠江，自猛拱、猛养进兵，败贼於新街。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成德从攻斯当安，裹创力战，进攻巴朗拉。再进，克资哩、古布济、八角寨诸地，复被创；自空卡、昔岭进兵，屡捷，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木果木大营陷，温福死之，成德时将别军驻美诺，亦陷於贼，命夺官，仍留任。将军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会领队大臣额森特、总兵海禄三道并进，击东沟贼碉，歼贼甚众。路顶宗、明郭宗诸营卡皆下，复美诺，赐黑狐冠。小金川平，复官。

师自谷噶入大金川，抵罗博瓦山，成德偕总兵特成额等分兵缀贼。复会克色湖普山，夺坚碉数十。进攻喇穆喇穆东面山碉，贼分两路袭师后，击败之。偕散秩大臣普尔普等夺石碉四，

又偕总兵官达色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会内大臣海兰察进围逊克尔宗，赐号赛尚阿巴图鲁。进攻甲尔纳寨，围急，贼潜以皮船渡，成德击破之。贼据赤布寨，其北为得思古寨，循沟下有噶朗噶、噶尔噶诸寺，碉寨繁密。师循沟进，破最东水碉。成德乘胜夺大碉五、木城二，直抵濒河噶尔丹寺，贼奔溃，师克舍图枉卡。成德潜师至日则丫口，与游击普吉保上下合击，破石碉八、木城四，遂克逊克尔宗，贼退勒乌围，复进，会师破之。进克甘都瓦尔、黄草坪等处，遂克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署四川提督。三暗巴番渠安错煽乱，督兵捕治，命真除。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后藏，命成德为参赞大臣，督兵偕总督鄂辉、驻藏大臣侍郎巴忠会剿。巴忠授意噶布伦丹津旺珠尔与廓尔喀议岁费、还侵地，成德争不获，即以此议入奏。师还，授成都将军。后藏不如约，靳岁费不与，廓尔喀复来犯，巴忠自经死。上命鄂辉、成德督兵定藏自赎；复以濡滞失机，夺将军，予副都统衔，以领队大臣属将军福康安调遣。攻聂拉木，与穆克登阿夜督兵进。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掷火弹杀贼，破寨，尽歼守寨贼，无一得脱者。福康安自济咙进兵，令成德等分道进屯德亲鼎山，克敌卡，自俄玛措山进，迭克果果萨喇嘛寺，乘夜取札木铁索桥。又自江各波迈山梁趋陇冈，与彦吉保会；逐贼至利底，与福康安师会，所向克捷。廓尔喀乞降，师还，命成德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图形紫光阁，前十五功臣，以成德为殿。寻命署杭州将军。

仁宗即位，移署荆州将军。教匪起，成德偕总督惠龄攻贼宜都灌湾脑山，擒贼首张正谟。寻以纵贼窜逸，夺勇号。四年，致仕，卒。以曾孙女配宣宗为孝全皇后，追封三等承恩公，谥威恪。子穆克登布，自有传。

马彪，甘肃西宁人。以行伍从军，累迁至四川川北镇总兵。高台县丞邱天宠私伐巴彥济鲁萨林木，贝勒罗卜藏达尔札诉於上，词连彪，夺职。寻赐游击衔，驻雅尔。复起，除云南昭通镇总兵。

乾隆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将军温福以彪屡出师勇往，令将贵州兵三千以从，克巴朗拉碉卡，赐花翎。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彪偕侍卫额森特等自北山进，夺贼碉卡，斩馘百馀，与师会。彪以贵州兵二千驻资哩北山梁，东西距三十馀里。贼夜犯都司黄壮略、守备王廷玉营，彪与侍卫巴三泰驰援，败贼，失砲三。上以彪战甚力，不之罪。嗣都司徐大勇等守色布色尔，贼屯十里外高峰。参赞五岱檄彪赴援，未至，副将色伦泰战没。五岱劾彪逗遛，当夺职，上命留任。寻自硕藏噶尔进驻色布色尔，阿桂军次喇卜楚克山麓，偃木阑坝；令彪伏兵东崖下，克其水碉。进攻色尔渠，彪从参赞丰升额等击东玛砦，克之。乘胜攻哲木克郭罗郭罗美罗喇嘛寺诸寨，皆下，夺碉五，俘馘数十。攻美美卡，彪率二百人自山梁小径入。贼来援，力战破之。美美卡至日喀尔桥，有小径曰兜乌。贼毁桥筑卡以拒，彪伐木为桥济兵，贼弃卡走。又与提督哈国兴合克喀木色尔穆拉斯郭寨，遂据兜乌。寻自达克苏山后攻明郭宗，彪将千人自格实迪下攻，贼弃碉窜，授西安提督。复偕侍卫乌尔图纳逊攻达尔图大碉，毙窜贼甚多。遂偕领队大臣华善等以六千人驻宜喜，贼来犯，击之，斩贼三十馀人。以三千五百人攻达尔图碉，未下。贼自沙坝三道袭宜喜军，又别遣贼夜扑达尔图军，击走之。师克乃当，至独松，彪与贼战中巴布里、下巴布里及玛雅冈角木，贼皆弃寨遁。旋与副将钦保克尔玛及札乌古山梁，与总兵敖成克甲索。

金川平，赴西安任。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移湖广

提督。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予云骑尉世职。

常青，苏木克氏，满洲镶白旗人。自前锋累迁护军参领。外擢云南曲寻镇总兵。从将军明瑞讨缅甸，战於蛮结。明瑞将中军，常青与领队大臣观音保踞西山梁。贼突至，常青等奋击，馘二百馀；贼败窜，又馘二千馀，俘三十四。再战天生桥、宋寨、黄土冈诸地，屡败贼。明瑞军败绩，上召常青入对，命仍还云南，从副将军阿里衮出万仞关。经略大学士傅恆令诣野牛坝督造战船，率兵赴新街，杀贼夺寨，获敌舟及粮械。旋自新街进攻老官屯，克毛西寨。师还，授云南提督。

乾隆三十八年，师征金川，令率云南兵二千赴打箭炉佐将军阿桂出西路。偕都统海兰察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诸山梁，克之，留屯美诺。师攻布朗郭宗，阿桂奏请常青策应。常青遣游击福敏泰驻木波，游击保宁驻噶鲁什呢，守备张启贵驻美卧沟，而与副都统富兴率兵为布朗郭宗声援。西藏语谓为盗曰“放夹坝”，常青与富兴督绿营兵捕盗，焚其林。阿桂师进攻勒乌围，常青与富勒浑护饷道，自明郭宗至大板昭，兵卒巡视，分守小沙坝、沙坝、三松坪诸地，自间道出功噶尔拉击贼。上嘉之，谕以此路官军久未进攻，今自间道出奇，足以缀贼；惟地势险峻，仍戒其轻举。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移古北口提督，而以海禄代之。疏言缅甸方议抚，请暂留张凤街，与海禄相机筹办。上以夷性多疑，文檄仍用常青旧衔，俟事定赴新任。历浙江、江南、直隶、福建陆路提督，又继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移西安将军。卒，谥庄毅。

官达色，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准噶尔。将军兆惠自鄂垒扎拉图转战至特讷格尔，上方南巡，遣官达色及副护军校兆坦赍疏诣行在，召对，授蓝翎侍卫。准噶尔平，

予云骑尉世职。迭迁副参领，外擢云南顺云营参将。自陈不通汉文，乞还京师，经略大学士傅恆讨缅甸，以官达色监铸砲，令从军。旋授健锐营前锋参领。

乾隆三十六年，将军温福征金川，令将成都驻防兵四百人从攻巴朗拉山梁，与乌什哈达督兵自山右登，夺卡六。再战，官达色发砲毁贼碉，战三昼夜，克之，赐号巴尔丹巴图鲁，异白金百。师逾达木巴宗至斯底叶安，贼力拒，官达色发砲隳其碉楼，命署四川松潘镇总兵。师乘雪击贼，贼引退。官达色逐贼，贼乱流渡，窜河喀木雅。移军逼贼寨，官达色发砲击之，寨垂破，贼夜遁。温福督师攻南山，官达色与总兵牛天畀合军，天畀取第二碉，官达色取第三碉，复命署湖北襄阳镇总兵。

师攻达尔图，贼蔽碉为固，官达色发砲击之，日毙贼数十。师进，破碉二，拔栅，歼贼甚众。副将军丰升额攻谷噶，官达色与侍卫普济保等以四千人往会。旋以将军阿桂檄，从参赞海兰察攻喇穆喇穆，夺卡三，逼碉下掷火弹，以雨不燃，暂引退。复以六百人直陟高峰，峰有大碉二，夜半，援石壁蚁附登，伏碉旁，黎明突起，遂破二碉。进攻该布达什诺，贼为大碉倚壕，辅以木城。官达色督兵冒枪石跃壕以度，划碉址成，遂援以上。贼退保木城，阿桂令海兰察出城后，官达色当其前，力战克之。再进，攻默格尔山梁，官达色与额森特等合军取碉三。旋与海兰察、额森特分道裹粮深入，攻格鲁克古丫口，克当噶海寨及陡乌当噶大碉，焚沙木拉渠寨。循格鲁克古山梁以下，贼傍箐置卡，督兵攻之下。真除襄阳镇总兵。

再进，攻勒吉尔博，战於山麓，破贼碉；再进，攻荣克尔博，克其麓木城。督兵陟山巅，与普尔普逾沟拔木栅二十六。自舍图柱卡循昆色尔山梁，攻据雅木则碉，取果克山诸碉寨，围拉枯喇嘛寺，尽歼之。再进，与海兰察等同攻章噶，贼绿碉

凿深沟，设栅其上，官达色督兵拔栅以覆沟，援附至碉巖下攻，贼惊窜，遂克之。与海兰察合军向勒乌围，分攻隆斯得，其地有三寨，克其二；遂潜破后寨，寨内蓄铅子，积地二尺许，火药百馀篓，悉收以佐军，设砲台，偏转经楼，与保宁、彰霨合军克之，勒乌围亦下。与海兰察等攻达乌，连破诸碉寨。进攻西里，贼四出力御，官达色逾沟与战，贼穿林逃。攻黄草坪，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海禄拔沟北栅为应。攻奔布鲁木峰木城，亦与海兰察偕。攻瓦喇占，发砲破其碉。循瓦喇占而下曰萨尔歪，有寨三，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左右合击，贼弃寨走，邀殄之。攻科布曲木城，又与海兰察偕，官达色冒枪石先登。攻朗阿古，海兰察自山腰险径度兵，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出其左。攻雍中喇嘛寺，官达色与普尔普等自右入，皆力战杀贼，遂破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移山西大同镇总兵，再移直隶宣化总镇兵。卒。

乌什哈达，吉林满洲正黄旗人。师征缅甸，以前锋校从，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师征金川，以三等待卫从，其与官达色同克巴朗拉也，贼攻据所驻山，复力战破贼，夺其山还。事闻，上以功过足相当，宥之。战屡有功，累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外授和阗领队大臣，讦办事大臣德风受赂，按治不尽实，夺职。师征台湾，以头等侍卫从，与普尔普自茅港转战，通嘉义道。寻将水师至琅峤，获庄大田，还前所赐勇号。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师征廓尔喀，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先行治道，蹶而伤。师还，赏不及，入见，以为言。上责其巧佞，夺职，戍伊犁。嘉庆初，赦还。师征川、楚教匪，以头等侍卫从，贼渠王三槐拥众渡江，乌什哈达与战，死之，予轻车

都尉世职。

瑚尼勒图，鄂讷氏，黑龙江人。以护军入满洲镶黄旗。累迁护军参领。从征金川，亦与巴朗拉之役，赐号多卜丹巴图鲁。攻资哩南山，战自喇卜楚克山梁，绕登高峰，夺贼卡二，遂陟其巅，又夺贼卡二。复从海兰察等攻罗博瓦前山，贼二百余自其右缘山梁斜上，瑚尼勒图击杀十余人，贼遁走，进攻该布达什诺，克之，加副都统衔。复进攻逊克尔宗，焚贼寨十余，贼来援，却之。师攻勒乌围，遣瑚尼勒图夺据默格尔山，进占日尔巴当噶尔之西。危峰突起，海兰察等更出其西，自密拉噶拉木山巅下击，遂克凯立叶，谕嘉奖。乘胜攻克日尔巴当噶山阳左右五碉。又从海兰察等攻取桑噶斯玛特山寨。与福康安督兵将出箐，见贼碉二，奋勇跃入杀贼，贼溃，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师攻达佳布、安吉诸碉，督兵自山腰贼碉间攀越而过，先入碉，皆克之。进攻木思工噶克，令瑚尼勒图攻丫口。潜师而入，游击梁朝桂等为继，丫口峰左右碉十有四，同时皆破。师次荣噶尔博，有山梁曰巴占，为勒乌围门户，贼守御甚力。诸将议自舍图柱卡间道入，而使瑚尼勒图屯巴占分贼势。师克章噶，瑚尼勒图亦取巴占。分攻隆斯得寨，以斧破寨门，获所储铅药，遂攻下勒乌围。复攻西里山梁，瑚尼勒图与乌什哈达督兵径陟，克大碉三、木城四。师攻西里正寨，与福康安以火攻破寨；又与海兰察取朗阿古，攻克得拉古碉卡；复自巴萨沙进，取奇什矾官寨，与福康安等克雍中喇嘛寺。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转镶红旗蒙副都统。寻授散秩大臣，管理健锐营。卒。

敖成，字丹九，陕西长安人。入伍，从征瞻对、金川、库车，战喀喇乌苏河，攻叶尔羌，俱有功。乾隆三十八年，师再征金川，成以广西右江镇总兵入觐，上询成尝出师瞻对、金

川，赐花翎，并畀白金百，给驿诣军前。旋移甘肃宁夏镇，以将军阿桂请，复移贵州镇远镇。师三道进，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请以成驻僧格宗防后路。上虑成未足当一面，命从明亮军进讨。桂林疏言：“南路当自塔克撒至宜喜诸地设防。成自萨穆果穆渡河，经美诺至塔克撒驻军。”明亮移军宜喜，攻达尔图山梁，使成偕副都统舒景安率师攻日旁，夺贼卡二，破碉寨四百馀，歼贼甚众。诸军攻宜喜，围合，诃甲索守贼皆老弱，当攻其瑕。成偕副将常泰等率土、汉兵二千五百分三道进，破其要隘，先后夺碉十一。上嘉其勇，赐号僧格巴图鲁。复自达尔图山梁进攻噶尔丹，直薄巴布里山脊。值夜大雪，潜师出碉后奋击，连克防隘贼卡四。守碉贼惊溃，追斩无算。复偕常泰攻克碾占，偕提督马彪率师至甲杂官砦，贼弃寨溃窜。师三路毕会，遂克噶喇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御制赞，以乘雪取巴布里比诸李愬之入蔡州。擢贵州提督，入覲，赐黄马褂。卒，赠太子太保，谥勇愬，予云骑尉世职。

图钦保，瓜勒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前锋校从将军明瑞征缅甸，有功，授三等侍卫，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迁健锐营副前锋参领。乾隆三十七年，从将军阿桂征金川，以皮船济师，袭达乌西山碉卡。图钦保与总兵王万邦自其左进，攻克其碉。复与侍卫三宝等合兵，至邦甲山梁，缘沟以登，尽取诸碉卡，自山下夹攻，贼溃。师至纳围纳札木，副将军明亮等分兵三道并进，图钦保与游击谷生炎攻山坡碉卡，贼力拒。复与侍卫德赫布三面合围，垒石卡逼贼，贼弃碉夜遁。师进至僧格宗，图钦保自河西科多渡桥攻河东，至喀咱木笼山梁，抵奢垄，贼奔美诺。复与参领拉布栋阿以五百人取马奈。擢湖南长沙协副将。师复进，抵萨克萨谷，其北曰茹寨，麦方熟，贼设调以卫，图钦保力攻克之，焚沿河各寨，贼窜出，中矢被枪及坠河死者无

算，麦田十馀里，皆为我兵所据。事闻，上手诏奖勉。复攻石真噶山下木城，毁贼寨，再进，攻扎乌古山梁，功最，擢陕西固原镇总兵。事定，图形紫光阁，与德赫布并列前五十功臣。四十六年，撒拉尔回叛，图钦保将五百人助战。贼退踞八蜡庙、水磨沟诸地，图钦保从都统海兰察率兵越水磨沟自山梁进逼贼巢。贼自山坡逆上，图钦保持刀奋战，马蹶，坠山下，被创，卒，赐白金七百。

木塔尔，小金川人。乾隆三十七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为乱，拒我师，木塔尔率亲属及所部降。将军温福令从军，即率士兵夺八角碉，降千馀人，复官寨。攻木果木，面中石伤。克达响谷山梁，枪伤额。累擢三等侍卫，赐孔雀翎。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头人索诺木匿之，与同乱。将军阿桂令木塔尔侦路，约内应，遂克阿不里，招其叔朗纳降。金川山径歧互，阿桂令木塔尔指画，绘图呈览；又以功噶尔拉贼守坚，谕木塔尔。木塔尔言：“谷噶山路崎岖，树木深密。若密遣精兵夤夜行，出贼不意，亦一策也。”从之。战有功。官兵护台站，遇贼稍却。阿桂令木塔尔偕降人赉噶率士兵截击，擒头人穆工阿鲁库。攻噶鲁什尼后山及登春诸地，擒头人拉尔甲，创僧格尔结，以功赐缎。贼遣别斯满尼僧布薄伪降，私询木塔尔军事，木塔尔密以闻。上嘉其诚，果擢头等侍卫。师攻噶拉依，索诺木等出降，赐号赞巴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授八角碉屯守备，督帛噶尔角克及萨纳木雅诸地降人屯田。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攻陷兰州，上命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军讨之，木塔尔从，中枪伤，赐银缎。复攻华林寺，再受伤，赐二品衔，以四川管理降番副将题补。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田五等馀党踞石峰堡，上命成都将军保宁讨之，木塔尔从，力疾赴调，赐散秩大臣衔。至石峰堡，屡有斩获，被

石伤。

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偕侍卫博斌等生擒首逆庄大田於琅峤。台湾平，复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六年，廓尔喀为乱，攻陷聂拉木。木塔尔从成德守木萨桥，获头人格粉达喀叭哈等，加副都统衔。师攻济咙，木塔尔偕侍卫哲森保先攻克东南山梁，移兵逐贼，复济咙，歼贼数百，殪贼目七。师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木塔尔率兵自噶多普紆道渡河，夺石卡、木城。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上特召慰劳，赐酒，赉银缎。

六十年，从征苗匪。贼居下石花、土空等处，循沿河山坡筑城卡，阻我师。总督福康安遣木塔尔於下游河岸设伏，贼出卡抢掠，突出击之，夺其渡船。师进迫之，贼不能御，连克城卡。进攻土空，偕总兵花连布等连战三昼夜，破之，赐荷包。以病还师，至资阳，道卒，赐白金百。

岱森保，库雅拉阔绰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以黏竿处拜唐阿从征缅甸。移师征金川，与攻路顶宗、喀木色尔，授蓝翎侍卫。战於昔岭，贼乘高而下，以火器奋击，贼溃，授三等侍卫。战於罗博瓦，歼贼数十，复夺取喀木喇玛山碉，擢二等侍卫，赐号布隆巴图鲁。攻勒吉尔博山梁，拔鹿角，跃壕，以火弹掷碉巔，破之。从将军阿桂攻勒乌围，发砲断其桥，隧以入栅，克木城，与诸军合攻，勒乌围遂下，授头等侍卫。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乾隆四十四年，以护军参领从征台湾。与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贼沙嵌，进至芎松，歼贼二百馀。击贼中洲，发巨砲杀贼，进击贼南潭，贼溃，焚贼藁数百。再进，击贼三坎店，夺贼中砲械。寻从闽浙总督常青等援诸罗，出盐水港，战贼屡胜，赐副都统衔。福康安视师，岱森保攻贼牛庄，贼阻溪为固，督兵

逾溪击之，俘斩甚众，乘锐抵南潭，遂俘庄大田等。师旋，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出为伊犁领队大臣。

廓尔喀为乱，上命岱森保将索伦、达呼尔兵千人，偕参赞大臣海兰察自京师道青海入西藏，佐福康安等讨之。既至，福康安令偕成都将军成德将三千人向聂拉木缀贼。分兵自措克沙木间道入，自率兵趋亲鼎山，破贼卡，贼败窜。旋偕侍卫永德道哈那滚木山，克扎木。复偕成德败贼多洛卡，追蹙至俄赖巴，分兵两路深入，廓尔喀酋降。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嘉庆初，教匪起，命岱森保讨贼陕、甘。张汉潮侵五郎，自整屋出大建沟扰洵阳，偕总兵长春、副都统纶布春随所在御之。上责肃清甘肃境，与西安巡抚台布选能战兵四千有奇，逐贼转战，屡有克捷。五年秋，击贼沔县，以兵寡未获穷追，还军驻长寨。疾作，行至汉中，卒。

翁果尔海，噶巴喀氏，满洲镶黄旗人。初充亲军，迁蓝翎侍卫。乾隆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击贼八卦山，斩馘无算，赐号额腾额巴图鲁。累迁二等侍卫。林爽文遁老衢峙，义民高振以告。翁果尔海与追击，获之。台湾平，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从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往讨之。贼据擦木，其地两山夹峙，惟一径可通。夜雨，翁果尔海分兵潜进，越山直上山梁，与师会，薄贼寨，逾墙入，歼贼数百，克其碉。贼夺据济咙官寨，师围之。翁果尔海直攻东南山梁，贼恃碉拒师；督兵缘碉上，歼贼六百馀，擢头等侍卫。贼据热索桥，师自摆马奈撒入，与夹河相持。翁果尔海自峨绿山紆道出上游，斫木编筏潜济，自间道疾驰攻贼寨，师悉渡，赐副都统衔。贼窜协布鲁，负水筑卡为守，师不得即渡，暮雨，伏兵林中，夜将半，援木涉水进击。师绕出对山，并力下攻，

贼溃走，追斩三百馀，焚寨五；遂进攻东觉，道噶多。翁果尔海从海兰察为前锋，迂道出雅尔赛拉、博尔东拉，穿林越箐，潜师步行。贼为木城三、石卡七，守甚坚。翁果尔海督兵逾险攻之，右臂创甚剧，援兵至，奋勇转战，殪头人二、馀贼二百有奇，贼乃遁，悉隳其城卡，赐白金五十。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初，卒。

珠尔杭阿，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累擢二等侍卫。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赐号锡利巴图鲁。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上命鄂辉、成德讨之，命珠尔杭阿佐军，鄂辉以第理浪古、窝浪卡两地当冲要，令珠尔杭阿察形势，督兵屯守。寻偕侍卫永德攻克聂拉木寨，赐大缎。复偕将军福康安自宗喀攻擦木，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合军，自正路攻贼寨，克之，赐大小荷包。复同头等侍卫阿满泰等克济咙，迁头等侍卫。复从海兰察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毁木城、石卡，歼贼甚众。又破贼於玛木拉，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勒拉堆补木大山，分兵三路，珠尔杭阿偕三等侍卫阿哈保等自右路夹击，焚贼卡。复自横河上游修桥渡，攻集木集，克之，寻命为领队。廓尔喀头人拉特纳巴都尔降。福康安令珠尔杭阿护贡使诣京师。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累迁御前侍卫、正白旗护军统领。神武门获为逆者陈德，赐骑都尉世职，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卒。

哲森保，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初充吉林乌拉马甲。征缅甸，偕侍卫阿尔苏拉击贼新街，从副都统明亮击贼老官屯。从讨王伦，侍卫音济图擒贼，将就缚，突有贼持械出拒，哲森保射杀之。从讨苏四十三，攻华林山，枪殪贼渠，哲森保亦被创，赐号法福里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再出讨石峰乱回，中石伤，擢头等侍卫，授公中佐领。从征廓尔喀，攻擦木。哲森保与翁果尔海各将一队，自东、西两山分进，克

之。攻济咙，首夺东南山梁；师继进，遂克济咙官寨。贼断热索桥，哲森保与阿满泰出间道，越峨绿山，自上游砍树结筏潜渡，骤攻贼卡，贼骇愕奔窜，师得济，赐副都统衔。至博尔东拉，与贼力战，左膝中枪，赐白金百，令还济咙休养。至协布鲁，创发，卒。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祀昭忠祠，赐骑都尉世职。

子富永，亦在军，以战功累擢三等待卫，袭职。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论曰：金川地小而险，悬崖绝壁，垒石为碉，师至不能下。高宗读太宗实录，知其时攻城用云梯，命斲其制，督八旗子弟习焉。师再出攻碉，赖是以济。诸将有劳者，五福将四川兵，彪将贵州兵，常青将云南兵，成将绿营，木塔尔将土兵，余皆率禁旅；而官达色督砲兵，图钦保佐健锐营，尤专主攻碉，摧坚决险，非豫不为功。成德、岱森保及木塔尔复从征廓尔喀有功。翁果尔海等未与金川之役，而屡从征伐，转战立勋名，亦裨佐之良也。

列传一百二十一

马全 牛天昇 阿尔素纳 张大经 曹顺 敦住 乌尔纳
科玛 佛伦泰 达兰泰 萨尔吉岱 常禄保 玛尔占
库勒德 穆哈纳 国兴 巴西萨 扎拉丰阿 观音保
李全 王玉廷 珠鲁讷 许世亨 子文谟 尚维升
张朝龙 李化龙 邢敦行 台斐英阿 阿满泰 花连布
明安图

马全，字具堂，山西阳曲人，初名璩。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自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与同官争言，夺职。更名，寄籍大兴。二十五年，会试再中式，上御紫光阁校阅，见全识之，问曰：“尔马璩耶？”全叩头谢罪，遂成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二十七年，扈上南巡，命署江西南昌镇总兵，赐孔雀翎。疏陈校阅各营操练，赴禁山隘口巡查，防奸民阑入。上褒其奋勉，授江苏苏松镇总兵。擢江南提督。请改归原籍。调甘肃提督，陛见，赐黑狐褂。

三十八年，命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将军温福驻军木果木，全偕都统海兰察分攻昔岭，夺碉二，贼大至，鏖战冰雪中一画夜，卒败贼。会日暮撤兵，贼后尾追，为伏击败之。搜山麓逸贼，建栅数十为声援。木果木大营溃，全殿后，战竟夜，死之，事闻，上曰：“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軫惜！”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同时死事诸将有战绩者，牛天昇、阿尔素纳、张大经。

天昇，山西太谷人。以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四川川北

镇总兵。征金川，天昇率兵赴木坪，佐提督董天弼进剿。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天昇偕侍卫阿尔素纳击贼於玛尔瓦尔济山巅，战三晝夜，克卡十，与大军会，赐孔雀翎。师围资哩，天昇攻南山，参赞五岱攻北山，未下。上以阿喀木雅地当孔道，得此可破资哩，手敕谕诸将。天昇偕侍卫乌什哈达将四百人觅路，伏箐中，诱阿喀木雅守贼出寨，击之，贼败匿。天昇列兵山麓截贼援，贼四百馀突出寨，援贼二百自得尔苏山至，天昇击之，斩五十馀级。参赞大臣阿桂代五岱攻北山，贼不支，天昇自南山夹击，遂克资哩，阿喀木雅、得尔苏贼皆溃。天昇捕治馀贼，岩洞箐林，搜戮殆尽，自得尔苏山巅下至河岸讫北山麓，皆属我师。攻喇卜楚克山巅，贼守甚密。副都统富勒浑出山后，夺卡四；天昇自前登，夺卡一。贼自林中出，天昇督兵冒枪石，纵火焚贼卡；又偕章京德保等进攻布朗郭宗，取德木达碉寨三、石卡七，与大军会，遂克之。进取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师攻功噶尔拉，天昇与副都统乌什哈达、总兵张大经冒雪陟山前二峰，夺其碉，贼自山后至，击之走。定边将军温福疏陈天昇战功，请署贵州提督。木果木大营溃，天昇力战死之，谥毅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敬一，自陈文生不习弓马，赐举人。

阿尔素纳，禄叶勒氏，吉林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以前锋随征西域、缅甸，累迁二等侍卫，赐号额腾伊巴图鲁。金川叛，从征，攻巴朗拉，与侍卫额森特先登；攻资哩、阿喀木雅、美美卡、兜乌诸地，均有功，擢一等侍卫，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随大军移营木果木，屡克碉卡，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大营陷，率满洲兵退，行至大坝沟，遇贼，力战死，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大经，山西凤台人。乾隆时，由武进士历官陕西兴汉镇总

兵。三十六年，率西宁、陕西兵各千人从征金川。师围资哩，大经出中路，进攻兜乌。大经以兵千驻阿喀木雅，旋移驻木阑坝鄂克什旧寨，从攻明郭宗，克之。复从攻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温福进驻木果木，大经将五百人分驻簇拉角克。上以其地在功噶尔拉袷口之北，形势险要，谕增兵协防。四月，偕乌什哈达等攻达扎克角山，击败伏箐贼；沿山下攻得斯东寨，贼弃寨遁。木果木大营溃，参赞大臣海兰察檄大经撤兵出，遇贼於乾海子，路险不能骑，徒步力战，死，予骑都尉世职。

诸将死事皆祀昭忠祠，全、天昇、阿尔素纳并图形紫光阁：全列前五十功臣，天昇、阿尔素纳皆列后五十功臣。

曹顺，四川阆中人。入伍。从将军温福征金川。师攻固卜济山梁，贼为栅阻木阑坝路，匿栅内发枪石，其渠启栅门出，顺斩之；夺门入，焚栅，歼栅内贼，赐孔雀翎。从攻明郭宗，自木雅山至木尔古鲁山麓，夺贼寨下，进克嘉巴，赐号扎亲巴图鲁。顺与头等侍卫乌什哈达督兵至功噶尔拉，攻昔岭；又与司饔托尔托保率瓦寺鄂克什士兵先逼卡，杀贼数十，赐缎二匹。攻昔岭第五碉，与副都统巴朗、普尔普等分兵攀登，沟内伏贼起，迎击，斩其渠，顺面中石伤。先后叙功，迁湖南衡州协副将。阿桂策督诸军攻宜喜，先攻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缀贼使不相应，令书麟等攻袷口碉卡，贼赴援，顺攻峰右碉，克之。师自康萨尔进据袷口山峰，贼悉力拒，退复进者七，顺与侍卫穆哈纳等迎击，群贼悉殪，遂克擦庸碉寨。师分道断贼后路，顺督士兵纵火，与参赞大臣丰升额为犄角，并进，贼不能支，穴寨后窜，顺奋击，迫贼坠箐死，取石碉十二，遂克逊克尔宗，擢甘肃肃州镇总兵。四十年闰十月，攻西里山麓黄草坪，顺跨木栅指麾，贼於暗中发枪，被创，没於阵。金川平，与福建建宁镇总兵敦住、陕西绥德镇总兵乌尔纳并祀昭忠祠，图形紫光

阁，同列前五十功臣。

敦住，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昭勋公图赖四世孙。图赖曾孙马尔萨事圣祖，自佐领擢至本旗都统。雍正初，授内大臣，佐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和通呼尔。哈诺尔贼来犯，马尔萨力战，杀千余人，大风雨，渡哈尔噶河，战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敦住，其从子也。乾隆初袭职，累迁头等侍卫。从征金川，三十九年，令署总兵。攻宜喜，冒雨克达尔图、俄坡诸碉。十一月，攻日旁，自木克什进，短兵搏战，没於阵。

乌尔纳，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自护军累迁至甘肃兰州城守营参将。从征金川，克沙坝山，赐孔雀翎。攻逊克尔宗，攻甲尔纳，皆力战，中枪；攻荣噶尔博，败援贼；再迁总兵。复克迈过尔，进屯凯立叶。从攻木思工噶克、勒吉尔博、得式梯诸地，累有功。师攻勒乌围，乌尔纳从攻转经楼，尽下诸城寨。师征大金川，攻西里，乌尔纳督兵造甲尔日磔浮桥，贼至，击败之；力战至科布曲，率前队渡河，克其第四碉。四十一年，从攻噶喇依。二月，噶喇依既克，喇嘛寺火起，延及火药房。乌尔纳往救，药轰石跃，中伤死。上以乌尔纳转战甚力，功成身殒，深嗟惜焉。议恤，顺予世职骑都尉兼云骑尉，敦住进世职三等轻车都尉，乌尔纳官其子都司。

科玛，敖拉氏，满洲正黄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师攻克邦甲山梁，科玛自翁克尔垄力战至美诺，夺碉寨，赐号纳亲巴图鲁。攻当噶尔拉山梁，科玛督兵斧斫栅，逼碉，毁其垣以入，杀贼。从克美诺、拉约，将六百人取卡卡角，绕出山后仰攻，歼守贼。副将军明亮攻斯第，科玛将三百人陟西冈；又克达尔图第六碉。累擢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将六百人攻谷尔提，获头人索尔甲、木达尔甲等。督兵攻沙坝，掷火弹薰贼寨二百馀，加副都统衔。乾隆四十年四月，自得楞力战至基木

斯丹当噶，深入贼阵，中枪死。

佛伦泰，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亦以三等待卫从师克巴朗拉，赐号扎勒丹巴图鲁。攻资哩，冲入石卡，杀贼四十馀，俘十二，遂克之，将五百人取咱赞及沟东诸寨。攻美美卡，佛伦泰自西山下，多斩获。从攻路顶宗、底木达、达尔图、日旁、凯立叶，皆有功。攻逊克尔宗，两目受石伤。攻康萨尔，克其碉，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四十年四月，师攻基木斯丹当噶，科玛战死，佛伦泰自萨克萨谷进至荣噶尔博，力战，亦没於阵。

达兰泰，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以护军从征缅甸，战新街、老官屯，有劳。征金川，命选年壮得力将士，达兰泰与焉。攻明郭宗、昔岭夺据达扎克角泉水。师攻罗博瓦山，贼来援，达兰泰迎击，贼溃；督兵杀贼，上驻军山峰，赐号额依巴尔巴图鲁，累擢二等待卫。攻甲尔纳来珠寨，贼出我军后，自山梁下；达兰泰设伏射贼，贼负创遁。四十年五月，击贼达撒谷，被数创，卒。

萨尔吉岱，博和尔氏，齐齐哈尔镶红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克马奈、日旁；再进，攻该布达什诺、色湖普，萨尔吉岱冲入贼阵，力战，尽克其碉卡，赐号善巴巴图鲁。从克默格尔、凯立叶，授三等待卫。攻格鲁克古丫口，贼负险据寨，枪石并发；萨尔吉岱奋登丫口，射贼殪，贼引退，我师从之，越山沟五，夺碉五十、寨卡三百馀。攻达玛噶朗，陟山梁，克其碉。师临勒乌围，分道攻转经楼，贼来援，萨尔吉岱伏兵横击，贼溃。师自达乌达围向当噶克底，萨尔吉岱为前锋，冒雨拔栅以登，击守碉贼尽殪。四十年闰十月，击贼阿穰曲，麾士卒倚栅射贼，中枪死。

金川平，科玛、佛伦泰、达兰泰、萨尔吉岱并图形紫光阁，

列前五十功臣。

常禄保，赫舍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有德禄者，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常禄保袭职，自三等侍卫屡迁四川提标左营游击。从征金川，擢成都城守营参将。副都统海兰察等攻得拉密色钦山梁，贼潜伏林内，常禄保往来搜击，进攻明郭宗，取旁近山梁。师进攻路顶宗所属喀木色尔寨，常禄保从海兰察自南山大涧潜越山顶，克之；复进取博尔根山，仰攻，克木城，受石伤。温福等上其功，赐孔雀翎。又从副都统阿尔素纳等分路进攻昔岭大碉，贼百馀从旁冲出，常禄保督兵横击败之，进驻日垄。旋擢甘肃河州协副将。定西将军阿桂等攻克罗博瓦，常禄保驻山巅，贼九百馀乘雪夜分两队劫营，四面环攻，势甚迫，常禄保督兵力战御之，被枪石伤，贼窜入卡内者皆歼焉。副都统乌什哈达等先后赴援，常禄保督兵夹攻，贼败窜，赐号西尔努恩巴图鲁、白金百。寻擢广东高廉镇总兵。分攻菑则大海诸碉，贼掘壕，排松，签鹿角，备御甚严。常禄保分兵出贼后，合攻各碉卡，同时皆下。又偕总兵官达色合攻雅木贼碉，克之。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师攻科布曲山梁，贼死拒，枪石交下，常禄保被创，歿於阵。

事平，录死事诸将，图形紫光阁，功稍次者为后五十功臣，常禄保及侍卫玛尔占、库勒德、穆哈纳，参将国兴，佐领巴西萨皆与焉。

玛尔占，巴尔汗氏，察哈尔正白旗人。自准噶尔来降。以三等侍卫从军，攻日旁，马蹶，伤，仍请从军。擢二等侍卫，命创愈仍从军。攻凯立叶，力战，赐战拉布巴尔巴图鲁，迁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及色溯普前碉，先登，又被创，予副都统衔。三十九年，攻康萨尔大碉，战没。

库勒德，沃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军，攻昔

岭及达扎克角木栅，累迁二等侍卫。攻克默格尔山梁，赐号朗亲巴图鲁。攻逊克尔宗、康萨尔，被创。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战死。

穆哈纳，瓜尔佳氏。以护军校从军，攻克默格尔山梁及凯立叶碉寨，迁三等侍卫。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直前夺其碉，贼溃；攻巴木通，正浓雾，督兵分道击贼，贼伏深箐中，皆歼焉，尽克其碉卡：赐号巴尔丹巴图鲁。四十年八月，攻勒乌围，力战死。

国兴，贵州大定人。以千总从贵州威宁镇总兵王万邦征金川，攻巴朗拉。温福疏言贵州绿营将士功多。攻资哩北山，兴为前锋。进攻墨茱沟、甲尔木，再进攻东玛，我师为木卡，兴将三百人为守。贼夜至，兴灭火以待；贼逼卡，发枪砲，贼尽殪。又从阿桂攻勒乌围，赐孔雀翎，号图多布巴图鲁。累迁朗洞营参将。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兴持斧斫木城，率众拥入，克其碉。贼来攻，兴督兵射贼，贼散复聚者七，卒不能陷。兴负创，越日卒。

巴西萨，布拉穆氏，索伦正红旗人。以佐领从军，攻罗博瓦山，山甚峻，巴西萨督兵攀登，射贼殪，遂取山梁，诸碉卡皆下，赐孔雀翎，号塔尔济巴图鲁。四十年，攻康萨尔，攻碉迫悬崖，贼无路，殊死战，巴西萨死焉。

扎拉丰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前锋统领定寿孙。袭二等轻车都尉，授三等侍卫，累迁御前侍卫。从讨霍集占，师次阳阿里克，扎拉丰阿将五百人捉生，俘三十馀。师还，赐西朗阿巴图鲁名号，进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旋令赴科布多经理屯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入觐，令署将军印。召还京，以正白旗护军统领从明瑞出师，授领队大臣。次蛮结，战破贼，加

都统衔。贼围小猛育，中枪死，谥昭节，进封一等男。子春宁袭爵，官至绥远城将军。

观音保，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健锐营前锋蓝翎长，再迁前锋参领。从副将军兆惠战济尔哈朗，从参赞大臣雅尔哈善攻库车，战甚力，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出为伊犁领队大臣。从明瑞攻乌什，负创奋进，克其城，赐卓里克图巴图鲁名号。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署云南楚雄镇总兵。从明瑞出师，为领队大臣，战於蛮结，日晡大雾，贼出林中。扎拉丰阿率众薄贼垒，观音保当贼冲，杀贼二百馀，乘雾深入，破木砦。师至小猛育，贼围急，观音保发数矢，辄殪贼，箠仅馀一矢，欲复射，骤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射喉死，予二等轻车都尉。

李全，山西阳曲人。自行伍拔山西抚标把总，累迁云南永昌镇总兵。从征，战蛮结，与扎拉丰阿据东山梁，张犄角，破象阵；至天生桥，乘雾破贼垒。至蛮化，贼大至，中枪，数日卒。

王玉廷，甘肃武威人。自行伍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从征，攻老官屯，贼据木城拒守，玉廷亲发砲乘雾督攻，中枪伤股，战益力。贼败，匿不出；复自力督战，创发卒，谥勤义。玉廷初从讨达瓦齐，援将军兆惠黑水营之围；佐雅尔哈善围库车；又从兆惠攻喀什噶尔：皆有战功。至是，与全同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珠鲁讷，那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繙译举人，授笔帖式，充军机处章京。再迁户部颜料库员外郎。出为荆州副都统，入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兼署兵部。明瑞出师，授参赞大臣，驻雅尔。移军木邦，土司甕团降，请於清水河招商复业，遣兵监焉。摆夷环歌等五十辈伪降，斩以徇。奏设木邦至阿瓦台站凡

五，分兵防卫，上嘉之。缅甸兵自东、西二山来犯，遣裨将分御。俄，贼焚游击福珠营，夜围珠鲁讷，珠鲁讷具遗奏，遣笔帖式福禄突围出，遂自戕。上责珠鲁讷怯懦，以其情亦可愍，赐祭葬，祀昭忠祠。

许世亨，四川新都人，先世出回部。初为骑兵。从征金川、西藏，并有劳。旋以武举授把总，累迁守备。复从征金川，从四川总督阿尔泰攻约咱东、西山梁，进攻扎口、阿仰、格藏、达乌诸地，连拔碉寨。复攻甲尔木山梁及岳鲁、登达诸地，拔木城、石卡、又克多功山坡及日木城碉寨。进击古鲁碉，贼夜劫营，世亨率兵百馀御战，至曙，度贼且去，开壁奋呼追击，杀贼无算，遂克古鲁碉寨，赐孔雀翎，加劲勇巴图鲁。寻累擢参将。从参赞大臣、副都统明亮攻当噶尔拉山梁，拔第五碉。又从参赞大臣富德自墨垄沟进兵，克甲尔木、日赤尔丹思、僧格宗诸寨。又从定边将军明亮自底旺至马奈，克拉窠、绒布、根扎葛木、卡卡角、思底、喀咱普诸碉寨。又从明亮自宜喜攻达尔图山梁，擒头人丹巴阿太，夺俄坡、木克什、格木勺诸碉卡。又从领队大臣奎林攻木克什西南山寨。又从副都统三宝攻西郭洛，进驻得尔巴克山梁。又从明亮攻得楞山梁，拔数碉，进击基木思丹当噶及萨谷诸山梁，毁其碉，俘馘无算。克额尔替第一碉，杀贼四十馀，又克第二碉；又克石真噶、沙尔尼、琅谷、乌岳、斯当安诸碉寨。凡七战，皆胜。进攻扎乌古，时贼踞山巅，碉卡连亘。世亨冒石矢率兵直上，拔数碉卡；又克碾占山、阿尔古山及平坝诸寨。又克达撒谷大山梁，毁其碉寨。又克独古木上、下寨，进踞布吉鲁达那两道山梁。又克甲杂官寨独松隘口。夺获大小寨落数十，并获贼渠雍中旺尔结。遂西至噶拉依，与南路马尔邦军会。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擢云南腾越镇总兵。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世亨奉命往安定捕逸回，获二百馀。事竣，补贵州威宁镇总兵。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叛，世亨率黔兵二千馀赴剿，攻克集集堡，俘斩甚众，获伪印、器械、旗帜。进攻小半天，贼奔溃，追袭至老衢峙，俘爽文，并头人何有志。又从参赞成都将军鄂辉自大武陇进攻南路水底藁，手杀头人一。时庄大田等败窜琅峤，众尚数千，世亨率黔兵与诸军分队，水陆合攻，擒大田并诸贼目。台湾平，改赐坚勇巴图鲁名号，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三年二月，擢浙江提督，未至，调广西提督。安南有大酋曰阮惠，攻其国都，逐其君黎维祁。两广总督孙士毅主用兵，世亨谏不听。师行，将两广绿旗兵八千人，与总兵尚维升、张朝龙等从出关入安南境，至其国都，有大川三：北曰寿昌江，南曰市球江，又南曰富良江。十一月辛未，师渡寿昌江。甲戌，师次市球江。惠兵据南岸山，守甚固。朝龙兵自上游渡，世亨亦力战，杀贼数千，赐御用玉搬指、大小荷包。越三日丁丑，黎明，师次富良江，南岸即黎城，黎城者安南国都，以王姓名其城也。惠兵尽伐滨江竹木，斂舟泊对岸。循江岸得小舟，载兵百馀，夜分至江心夺惠军舟，世亨等亲率二百馀人先渡，复掠小舟三十馀，更番渡兵，分捣惠军，惠军溃，焚其舟十馀，俘其将数十。戊寅旦，师毕济，黎氏宗族及安南民出迎，世亨从士毅入城安抚。求维祁，承制立为王。捷闻，封一等子，疏辞，弗许。

阮惠有分地曰广南，去黎城二千馀里。方议进讨，请益兵筹饷。上欲罢兵，世亨亦谓士毅曰：“我兵深入重地，惠未战遽退，事叵测。及时振旅入关，上计也。”士毅不纳。五十四年正月戊午朔，士毅召诸将置酒高会。己未，维祁告惠兵至，

士毅仓皇夺围出，渡富良江，浮桥断，世亨与维升、朝龙率数百人战桥南，阵没。士毅初奏言：“惠兵至，臣与世亨督兵决战；贼众围合，臣与世亨不相见，乃夺围出。”上犹冀世亨全师而还；既闻其战死，命予恤。副将广成自军中还，见上，言：“当惠兵攻黎城，士毅与世亨退据富良江拒惠。士毅欲渡江与惠战，不利，以身殉。世亨力谏，以大臣系国重轻，不可轻入，令庆成护士毅还师。又命千总薛忠挽士毅马以退。世亨督诸将渡江陷阵，力战死。”上愍世亨知大体，进封三等壮烈伯，祀昭忠祠，谥昭毅。福康安师至，惠更名光平，乞降。立祠黎城祀死事诸将，世亨居首列。

子文谟，自武举袭爵，命在头等侍卫上行走。期满，以湖广参将用，并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教匪聂人杰为乱，湖北巡抚惠龄令文谟捕治，有劳，赐继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贼党邓之学诈降，诃知之，俟其入垒将半，文谟突起擒斩。从总兵庆溥防贼黄柏山，又从副都统德楞泰击冉文俦等大神山，迁四川建昌镇总兵。又与总兵德龄、副将褚大荣击贼陈家场，德龄战败，文谟驰救，杀贼二百馀；又战大竹、梁山、忠州，屡败贼，擒其渠陈陇光等四十馀，防嘉陵江，遏贼不令渡：加提督衔。复督兵捕治川北馀匪，擢广东提督。寻调福建水师提督。海盗蔡牵为乱，文谟渡海讨之，并焚毁竹园尾、太史宫庄诸贼巢，再调浙江提督。卒，谥壮勇。

尚维升，汉军镶蓝旗人，平南王可喜四世孙。自官学生授銮仪卫整仪尉，五迁广西右江镇总兵。五十三年，随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十一月辛未，维升与副将庆成以兵千馀至寿昌江，阮惠军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惠军雾中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贼，渡市球江，乘筏夺桥，奋勇直进，赐孔雀翎。渡富良江，斩获甚众，从士毅入黎城，士毅败

退，维升战死，谥直烈。

张朝龙，山西大同人，寄籍贵州。以马兵从征缅甸，战老官屯，枪伤左额。又从征金川，攻阿喀尔布里、布朗郭宗。又从参赞大臣海兰察自大板昭进剿，克喇穆喇穆、色溯普，朝龙先登。攻逊克尔宗，复先登，被枪伤。攻康萨尔山，战勒吉尔博，攻达佳布俺吉，皆有功。又从攻勒乌围，克之，赐蓝翎。攻西里、阿穰曲，克木城十馀。又攻雅玛朋、格隆古、索隆古诸地碉寨，克之。金川平，叙功，赐孔雀翎。累擢广东抚标中军参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朝龙率广东兵进剿，多所斩获，赐诚勇巴图鲁名号。进攻大里杙，枪伤右肩，爽文就擒。朝龙复与诸军合攻庄大田于琅峤，擒之。台湾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福建南澳镇总兵。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寿昌江。朝龙以别军破阮惠军於柱石，进临市球江，江宽，南岸群山绵亘，惠军据险列砲，我师不能结筏。诸将督兵阳运竹木造浮桥示且渡，而朝龙以兵二千循上游二十里，求得流缓处，小舟宵济。诸将乘筏薄南岸，方与惠军相持，朝龙自上游绕出惠军后，乘高下击，惠军溃。复进薄富良江，夺舰渡河，入黎城。士毅败退，朝龙战死，谥壮果。

李化龙，山东齐东人。自武进士授蓝翎侍卫，擢贵州铜仁协都司。从大学士傅恆讨缅甸，师次老官屯，化龙以大砲杀贼。乾隆三十七年，又从将军温福讨金川，克固卜济、玛尔迪克诸碉卡。嗣进攻路顶宗、明郭宗等处，化龙皆力战有功。明年三月，师次昔岭，化龙射贼渠殪。征小金川，克阿喀尔布里、别斯满诸地。从都统海兰察克兜乌山梁，复连克路顶宗、明郭宗诸地，旋收美诺。征大金川，从海兰察攻克喇穆喇穆诸地，被石伤，赐绵甲。先后攻克逊克尔宗、格鲁古、群尼、木思工噶克诸地山梁，被枪伤，赐孔雀翎。金川平，累迁广东左翼总兵。

林爽文为乱，率广东兵赴剿，至鹿仔港，总兵普吉保令化龙留守。爽文攻诸罗急，化龙密令游击穆腾额率兵自番仔沟至大肚溪为疑兵，而亲率游击裴起鳌等自八卦山抵柴坑，贼聚拒，化龙督兵力战，贼溃。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市球江，阮惠军拒战，化龙督兵发砲击贼，造浮桥，与张朝龙等率兵径渡，入黎城。士毅败退，至市球江，令化龙先渡，渡浮桥，落水死。

邢敦行，直隶安州人。乾隆四十三年一甲一名武进士。自头等侍卫累迁广东三江口协副将。阮惠攻黎城，战死。敦行事母孝，将出战，解衣付其仆，使归告母。

予恤，维升、朝龙三等轻车都尉，化龙、敦行骑都尉。诸裨将同时死者二十一人。师还，经富良江，惠军追至，战死者九人。又有参将邓永亮、都司卢文魁，以出师时战死。

台斐英阿，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自护军补司饔长，授乾清门蓝翎侍卫。乾隆三十九年，从征金川，命为领队。与内大臣海兰察等攻喇穆喇穆山梁，破碉，毁木城，复循山梁逐贼至其麓。进攻该布达什诺，夺贼碉；再进，围逊克尔宗，毁碉二百馀；再进，克默格尔以西及凯立叶前山梁诸碉卡；擢三等侍卫。复自罗卜克鄂博逾沟攻格鲁克古丫口，破沙木拉渠革什式图诸寨；复从领队大臣福康安攻勒吉尔博山脊，克两碉，进攻萨克萨谷山梁及舍图柱卡，再进攻克觉拉喇嘛寺，及所属卦尔沙巴等寨；赐号拉布凯巴图鲁。又偕海兰察攻章噶山峰，进攻托古鲁，潜师自山岭涉险攀援而上，尽破之。再进，遂克勒乌围。师自达乌达围攻达思里，海兰察分兵七队，台斐英阿领其一，自悬崖下，夜半抵达乌达围，夺碉一。及旦，至当噶克底，乘雾薄碉，贼众皆就戮。从攻阿穰曲，克大碉、木城各二。进攻布鲁木山峰，连克舍勒固租鲁、瓦喇占、萨尔克尔、古什拉斯等诸寨。又从福康安攻雍中喇嘛寺，尽降其喇嘛，擢

二等侍卫。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从剿撒拉尔叛回，败贼龙尾山梁；登华林山，歼贼无算。贼平，擢头等侍卫。从剿甘肃石峰堡叛回，以功加副都统衔，补公中佐领，擢御前侍卫。旋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擢正红旗护军统领，调镶黄旗。

五十六年，征廓尔喀，从福康安分攻擦木，克之。进攻济咙，率索伦劲骑冲击，转战至东觉山，克贼寨十一，砲殪贼目二，俘七十有六。加都统衔，授散秩大臣。进逼甲尔古拉山，贼三道来犯，台斐英阿射毙红衣贼目二，突中枪，卒於阵，谥果肃，赐白金千。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阿满泰，郭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本黑龙江达呼尔披甲。从征回疆，攻喀什噶尔城，逐贼自阿拉楚尔至巴达克山，获其渠，令入旗充护军。乾隆三十八年，授蓝翎侍卫。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山梁，贼自庚额特山出，阿满泰与前锋参领巴克坦布据险要殪贼。攻达尔旺山梁，克之。攻格木勺，截甲索贼来路。与侍卫阿兰保等攻科拉木达，扑碉，胜援贼。擢三等侍卫，赐号扎努恩巴图鲁。攻扎乌孤山梁、加杂肚、绒布、巴鲁坦诸处，皆有功。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擢副护军参领。兰州回为乱，从军攻华林山，歼贼百馀，身被创，擢护军参领。攻石峰堡，侦贼底店，夺卡，擢头等侍卫。从征廓尔喀，自中路破擦木隘口，出济咙，破其官寨；进破贼热索桥，渡河至雅尔寨，登博尔东拉山巅，破木城三、石卡七：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进至堆补木，自帕朗古攻横河大桥，我师临北岸，贼据南岸御。阿满泰先登，师从之。渡桥，阿满泰中枪，落水死，水深，战方急，求其尸不可得。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

花连布，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性质直。少读书，习论语、左传。充健锐营前锋，累迁火器营委署鸟枪护军参领。以参将发湖广，授武昌城守营参将，累迁贵州安笼镇总兵。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征贵州乱苗，令将精兵三千为前驱，通松桃、铜仁两路饷道；援永绥，释正大营围：赐孔雀翎。军自哑喇塘经阿寨营、安静关转战而入，经岩板桥，收诸碉寨。又经上下麻洲、高陂塘、上下长坪，自嗅脑至松桃，平缘道苗卡，填坑谷过大军。上以花连布奋勇，赐号刚安巴图鲁，赉白金百。又战卡落塘，击梁帽寨，且战且前。时永绥被围已八十馀日，花连布军至，方战，围始解。苗皆乌合，未见大敌，相惊为神兵。花连布著豹皮战裙督战，因呼为花老虎。又击贼小排吾，攻巴茅汛、鸭西、黄瓜诸寨。自滚牛坡循崖下攻腊夷寨，枪伤左腋。上手诏奖其勇，问创已愈未。复自葫芦坪攻克党槽、三家庙诸寨，焚上下竹排。再进破杆子坳，屯军古哨营山梁。上录花连布功，授贵州提督。

福康安军至，令结垒大营前，悉以兵事属之，日置酒高会。苗讹知福康安持重不战，一日数至，花连布力御之，昼夜徼循，苗屡败，颇畏惮。福康安益易视之，苗益掠焚无忌。头人吴半生集群苗拒战，花连布与额勒登保会总兵那丹珠等合军攻爆木林，克苗寨十馀。深入，自成光寨至上下狗脑坡，山峻险，冒矢石，援藤葛，直陟山巅，苗渐卻。分兵下攻，福康安焚附坡诸苗寨；花连布督兵伐竹木，薰室大小岩峒，死者枕藉。又自猫头进克茶林碉、上下麻冲诸寨。下黄毛山坡，遇苗兵数千，额勒登保迎战，花连布出贼后夹击，大破之。再进，克马脑、猪革、杀苗坪、竹子诸寨。分兵攻岩板井、灏水沱、溪头、绿树冲、关镶坪诸隘，皆下。吴半生亡匿高多寨，与诸军分道入，环攻之，生得半生。又有头人吴八月据平陇，自称吴三桂后，

纠党转盛。福康安令花连布引兵攻鹅洛等二十四寨，皆下。进攻龙角峒，奋战，自辰至酉，乃克之。附近诸苗寨皆降。又克大坡脑等三十馀卡。攻鸭保，去平陇七十里。时已昏，风大作，山木动摇，崖高沟窄。花连布督兵攀越，纵火痛击，破木城七、石卡五。旁收垂藤、董罗诸寨，遂擒八月。其子廷礼、廷义犹据险，乘胜克小、中、大三天星寨。再进，取黄冲口等十三寨，得盘、木营两山梁。岁暮雨雪，进围地良坡，收八荆、桃花诸寨。转战经连云山、猴子山、蛇退岭、壁多山、高吉陀，下贵道岭等四十馀卡。抵长吉山，围石城，未至平陇三十里所。

诏责复乾州。时福康安感瘴卒，和琳代将，令花连布率兵攻全壁岭，自马鞍山入，山蔽城，下瞰大河。将济，惧苗涉水相袭，花连布分兵剿旁近诸寨翼大军，遂复乾州。会和琳亦卒，上谕湖南巡抚姜晟以军事谘花连布。贵州清溪民高承德以邪术纠众为乱，戕县吏，花连布督军捕治，克槐花坪四寨。进攻小竹山，破其寨，歼承德及戕县吏贼；再进攻大小鬼，戮馀贼。嘉庆元年九月丁卯日加巳，贼攻夏家冲，花连布令副将海格、参将施缙张两翼击贼，贼数千拒战。花连布出其中逐贼，贼见攻急，据坡掷石，花连布方上坡，中石，自岩堕深涧，骂贼，贼欲钩出之；自力转入岩下，颈折死。诸将争杀贼，贼卻，出花连布尸，颅骨寸寸折，失一臂。上愍其死事烈，加太子少保，赐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赉白金八百，谥壮节。

明安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红旗人。以云骑尉授三等侍卫，累迁湖南保靖营游击。从征金川，大小战五十有四，叙功，累迁镇筸镇总兵。贵州、湖北苗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为乱，明安图督兵御战，永绥协副将伊萨纳赴援，同战死。苗攻滚牛坡，劫我军馈运，云南鹤丽镇中营游击永舒、四川阜和协左营都司班第共击之，没於阵。

论曰：师再征金川，历四年，大小数百战，将士夷伤众矣。全、顺等平时力战功最，死事尤凛凛。扎拉丰阿等死缅甸，与明瑞并烈。世亨等死安南，以全孙士毅，赏尤厚。台斐英阿死廓尔喀，福康安因以受降还师。花连布善战，死，不欲为群苗得，糜躯矢节，其状视诸死事者尤惨，烈矣哉！

列传一百二十二

富僧阿 伊勒图 胡贵 俞金鼈 尹德禧 刚塔

富僧阿，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授拜唐阿，累迁头等侍卫。出为副都统，历成都、三姓、宁古塔诸地。擢将军，自荆州移黑龙江。黑龙江北邻俄罗斯，康熙二十九年与定界。岁久，将吏惮行边，道里不能详。富僧阿遣副都统瑚尔起等分探诸水源，皆至兴堪山还报。乃上疏言：“副都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自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口，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其间无人迹。协领纳林布探精奇哩江源，自黑龙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伟保探西里木第河源，自黑龙江经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阿迪木保探钮曼河源，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臣按呼伦贝尔有额尔古纳河，西为俄罗斯界，东属我国。自此至珠尔特，处处设卡。今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设卡二，索博尔罕增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断难偷越。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兴堪山延亘至海。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岁六月遣章京、骁骑校、兵丁，自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

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巡察还报；三年遣副总管、佐领、骁骑校於冰解后，自水路至兴堪山巡察还报；黑龙江官兵每岁巡察格尔毕齐河口，三年亦至兴堪山巡察还报：岁终报部。”上从之。

富僧阿治事严，尝疏请罪人予官兵为奴，并其妻子皆令为奴；又以遣犯脱走，出巡并将校婪索，皆请逮送刑部：上不许。移西安将军，西安、宁夏移驻满洲兵，复分驻巴里坤，富僧阿议定规制，皆如所请。乾隆四十年三月，卒官。

伊勒图，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初，以世管佐领授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出驻乌鲁木齐，移阿克苏。三十二年，授伊犁参赞大臣，移喀什噶尔。内擢理藩院尚书，外授伊犁将军。三十四年，师征缅甸，授副将军，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分道进军，缅甸人拒戛鸠江，筑寨。伊勒图偕参赞大臣阿里衮与战，夺寨三，杀贼五千馀。师还，授兵部尚书。复外授伊犁将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等率所部三万馀户来归，先期使至伊犁，具书通款。伊勒图以闻，高宗命加意抚绥，俾得所。於是土尔扈特部悉内附，哈萨克、布鲁特两部厄鲁特降者日众。伊勒图请增置佐领，俾领其众，从之。三十六年，左授参赞大臣，驻乌什，移塔尔巴哈台。三十八年，复授伊犁将军。兵部议禁鸟枪，伊勒图以土尔扈特部新归附，牧马御豺虎恃鸟枪，不当一体收禁。四十八年，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五十年七月，卒，谥襄武，封一等伯，祀贤良祠。发帑金千，遣侍卫丰伸济伦如伊犁赐奠。

伊勒图在边二十馀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其在塔尔巴哈台受代去，上谕继任参赞大臣庆桂循其规制。镇伊犁尤久，伊犁屯田，请兵得携妻子。於塔尔奇沟口外乌可尔博苏克、东察罕乌苏、霍尔果斯、巴彦岱诸地筑城堡，水足地厚，俾得久

屯。设宝伊局铸钱，采哈尔哈图铜矿，三年得九千馀斤，令加铸，於乌什铸普尔。乌什及库车、哈喇沙尔诸城与伊犁钱并用，普尔，回钱名也。又於崆郭罗鄂博诸地采煤，听商人充窑户，徵其税。都统海禄请令遣犯皆入铁厂，与罪人畀官兵为奴者同例。伊勒图请仍如旧制，使遣犯与为奴者有别。其卒，上称其镇静妥协，各部落皆心服，封恤特厚。

胡贵，字尔恆，福建同安人。少有智略。入伍，稍迁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雍正六年，奏入都，世宗召入见。再迁后营游击。监修战舰，出巡海，坐误工，吏议当左授，上特宥之。累迁江南苏松镇总兵。督运漕粮十万转海赈福建，道温州凤凰洋，颶作，损米五百馀，请出私财以偿。高宗谕曰：“冒险已可嘉，岂有复令出私财偿米之理？”命罢勿偿。旋坐废弛当夺职，复特宥之。疏言：“本镇春、秋两哨，中营游击司粮饷，奇兵营游击职城守，例不出巡。惟既任水师，当知海道，应从众出巡。陆路将士原改水师者，先令出海演试，如有胆略，量为改补。”并从所请。崇明海涨，没民庐。召县吏议赈，吏言当待请。贵曰：“民死在顷刻，岂能俟报？有谴吾任之。”即发仓以赈，令所属为助，众有难色，贵曰：“设官非以卫民乎？赈不周，生它变，岂能免患？”疏请发帑金十八万、仓穀二十八万，并留漕米续赈，上深嘉之。历广东潮州、琼州诸镇，擢提督。增城民王亮臣为乱，贵勒兵驰赴，分遣所属防隘，扼贼走路。总督阿里衮军亦至，分道捕治，诸贼皆就擒。以失察自劾，贷勿问，仍叙劳。入觐，赐花翎。移福建水师提督，复自浙江还广东。乾隆二十五年，卒，谥勤悫。子振声，附李长庚传。

俞金鼈，字厚菴，直隶天津人。乾隆七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山东，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命如伊犁董理屯

田，岁丰，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绿营兵二千二百名，人穫米二十八石有奇。得旨，叙劳。移巴里坤总兵，擢乌鲁木齐提督，仍领屯田事。奏请移沙州副将驻安西，巴里坤迤西至玛纳斯，择有水草地设墩塘，皆议行。时令移军戍乌鲁木齐及玛纳斯，得挈妻子以往，谓之“眷兵”。金鼈请具一岁粮，亦从其请。历江南、福建、甘肃诸省提督。固原回李化玉与河州回田五纠众为乱，攻靖远，金鼈与凉州副都统图桑阿合军讨之，逐贼马营街，固原提督刚塔亦以师来会，多所斩获。土司杨宗业以土兵助战，贼凭山设拒，土兵败走，金鼈击贼退。贼夜走石峰堡，纠会宁诸回，势复张，副都统明善战死。金鼈进次乌家坪，击贼，毙头人三，擒二十有九。转战至秦安土鼓山，贼败窜莲花城，师从之，至於双岷，从总督李侍尧自中路进攻，败之。福康安督兵剿石峰堡，令金鼈防底店护运道。

回乱定，移湖广。复移直隶，未行，凤凰 苗石满宜纠众为乱，金鼈闻报驰赴，令镇筴镇总兵尹德禧督军破贼寨，生致其渠。上以金鼈习苗疆事，命仍留湖广。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德禧将湖北兵二千以往，金鼈出驻凤凰 镇苗疆。旋入觐，命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引疾乞罢，上以金鼈有劳，下总督毕沅察病状，乃加左都督，允解官归。旋卒。

金鼈尝预千叟宴，高宗赐之酒，命赋诗记事，金鼈辞不能诗。上顾笑曰：“汝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钱陈群字也。官湖广，和珅已柄政，欲纳交焉。金鼈谢不可。

尹德禧，镶黄旗包衣人，初名色喀通额。以领催从征伊犁，迁至防御。开户出旗，更姓名，改籍直隶密云县。从征金川，复六迁至总兵。石满宜据句捕砦为乱，德禧破砦获满宜，赐花翎。上诘德禧：“当苗乱，何不专摺奏？”德禧请罪，命贷之。

搜捕满宜馀党，苗疆悉定。其出师台湾，师至，爽文已就俘，福康安令德禧屯竹仔港防贼逸。台湾定，召入见，令署湖南提督。卒，遗言请还旗籍，复隶镶黄旗包衣。

刚塔，乌济克忒氏，满洲正蓝旗人。初充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云骑尉世职。三迁直隶泰宁镇中营游击。从克临清，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留山东。四迁直隶提督，兼领马兰镇总兵。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四十九年，盐茶 小山回田五纠众为乱，攻破安西州。刚塔督兵逐贼，杀贼数十，射殪乘马贼渠，赐上用玉鞞、大小荷包。复逐贼至浪山，田五战被创，自杀。其徒窜据马家堡，刚塔督兵合围，贼夜出堡逾山遁，环垒树木杆，悬衣帽其上，给官军，官军逼垒，乃知贼已走。刚塔督兵逐贼，战於马家湾，刚塔中矢。复进至马营街，杀贼数十，得级二十五。贼攻陷通渭，其徒分据石峰堡。西安副都统明善攻之，没於阵。上以师无功，令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出视师。上谓马营街、石峰堡皆通渭地，刚塔方逐贼马营街，通渭陷不赴援，明善又以攻石峰堡战死，诏诘责。刚塔疏言：“获贼言将自通渭道伏羌、秦州天潼关。”上责刚塔信贼妄语摇军心，令福康安传谕，夺刚塔职，逮送京师。上方幸热河，留京王大臣等谏当斩，上以刚塔歼贼渠田五，战马家湾身被创，贷死，戍伊犁。卒。

论曰：富僧阿镇黑龙江，察国界，定巡徼之制。伊勒图镇伊犁，徠属部，著拊循之绩。建威销萌，边帅之职举矣。贵定增城，金鼉、刚塔攻石峰堡，名位显晦殊，要不可谓无功也，故类次焉。

列传一百二十三

叶士宽 陈梦说 介锡周 方浩 金溶 张维寅 顾光旭
沈善富 方昂 唐侍陞 张冲之

叶士宽，字映庭，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授山西定襄知县。求民隐，涤烦苛，不假胥吏，事办而民不扰。雍正八年，擢沁州知州，署潞安知府。除无名诸税，复四门集以便商民。历署平阳、太原，治行为山西最。十二年，举卓异，擢浙江绍兴知府。有情民格杀土人，众譁，将罢试，士宽方勘三江闸，驰归，数言谕解之。风潮陷海塘，躬任堵筑，三月而工完。乾隆初，调金华，东阳饥民求赈者以万计，士宽曰：“按册施赈，是赈册非赈民也。”乃召饥者前注名於册，而斥二人，众乃定。二人者：一妇人，曾以讼至官，服华服，至是易敝衣乞赈，士宽识之，令褫其敝衣，内华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泽，令饮痛莢汁，呕出酒肉。众惊服，冒赈者潜散去。在金华三年，多善政，郡人为立生祠。擢杭嘉湖道，调金衢严道。衢州地高，西安、龙游诸县，素筑坝蓄水溉田？木商入山者，私开坝，水日涸，士宽严禁之，民皆称便。八年，调宁绍台道。绍兴大水，萧山、诸暨民多挟众诣县求食，巡抚恶之，不欲赈。士宽曰：“某来时，民饥几欲死。何忍坐视其悉填沟壑耶？”继以泣请，乃得上闻给赈。士宽以待饥而赈常不及，议濬绍兴之鉴湖、宁波之广德湖，会去官，未果。著浙东水利书，冀后有行之者。父忧归，遂不出。

陈梦说，字晓岩，山西绛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讫决，执法不阿上官；兼提牢，役不能为奸。累迁礼部郎中。出为浙江宁绍台道。台州素多悍，宁海梅村民拒捕，提督将以兵往，旁村皆惊窜。梦说轻骑临县，县令已累系窜者数十人，尽释之，曰：“吾来捕梅姓数人而已。”获诛拒捕者，而释其少子一人。台人感之，谣其事为存孤记。修鄞县钱湖傍。值上南巡，召见，素知其在刑部有能名，赐绮貂。寻以失察属吏不职罢议，仍以道员用。授督粮道，却餽金，漕政肃然。时讹言妖人翦发，萧山捕僧了凡等四人，诬服，梦说平反之。后或言事由浙见，解京讯治无验，抵妄捕者罪，以梦说轻比，降秩。修馮杭南湖堤。署嘉兴、严州、处州、湖州诸府，复原官。梦说官浙十二年，所至有声。寻乞归。

介锡周，字鼎卜，山西解州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初，授贵州毕节知县。乌蒙土司叛，督运军粮，遇逆苗，徒役欲弃粮走，锡周厉声曰：“失粮法当死，犯苗亦死。死法毋宁死贼！”策马径前，千夫拥粮而进，逆苗眙愕，鸟兽散。迁平远知州。乌蒙僮夷复叛，川、滇苗、僮应之。锡周先往抚大定苗，平远得无患。十三年，擢大定知府。古州苗乱，陷黄平、清平，驿路俱梗。塘兵妄报土酋安国贤通古州苗，剋期犯贵阳。大吏发川兵将至，国贤辖地九百里，众惶骇。锡周甫莅郡，立召国贤至，谕以祸福。国贤伏地陈无交通古州状，锡周曰：“汝率众苗就抚，我以百口保汝不死，且止川兵。”时丹江亦被围，乃请以川兵往援，丹江围解而大定安堵。

南笼民王祖先素无籍。以书符惑众，播为逆词。又粤西侬人王阿耳为寨长王文甲所执，窜入苗寨，诬文甲将纠合册亨诸寨叛。二狱同时起，株连千余人，南笼狱不能容。滇、粤错壤，寨苗多逃。锡周奉檄往会鞫，蔽罪悉当，释文甲及累累者，逃

亡并归，边境以靖。摄贵东道，筦粮运。时军兴，岁餽饷金二百四十馀万两、米八十馀万石，调马三千、夫五千，麇集镇远，漫无纪，夫糜廩食，马累里户；复於上游南笼诸府役民夫加运九站，下游铜仁诸府则增雇调二千人助役。锡周画三策：以马设台站，运凯里、丹江诸路；夫按期日运台拱诸路，楚、粤米皆由水运；分清江及古州、都江两路，輓输迅速，粮乃集。上游之加运，下游之调夫，皆止之，省帑数十万，民间亦减劳费之累。补贵西道，调粮道。兵米折色，不收馀羨，兵民交颂之。乾隆中，擢按察使。

锡周在黔中久，吏治、风土、民苗疾苦皆熟习，莅之以诚，慎刑狱，兴教化。性素耿介，不谐於时，以老乞休。上念其劳勩，召入觐，授太仆寺少卿。阅三年，告归。

方浩，字孟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授山西太原知县。尝知隰、平定二州。隰民有茹素号为大乘教者，浩召至庭，啖以酒肉，人莫知其故。其后逮捕大乘教人连数郡，而隰民独免。平定旱，奸民煽譁求祟，捕渠魁一人置之法，馀悉不问。迁潞安知府。会上西巡，取道泽、潞，吏平道，及道旁民田。浩以銮舆未出而民废耕作，非上爱民之意，令耕如平时。民得收穫，而事亦治。擢江西广饶九南道按察副使，兼摄九江府事。岁旱，米商未至，他郡县乏食，大吏檄运仓粮往济。浩以郡民咸待食，而移粟他往，恐生事，请独输九江仓，而属县停运，违大吏意。未几，安仁以阻运成大狱，大吏以此重浩。旋调吉南赣道。奸民据险为乱，驰诣捕緝。比大吏至，谋主已就擒，其敏捷如此。坐事罢，循例复职。方需次吏部，以疾卒。

金溶，字广蕴，顺天大兴人。雍正八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诏求直言，溶上疏言安民五事：一曰开垦之地缓其升科；二曰带徵之项宜加豁免；三曰关

税正额之外免报盈馀；四曰州县殿最首重民事，不以办差为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朴素，不以纷华取媚。当是时，上命翰詹科道各进经史摺子，溶又上疏曰：“头会箕敛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轻徭薄税使四海咸宁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损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损；损上益下，上损矣而反名益。盖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人制卦之意可深长思也。“乾隆九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因徇巡抚许容夺职，命修顺义城。溶上疏论曰：“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臣工有罪，有罚鍰一例，因其素非廉吏，使天下晓然知所得者终不能为子孙计留也。孙嘉淦操守不苟，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而罚令出赁效力，恐天下督抚闻之，谓以嘉淦之操守，尚不免於议罚，或一不得当，而罚即相随，势必隳廉隅预为受罚之地。是罚行而贪风起，不可不慎也。臣为嘉淦所取士，不敢避师生之嫌而隐默不言。“奏上，部议夺职。

未几，特起为福建漳州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馀交结大吏家奴，势力出长官上。有吴成者，设局诱博，擒治之，民称快。华葑村距县治二百里，康熙时尝议设县丞，以不便於胥吏，格不行。溶复以请，布政使文不下府而直行县，溶大怒，严讯县胥，得其交通状，乃详请治罪而设官。其父老叹曰：“微金公，吾侪奔驰道路死矣！”十三年春，闽省旱，斗米千钱，大府檄溶平糶。溶劝富家出糶，给印纸令商人赴糶；又请宽台湾米入内地之禁；民情帖然。其他脩文庙乐器，增书院膏火，皆次第举行。迁台湾道。补陕西盐驿道。署布、按两司事。调浙江粮道，与巡抚陈学鹏牴牾，学鹏论溶迂缓不任事，原品休致。卒，年七十三。

张维寅，字子畏，直隶南皮人。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江南司主事。江南赋役甲天下，支销留解，端绪毛栉。维寅综覈

精密，猾吏不能欺。迁吏部员外郎，考选监察御史，补掌贵州道。劾奏闽督诱人受赇而坐之罪，失政体，上是之，为通行饬戒。简云南迤东道，至，改补驿盐。滇盐无成法，维寅一一调之，使井官、煎户、运夫、铺商无偏累，滇人称便。岁节缩归公银七千两。以前官累，左迁知府。於时东川官设牛马站，通百色，铜往盐返，谓可省费。既奏行，而路险阻，车摧折，牛马多死，铜盐耗失。维寅奉勘得实，以事不可已，请夷路用车，险雇夫役，赏出炉息，无溢费，且不扰民，从之，获济。署鹤庆、永北，补临安，调首郡，兼楚雄。值地震为灾，躬勘鹤庆、剑川、浪穹、丽江、昌门赈，活灾氓每数万计。迁督粮道，整顿铜厂，代偿前官亏帑，待罪得脱。调浙江盐道，未数月，调福建汀漳龙道。闽俗犷悍，痛惩以法，擒巨猾，散夥党，健讼斗狠之风为息。察冤决疑，人称神明。举卓异，入觐，上奖慰甚至。复之官，病卒。

顾光旭，字晴沙，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晋员外郎，主盐筴，两淮解银，辄挂欠百之十五。光旭谓：“各省库平皆部较颁，何独两淮历久如是？是银库多索也。”白於长官除免之。擢御史。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大水。次年春，疏曰：“上年两省灾，截漕发帑加赈。近见流民扶老携幼入京，春来尤甚。五城米厂饭厂人倍增，询之，近京数百里，毁屋伐树，卖男鬻女，老弱踣顿，不可胜计。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伏思救荒无奇策，惟督抚及有司亲民之官实心实力方克有济。各州县未尝不施赈，或委任佐贰，或假手胥吏，或设厂远离村镇，穷民奔走待食，或得或不得。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沾实惠者十不及五。一二贤有司抚循周至，则他境流民闻风毕集，转难措手。此督抚不能真实爱民，下亦以应付塞责，一切皆属具文。请敕下随地抚绥，毋致流移失所。疏

导积水，以工代赈，借给牛种，以资耕作。有流民有矿土，尉即重治督抚州县之罪。来京饥民，已领厂赈。一年之计，在於东作。无力自回者给赏遣送，其本籍无倚赖者归大兴、宛平安辑，勿令栖流无著。又每遇水旱，司、道、府亲勘，先以供应烦州县，所委佐贰，亦滋扰累，请严参重处。”奏入，上善之。命赴京畿察勘，疏消文安、大城积水。乐亭民拥闕县门，抚定之，驰章请加赈。历宝坻、灤州，卢龙，两月竣事。迁给事中。

寻出为甘肃宁夏知府，调平凉。三十五年，大旱，请赈，初为上官所格。光旭亲察灾户，亟发银米，煮粥以赈，邻县饥者率就之。时灾黎鬻妻子，道殣相望，光旭巡视山僻，赋诗曰：“轮蹄鸟道羊肠路，沟壑鸠形鹄面人。”又曰：“产破妻孥贱，肠枯草木甘。”诵者感动。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平凉、隆德、固原、静宁各设粥厂二，饥民日增。虑入夏疫作，给每口两月粮，遣使归耕。时已擢凉庄道，总督文绶任以河东赈事，一切钱粮听支取，知府以下听调遣。分八路比户清勘，刊发三连票备考覈。发奸摘伏，官吏惕息。竟事无中饱，民获更生。

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文绶调四川总督，疏请光旭随往，司三路餽饷，署按察使。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咽嚙子，至是益众。严捕治之，改悔者发为运丁，颇收其用。以秋审失出，罢职，留治粮饷。四十年，金川平，驻西路卧龙关经理凯旋兵十馀万，帖然无扰。事竣，乞病归，年未五十。

里居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继其乡顾宪成、高攀龙之绪。著响泉集。

沈善富，字既堂，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江西、山西乡试。撰制诰，办院事，纂修国史、续文献通考，勤於其职。出为安徽太平知府，在官十有六年，

尤尽心灾赈。三十四年，大水，坐浴盆经行村落，得赈者五十万口。当涂官圩决，密劝富家出粟，禁转掠，使各村自保。有告某家不粟者，笞之，曰：“汝奉何明令使富家出粟耶？”民乃定。三十六年，泗州水，大吏檄善富往赈之，釐户口之弊，民受其惠。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瘞，绝荤祈禳。前后课属县种柳数百万株，官路成阴。埋暴十馀万棺。时传妖人割发，搜捕令下，诸郡骚然，独太平不妄捕一人。兄弟讼，察其词出一手，杖主讼者。兄弟悔悟如初。师弟互讦阴事，取案前文卷盈尺火之。曰：“尔词必有稿，可上控郡守焚案，不汝靳。”两造皆泣，讼乃息。贵池有争地讼於部者，视旧牒，得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官契，念愚民安知闰，检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闰四月文，据以定讞。

四十六年，擢河东盐运使。盐池受淡水，歉产，商运蒙古盐多劳费。及盐产复盛，弊多商困。善富曰：“盐池自古为利，不当废革。若听民自贩，必致蒙盐内侵。商人之力，不患寡，患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据肥，一也；费浮地远，伙攫其利，二也；金代之期，贫富倒置，三也。”乃总三省引地为三等均之。复以道路远近顺配为五十六路，阉分签掣之，於是贿赂弊清。后乾隆末废商运，蒙盐果内侵，至嘉庆十一年，仍复旧制，皆如所预计。所至兴学爱士，人文蔚起。以母老乞终养，居乡多善举。著味铎斋诗文集。

方昂，字坳堂，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晋郎中。会秋谏更新例，凡金刃杀人，概为情实。昂分别其轻重，固争不得，后高宗特旨改正。坐是为同僚所忌，淹滞十年。又数上书与长官争，长官愠之，卒重其人。以荐出为江西饶州知府。安南阮光平入觐，驿传所经，多饰供帐。昂曰：“国家以威德服四夷，非讵夸以靡丽。”戒所属勿与。擢

江苏苏松道，已受代将行，营弁缉盐，波及良善，众汹汹不平。营弁以民变告，且徵兵，昂曰：“新守与民未习，民勿信。”自出晓谕，捕倡首者置法，申请上官褫营弁职，事即定。至任，有尼之者，遂谢病去官。

病痊，复出署松太道。闽，广洋盗窜入吴淞，总督、巡抚、提督会师於宝山。昂建议曰：“衢山与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港汊丛杂，盗船随处可寄椗。一得风潮之便，倏忽出没，猝不及防。当其乘风而来，迎击之时，彼顺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击之，则我后而彼先：是使盗常凭胜势也。请於要隘多设伏，俟其至，则纵使过，而蹑其后；遇其退，则扼不使前，以待后队之追剿。盗虽黠，无能为也。”从其议，盗果大摧。补江宁盐巡道。缉讼师，剔衙蠹，戢强暴，弭盗贼，尤以砥砺风俗为先，屏绝酬酢。同官闻其风采，咸重之。嘉庆三年，擢贵州按察使，八阅月，迁江宁布政使。未久，以病乞归。

昂刚劲勤职。其归也，上曰：“此人可惜！”寻卒。

唐侍陞，字赞宸，江苏江都人，巡抚绥祖孙。乾隆中，以廕生授南河山盱通判。历任宿虹、铜沛、里河、外河同知。以治河绩考最，擢湖北郟阳知府，母忧去官。四十七年，服阕，会河决青龙冈，屡筑屡圯，大学士阿桂督治，以侍陞习河事，疏调赴工。阿桂方与总河议改河之策，决计於侍陞，侍陞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当；欲逆挽归正道，难矣。但於南岸上游百里外开引河，则不与急流争，其全势易掣。以逸待劳，此上策也。”於是定计开兰阳引河，至商丘归正河，以侍陞总其事。工成，被诏嘉奖。

擢开归道。时新引河堤初成，溜逼甚险，复於仪封十六堡增开引河。夏汛水至，果分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由仪封旧城之南达所增引河。又於毛家寨增筑月堤，睢汛七堡建挑水坝，

水势乃暢下，无溃决。五十三年，署彰卫怀道。测河势将有变，请於铜瓦厢大堤后增筑撑堤，总河兰锡第以无故兴大工难之，固请乃可。次年夏，铜瓦工内塌，势岌岌。总河李奉翰新至，视河、曰：“奈何？”侍陞曰：“待其塌多，必大决。今当於堤之下口新筑撑堤内掘开数丈，使水回溜而入。入必淤，淤则大堤撑堤合为一。河直注之力已杀，堤乃可保。”从之，堤合险平。锡第曰：“君之出奇制胜者，在前之预筑撑堤也。”

侍陞前官铜沛时，亦用放淤平险之法；又在宿虹时，夏家马路黄、运交逼，里河淤浅，水将没堤，效黄河清水龙法，疏其淤而堤安；於徐州城外增筑石工，石矾嘴增烂石，城乃无患。卫河水弱，漕艘不利，掘地引沁挟济以助卫。其应变弭患多类此。尝论治河之道曰：“河行挟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势，曲以杀其威。无废工而不可偏，无争土而不可让。守此岸则虑彼岸，治上游则虑下游。”世以为名言。寻补山东运河道，调兗沂曹济道。以失察，左迁。遂乞病归。

侍陞历官皆有声，有功於河、淮者为多。先是南汝光道张冲之以治河著。

冲之，字道渊，顺天宛平人。雍正初，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授工部主事。遇事奋厉，於总理果亲王前持议无避忌。各行省奏追亏帑积数千万，牒冗无实，请分别覈免之。寻以事被谪。乾隆初，复原官，改刑部。累迁户部郎中。治事平恕。二十六年，擢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决杨桥，大学士刘统勋、兆惠奉命往塞之，调冲之襄河事。时徵 秸，价腾至一茎两钱，既大集，河员犹以多备请，官吏在事者群附和之。冲之曰：“计工需料若干万，今已赢矣。灾民搜括脂髓来供用，忍复乘以为利耶？”亟白使臣，请及时樅塞，期以某日合龙，当有馀料若干万，力持其议。卒听冲之减徵秫秸六千万、麻六百万，即

责冲之董其役，果如期合龙，仍有馀料，殫数给还，以纾民力。巡抚胡宝瑑喜曰：“吾为国家得一良总河矣！”在官三年，治罗山狱，活诬服者四人；修城工务覈实，有司不得缘为蠹；民德之。以商城狱坐徇庇，夺职，效力军台。逾年放归。

论曰：诸道本以佐布政、按察二使分领郡、县；乾隆中，罢参政、参议、副使、佾事，道始为专官。士宽等皆觥觥能举其职，侍陞尤以治河著。观其所设施，益於国，泽於民，虽古循吏，不是过也。

列传一百二十四

卢焯 图尔炳阿 阿思哈 宫兆麟 杨景素 闵鄂元

卢焯，字光植，汉军镶黄旗人。入赀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供差费，遇差仍按里派夫，焯革除之，又归火耗於公，捕盗尤力。雍正六年，解饷诣京师，世宗特召对。迁江南亳州知州，禁械斗。再迁山东东昌知府，总督田文镜遣官弁四出访事，东昌民逮下狱甚众，焯至，悉判遣之。会有水灾，焯疏运河，筑护城长堤，动帑赈恤。上遣大臣阅视，独东昌得完。九年，迁督粮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按察使。十一年，迁布政使。

十二年，擢福建巡抚，赐孔雀翎。十三年，高宗即位，焯疏言被水州县不成灾，上谕曰：“被水虽不成灾，仍须加意赈恤，毋使小民失所。”乾隆元年，请查丈建阳民田，上谕曰：“小民畏查丈如水火。汝初为加赋起见，今又以豁除掩非，一存观望之心，所谓无一而可也。”寻奏减邵武永安所、霞浦福宁卫屯田徵米科则，豁闽、侯官诸县额缺田地。又以平和、永安、清流诸县田少丁多，请减免摊馀丁银。又奏教民蚕绩，疏濬省会城河。

三年，调浙江巡抚，兼盐政。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属七县银米十之二。又奏陈盐政诸事：请禁商人短秤；飭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徵课不得刑比。上谕曰：“所奏各条皆是。汝先过刻，兹乃事事以宽洁

名。过犹不及，汝其识之！”寻请裁盐场协办盐大使，改海宁草塘为石塘。既，又请濬备塘河运石。五年，上谕曰：“卢焯至浙江，沽名邀誉，举乡贤名宦，络绎不绝。海塘外已涨沙数十里，焯既请停草塘岁修，又请改建石塘。心无定见，惟事揣摩，已彰明较著矣。”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劾焯营私受贿，上解焯任，命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尔按治，事皆实，请夺官刑讯。事连嘉湖道吕守曾、嘉兴知府杨景震。守曾已擢山西布政使，逮至浙江，自杀。杭州民数百为焯讼冤，毁副都统前鼓亭。德沛等以闻，上谕责办理不妥。七年，谏上，焯、景震皆坐不枉法赃，拟绞。八年，焯以完赃减等，戍军台。十六年，上南巡，阅海塘，念焯劳，召还。

二十年，授鸿胪寺少卿，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调署湖北，以陈宏谋代焯。宏谋未至，上命发归化城米运金川馈军，急驿谕宏谋。焯发视，奏言：“归化城虽产米，路远费重；西安有贮米，先发以馈军。仍请擅行罪。”上嘉焯知大体，合机宜，实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西安布政使刘藻入觐，言焯在西安入贡方物，但量给薄值；及调任湖北，欲借库帑，未应付。上责焯负恩，夺官，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卒。

图尔炳阿，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吏部笔帖式，累迁郎中。乾隆三年，授陕西甘肃道。累迁云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巡抚。十五年，永嘉知县杨茂亏银米，图尔炳阿令后政弥补结案。总督硕色论劾，上责图尔炳阿欺隐徇庇，夺官，逮京师，下刑部治罪，坐监守自盗，拟斩监候。十七年，上以图尔炳阿赃未入己，释出狱。授吏部员外郎。未几，授河南布政使，调山东，又复还河南。

二十年，擢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江苏布政使夏邑彭

家屏以病告家居，覲徐州行在，入对，言乡县被水。上谕图尔炳阿，图尔炳阿奏收成至九分，上责图尔炳阿文过。图尔炳阿又奏“去岁被水尚未成灾”，上斥为怙恶不悛。遣员外郎观音保密察灾状得实，上夺图尔炳阿官，发乌里雅苏台效力。上发徐州，夏邑民张钦、刘元德诣行在诉知县孙默讳灾及治赈不实，上亲鞫，元德言诸生段昌绪指使。上复遣侍卫成林会图尔炳阿至夏邑按治，於昌绪家得传钞吴三桂檄。上谕曰：“图尔炳阿察出逆檄，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知化之民，而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长浇风乎？免图尔炳阿罪，仍留巡抚任治赈。图尔炳阿若因有前此罪斥之旨，心存成见，或不释然於灾民，则是自取罪戾，亦不能逃朕洞鉴。”寻家屏亦以藏禁书罪至死，图尔炳阿仍以匿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逾数月，召诣京师，命往乌里雅苏台治饷。

二十八年，授贵州巡抚，二十九年，调湖南。三十年，病作，遣医往视。卒。

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十年，擢甘肃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西巡抚。疏言：“各营操演枪砲，须实子弹。营马应令骑兵自饲。技艺以纯熟得用为要，步法、架势不必朝更夕改。”上嘉其言得要。旋调山西。十六年，平阳旱，未亲往抚恤，诏责之。十七年，蒲、解等处复灾，请以平阳富民捐款解河东道加赈。上谕之曰：“赈济蠲缓，重者数百万，少亦数十万，悉动正帑，从无顾惜。富户所捐几何，贮库助赈，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赀。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责阿思哈卑鄙错谬，不胜巡抚任，召还，夺官。寻授吏部员外郎。二十年，命以布政使衔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擢内阁学士。

二十二年，命署江西巡抚，莅任，清理屯田，寻真除。学政谢溶生劾阿思哈婪贿派累，命尚书刘统勋、侍郎常钧等按鞫，得实，拟绞。二十六年，诏免罪，以三品顶戴发乌鲁木齐效力。二十八年，命往伊犁协同办事。

二十九年，授广东巡抚，调河南。三十年，疏言：“卫河运道浅阻，濬县三官庙、老鹳嘴诸地砂礮挺据河心，重载尤艰浮送。向於上、下游浅处建筑草坝以束水势。详考河形，夏秋水盛，无须草坝；冬令源涩，草坝亦属无益。不如於上游先期蓄水，临时开放。飭府县督河员於九月望后起，至漕船出境止，暂闭外河以上民渠，使水归官渠，重运自可疏通。凿去砂礮，并集夫疏濬浮沙，以利漕运。”又请借司库閒款，委员分购河工料物，以除沿河州县按亩派累，均报闻。

三十四年，擢云贵总督。师征缅甸，阿思哈出铜壁关至蛮暮军中，奏军中粮马不敷。上责其畏难，解任，以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旋召为吏部侍郎，入对失上指，夺官，戍伊犁。三十九年，释回，仍充军机章京。擢左都御史。大学士舒赫德师讨王伦，命阿思哈偕额驸拉旺多尔济率健锐、火器两营以往。事定，拉旺多尔济言城北搜剿王伦馀党，阿思哈未同往，下吏议，夺官，命留任。四十一年，署吏部尚书，旋授漕运总督。卒，赐祭葬，谥庄恪。

阿思哈初抚江西，上眷之独厚。广西巡抚卫哲治入覲，上问各省督抚孰为最劣，哲治引罪，上谓：“姑置汝！”哲治举阿思哈对，时以为难能。

宫兆麟，字伯厚，江南怀远人。自贡生授湖北安陆通判，累迁至山东粮道。乾隆三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桂阳州民侯七郎殴杀从兄岳添，贿其兄学添自承。知州张宏燧讞上，巡抚李因培疑之，令兆麟详鞫得实。因培调福建去，巡抚常钧庇宏

燧，以七郎呼冤劾兆麟，兆麟亦入奏。上遣侍郎期成额会总督定长按治，如兆麟讞；兆麟又发宏燧买金行贿状，期成额等奏闻，逮讯，买金非行贿，乃迎合因培及湖北布政使赫升额意指，代武陵知县冯其柘补亏空。因培、赫升额、常钧、宏燧皆坐遣。

三十二年，兆麟调云南按察使。三十三年，迁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云南军营需硝，敕兆麟筹画，兆麟以广西旧存硝七万七千馀斤运剥隘，复拨通省营贮火药二十万斤继运，得旨嘉许。调湖南。

三十五年，又调贵州。桐梓县民为乱，命速赴任，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捕治。乱定，古州党堆寨苗香要等为乱，复偕吴达善督兵捕诛之。兆麟奏党堆寨苗老响以阻香要乱被杀，令即寨立庙以祀良苗，并将死义被旌及香要叛逆伏诛状，译苗语榜庙门，俾令警戒；并请移驻将吏，建下江营土城，驻兵镇抚。是夏，兆麟奏请於邻省湖南、四川、广西买米运贵州赈济。至秋，丰收，复奏请停运。上斥其冒昧，勸令详慎。兆麟复奏请简发知府三员赴贵州，上以“此端一开，各省效尤，妨吏部选法；且开幸进之门”，下旨严飭。会贵州布政使观音保入覲，讪兆麟粗率喜自诩夸，口给便捷，人号为“铁嘴”。上曰：“观音保人已粗率，今尚以兆麟为粗率，则粗率更甚可知。”谕兆麟猛省痛改。寻诏诣京师，降补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坐贵州任内失察厂员亏欠铅斤，夺官。四十一年，东巡，兆麟迎驾，诏与三品衔。四十六年，卒。

杨景素，字朴园，江南甘泉人，提督捷孙。父铸，古北口总兵。景素孱弱，不好章句，贫不能自给。入赘授县丞，发直隶河工效力。乾隆三年，补蠡县县丞，累迁保定知府。十八年，授福建汀漳龙道。漳浦民蔡荣祖欲为乱，景素率营卒擒斩之。调台湾道。釐定汉民垦种地，并生熟番界址。革游民为通译而

不法者，代以熟番。又禁入山采木，借修造战船材料为名，累诸番。三十三年，授河南按察使。三十五年，擢甘肃布政使，调直隶。命从尚书裘曰修勘察堤埝各工。坐失察雄县知县胡锡瑛侵蚀灾赈，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大学士舒赫德督兵讨之。上命景素具车马济师，令分守河西。贼以粮艘结浮桥欲渡，景素与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当阿等督兵御之，董劝回民助师。夜焚桥，贼不得渡。事旋定，擢山东巡抚。疏请编查保甲。四十年，疏请选京师健锐、火器营裨佐发山东，司营伍教演。四十一年，上东巡，临视临清毁桥断道及乱民窜据所在，景素述当时战状，上嘉其劳，赐黄马褂。汶上宋家洼旧渠淤垫，潴水淹民田。四十二年，景素奏请濬旧渠，并开支河二，令仍趋南阳、昭阳二湖，下部议行。

擢两广总督，四十三年，调闽浙。疏言：“浙西歉收，总督杨廷璋请拨台湾仓穀十万接济。北风盛发，未能即到。请於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属拨仓穀十万，听商运赴嘉、湖出柴；仍饬台湾运归四府补仓。”得旨嘉奖。四十四年，调直隶。荐于易简为布政使，上以易简为大学士敏中弟，责景素。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赐恤如例。

四十五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景素操守不谨，并发官兵得赃纵盗状。两江总督萨载勘有河堤城垣工程，罚景素家属承修。福康安又奏景素在两广婪索商捐六万馀，责景素子炤限年缴还。五十四年，以福建吏治废弛，追咎景素，戍召伊犁。五十九年，释回。

闵鹗元，字少仪，浙江归安人。乾隆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督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自学政授山东按察使，调安徽。迁湖北布政使，调广西、江宁。四十一年，迁安徽巡

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李侍尧以赃败，罪至斩，下大学士、九卿议，请从重立决；复下各省督抚议，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鄂元窥上指欲宽侍尧，独奏言：“侍尧历任封疆，勤幹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上从之，侍尧得复起。

四十五年，调江苏。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坐伪灾冒赈得罪，事连鄂元弟同知鹗元。上责鄂元隐忍瞻徇，知其事而不举，降三品顶戴，停廉俸。四十八年，还原品顶戴，支廉俸如故。五十年，江南旱。五月，鄂元奏淮、徐、海三府如得雨二三寸，犹可种杂粮。上谕曰：“得雨二三寸未为霑足，焉能种杂粮？地方雨水，民瘼攸关。鄂元何得含混入告？”寻奏请截漕十万石，淮、徐、海三府州被灾较重，碾米治赈，如所议行。

五十五年，高邮巡检陈倚道察知书吏伪印重徵，知州吴瑛置不问；牒上，鄂元亦置不问，揭报户部。上谕鄂元，鄂元犹庇瑛不以实陈，乃遣尚书庆桂、侍郎王昶按治；责鄂元欺罔，夺官，逮鄂元等下刑部治罪。巡抚福崧劾鄂元得句容知县王光陞牒发粮书侵挪钱粮，但令江宁府察覈。上责鄂元玩视民瘼，徇情骫法，命置重典。狱具，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五十六年，释还里。嘉庆二年，卒。

论曰：法者所以持天下之平。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焯、阿思哈、景素坐贪皆勘实，犹尚复起；图尔炳阿匿灾至面谩，反诛告者；兆麟口给，鄂元迎上指，至不胜疆政而始去之。高宗常谓：“朕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不能执法。”执法固难，自克其爱憎喜怒，尤不易言也。